

成一和尚著

慧日集 三編

余井塘題



目次

- 《慧日集》三編
 - 〈序一〉（聖嚴）
 - 〈序二〉（陳慧劍）
 - 〈自序〉
 - 華嚴與禪
 - 中興華嚴宗的月霞祖師
 - 功在華嚴的應慈老法師
 - (一)應老家世
 - (二)參學過程
 - (三)培育僧材
 - (四)專業禪講
 - (五)校刊法寶
 - (六)創義解經
 - (七)教禪圓融
 - (八)後語
 - 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 補義
 - 跋郎著金剛經分段解義
 - 「金剛經蒙鈔」序
 - 觀彌勒菩薩下生經集解、普賢十大願註釋合刊序
 - 禪法簡介
 - 一、禪的定義
 - 二、禪的旨趣
 - 三、禪的起源
 - 四、禪的宗派
 - 五、禪的類別
 - 六、禪的修法
 - 七、禪的悟入
 - 一般論述
 - 佛教徒談過年

- 第三屆世界佛教學術大會開會詞
- 擁護佛教會・謀佛教復興
- 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的正確方向
- 佛教青年的美德
- 佛戒與佈教
 - 一、佛戒的起源
 - 二、佛戒的分類
 - 三、持戒的功德
- 佛教是我們大家的
 - 一、前言
 - 二、清淨的信仰
 - 三、正確的了解
 - 四、精準的實行
 - 五、小心的求證
 - 六、積極的弘化
 - 七、結論
- 佛教的法統與傳承
- 以十善業道淨化社會
 - 一、社會的組成因素
 - 二、社會是可愛的
 - 三、社會的干擾素
 - 四、社會病態的形成
 - 五、社會的淨化之道
 - 六、結論
- 宗教信仰自由
- 序跋因緣
 - 印贈玄奘三藏聖傳跋語
 - 佛教聖歌選序
 - 「慈雲橋」序
 - 「火宅甘霖」編後贅語
 - 「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學報」序
 - 一、歷史的回顧
 - 二、現時的省察

- 三、我們的惕勵
- 四、我們的感懷
- 「入佛之門」序
- 新刊「佛教歌曲集」序
- 「勸發菩提心文講話」序
- 「南亭和尚紀念集」編後贅言
- 追念法語
 - 華嚴蓮社董事長南亭和尚事略
 - 敬弔師公
 - 敬悼于故顧問景讓博士
 - 敬悼東初老法師
 - 象教痛失忠貞
 - 道安法師的十大德行
- 附錄
 - 成一法師莊嚴佛土普渡眾生
 - 中國佛教會青年代表團出席世界佛教青年會議之報告
 - 一、每一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
 - 二、關於人口問題
 - 三、關於毒品濫用問題
 - 一、青年領導問題
 - (一)如何聯合世界各國青年男女，加入佛教青年會之活動？
 - 1.基本需要
 - 2.方法
 - (二)如何在佛教青年中，拔擢並培育有才幹的領導者？
 - 二、人口間：
 - (一)宣言：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承認世界人口膨脹的危機，但人口間
 - (二)方法：
 - 二十年來自由中國佛教青年之活動狀況
 - 一、佛教的教育事業
 - (一)為培育弘法及住持人材的僧伽教育
 - (二)為培養工商世藝人材的社會教育

- 二、佛教的文化事業
 - (一)發行佛教雜誌
 - (二)印行佛教書籍
 - (三)設置佛教獎學金
 - (四)佛教大專夏令營與齋戒會
 - (五)佛教青年的慈悲服務
 - (六)結論
- 版權頁

《慧日集》三編



〈序一〉（聖嚴）

在大陸來臺的諸法師中，長老輩的日漸凋零，同輩諸師亦皆超過五六十歲，成了下一代僧界心目中的長老。成一覺因法師，又是我同輩中的長老。因他比我年長一肖，戒長二十五夏，故以世誼雖屬同輩，而我恒以「成公」相稱，以示尊敬。在我輩僧界中，成公乃是一位資質優秀，而且受過完整僧教育及高等普通教育的人才，專精華嚴、法華等經，唯識、起信等論，同時專攻中國醫學。在法門事業方面，曾主編「覺世旬刊」，創建「僑愛佛教講堂」，擴建「華嚴蓮社」，創辦「華嚴僑愛兒童村」（孤兒院），協辦「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三度連任「中國藥用植物學會」理事長，發

行「新中藥季刊」，創辦「華嚴專宗學院」，累任中國佛教會理事、臺灣省佛教分會理事、臺北市佛教會常務理監事、宜蘭縣佛教支會理事長，每年主辦救災濟貧、放生、印經、義診施藥等社會福祉事業，故連續獲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內政部、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府等各級黨政機關首長，頒發獎章及匾額。

最使我感激的是自民國六十八年起，成公接受文化大學創辦人張曉峰先生的聘請，屈就由我擔任所長的佛學研究所副所長職。使我在多方面獲得支授，並且鼓勵我發揮所學，辦好這所在今日中國佛教教育界學生水準最高的研究所。而其從事教育工作，則始於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當時他僅二十七歲。民國三十七年到臺灣之後，他對佛學的宏揚，貢獻良多，除了先後宣講「阿彌陀經」、「八大人覺經」、「普門品」、「普賢行願品」、「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論」、「中國佛教史」、「律學」、「禪學」、最近正在講「華嚴經」等外，著作則有「為什麼要念佛」等書。單篇文章之散見於教內外各報章刊物者，先後集成「慧日集初編」、「慧日集續編」。並多次出席佛學及醫學的國際性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多篇。

今美國東方大學，為酬其對於佛教文化、教育、社會福祉事業的奉獻，特頒贈他名譽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弟子們又第三次彙集其所著，分作「華嚴與禪」、「一般論述」、「序跋因緣」、「追思·法語」及「附錄」等五章，成為一書，名曰「慧日集新編」以為紀念。在其出版前夕，問序於我，以成公與我，不論公私，均有殊緣，不敢推謝，謹述所知如上，用報雅囑。

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廿六日 序於臺北北投農禪寺

〈序二〉（陳慧劍）

成一上人，吾蘇泰外人也。

泰邑，為吾蘇古之人文萃集之地，亦為吾佛門高德雲聚之鄉，「江山信是東南美」，信不誣耳。

吾與成公，識於念秋之前，每值於法會講席之所，鐘鼓流音之地，其恂恂君子之風，訥訥謙沖之度，均為吾所傾折者也。

成公於神州罹患東來，侍其師祖南公老人，至誠至孝；而植其法業於華嚴蓮社，則唯謹唯勤，平居不事聲華，不聞利養，唯默默耕耘福田是務，此乃有心人所共察焉！

華嚴蓮社雖云智光老人為其祖席，南公老人為其開拓，而成公則為其籌惟運作者也。而智祖、南老，法蛻已化，成公則為唯一承其法業，宏其餘緒之孤臣。幸其秉天性之淳樸，與夫德業之巍巍，吾其拭目以待華嚴大教有以於成公之席下光大普揚也！

成公於法業之外，尤嫻於醫方之明，復長於翰墨之緣，其所撰「慧日集」與夫「素席製作小品」，胥為吾緇素所樂道者。

今其「慧日集新編」，繼其前業，付諸楮梓，其有心於光大門楣，盡志於拯渡世俗，且側身於華岡佛學研究所，培植後英，其終朝風雨如晦，均於此著見其無涯之懷抱矣。

余以一介慧業佛子，於承命編讎之際，得從此編親濡上人高蹈清越之光澤，亦生平一大快事耳！

是為序。

陳慧劍恭敘民國七十三年甲子二月二日

〈自序〉

文章是自己的好，這是一般人的我執心理；把自己的文章推銷出去，這是發表欲的滿足，在一個修行人來說，那簡直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大毛病！

可是站在讀書人的立場，發揚古聖先賢的哲理嘉言，提昇宗教民族的精神文化，發表各人研究的心路歷程，顯露自己的一得創見，以與學術界互相攻錯琢磨，未嘗不是人類文化進展史上一件值得獎勵的事。

基于這樣的理由，所以我在二十年前，就在大膽嘗試的情況下，把幾十篇不成文的習作，編輯出版了第一本慧日集，那時候，也許因為年紀還輕，感情比較豐富，激於自幼深受佛恩，總希望能夠有所報答，所遇到有傷害佛教的言行，立即起而駁斥，想到有應該推動的弘化工作，馬上就大聲疾呼，同時把自己讀經聞法獲致的心得，也把它寫出來，成熟與否，在所不計，因為那時真的懷著就教於高明的心理在猛衝。

十年之後，由于在外流浪日久，思鄉之情，時縈腦際；算算日子，慈母往生已經二十餘年，先父逝世也一紀有餘，午夜夢迴，常自慚愧於親恩未報！另外，在我求學期間，為我打穩佛學及國文基礎的太師祖智公太老人又圓寂了，因此我曾為他們三位老人家，各寫過一些懺悔性的紀念文章，同時把一些應酬作品蒐集起來，又得到了五十多篇，為了想把我的修學心得，和那幾篇思親懷恩之作，做為上報師長父母之恩的獻禮，所以第二本慧日集又出版了。

今年年初，聖嚴法師從美國回來，告訴了我一個頗為意外的消息，說是美國東方大學普魯典校長，有意送我一個學位，希望我提出一本已出版的著作。這實在是一件使我為難的事，我的一些東西，實在不夠水準，但在這新的形勢苦逼之下，又不能辜負人家的一片好意，所以只好叫同學們幫我找找佛刊，看看有沒有略具學術

性的東西，結果，他們認為有幾篇關於華嚴方面的研究，比較有內容，另外還有些散篇、雜作，共五十餘章，湊起來勉強可以再出一本書。當時因為工作較忙，抽不出時間來加以整理，為了慎重起見，乃請精於出版事業，佛學造詣也很湛深的陳慧劍居士，幫我編輯付印，這是這本新編出版的因緣。

這次慧日集新編的出版，除了用來酬答普魯典博士的盛情外，總統府國策顧問余井塘公賜題書耑，聖嚴法師在百忙中為我寫序，都使我心感難忘！陳慧劍居士的費心編校並作序，還有法通同學的集稿，觀慧、證光同學的協助、校對，也在此一并敬致謝意！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青年節於華嚴蓮社堂頭寮）

華嚴與禪

中興華嚴宗的月霞祖師

華嚴宗自清初續法大師一度振興後，兩百多年中，一直沈寂無聞，法運秋晚，令人心憂。幸自民國肇造，百事維新，我佛教於此時際，亦有不少大菩薩應世。太虛、仁山、智光、常惺、月霞、應慈諸巨擘，應運而生，太仁智常諸公，力謀佛教教育之革新，以培植弘宗演教之人才，月、應二菩薩，則專演華嚴大教，弘揚一乘圓教，根本法輪，本宗始於沉寂中，一時頓甦。應師弘法事迹，已有專章介紹。茲將月祖振興賢宗之大業，簡述於後：

月霞祖師，湖北黃岡人，俗姓胡，耕讀世家子也，生於清咸豐七年（一八五七），年十歲，應童子試，不幸落第，乃發心出家。而父母不同意，遂入學攻讀，頗有成績。十七歲，承親命完婚，次年得一子，又次年得一女，遂稟雙親，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既育一子一女，可告無罪矣，應許遂我初願。父母見無由可留，允其所請。乃於當年三月，拜辭雙親於楊柳樹下，正值東風和煦，

春日暖照，似有菩薩出塵之慶。師隻身行至南京，詣大鐘寺法公老和尚座下，頂禮求度。老和尚問曰：「白面書生，何因學佛？」師答曰：「在家既不能做忠臣孝子，當出家學諸佛救世、度生，此晚輩求師度脫之本懷也。」老和尚見其志向高遠，許為法器。遂允其留下。二十歲時，先往九華山受具足戒，再往金山江天寺，常州天寧寺，揚州高旻寺習禪，參究向上一著，凡六年之久，三寺主事者，每請其出代職司，以為拔擢，均以不願離開禪堂婉辭。最後，主事者堅命其出堂，因結伴遠走長安，入終南山，結茅蓬居之，禪觀不懈。

至師二十六歲時，於是年秋冬之間，忽有蘇軍門，守長安者，每謁師請開示，問答之間，語言契合，自是，每月供養齋米若干斤，師有多餘，則分贈鄰近諸茅蓬之修道者，以廣結緣。一日，師語蘇軍門曰：「大護法既能發心布施道糧我一人，不如普同供養之為愈。」又曰：「終南山中，總有七十二間茅蓬，諸修道人，類皆佛門龍象。往者，每因化道糧而耽擱用功，大護法若能布施軍田二百畝，交諸修道者開墾，種稻收米，永遠供養，則軍門功德之大，將成萬世不朽之福德也。」蘇軍門聞之，以為善，遂應其所請。先後六年時間，荒地皆成熟田矣。蘇固廣植福田，師實效百丈禪師，自耕自食之遺風。一面手執鋤頭，一面耕自心田，作息調身，藉物觀心，功夫以是大進，頓覺心無疑滯！

三十三歲，師決出山走訪河南，太白山頂了塵和尚。和尚方講維摩詰經，師於入不二法門句，參究數晝夜，至於廢寢忘餐，終以末後言句，獲得了和尚印可。又一歲，至南京晉參赤山法忍和尚，留山充茶頭職，此一年中，日間抬石鋪路，夜燒茶水供眾，示修苦行。一日，法祖堂中高呼曰：「茶頭師！快燒茶，堂中已開靜，急待茶水供應！師曰：「水早已燒開了，等候止靜；而堂門不開，其奈何？祖默誌之。三十六歲，隨赤山法老人，講楞嚴經於湖北歸元寺，代座弘揚，玉聲初震，頗獲推崇。三十七歲，師至安徽翠峯茅

蓬，邀約高旻首座，普照和尚，北京印魁法師，結界打禪七，互印心得。三年後，初講八十華嚴大經。四十一歲後，漫遊全國各地，隨處宣揚大、小乘經典，大江南北尤稱道之。四十三歲，受聘出任安慶迎江寺住持，籌辦安徽省佛教會，並創辦佛學院，招生開學，（此殆國中第一家僧教育機構）三年圓滿。四十六歲，出國考察各國佛教，由日本而南洋，印度，及以歐西，遊方說法者，亦三閱寒暑，聲名遠播。

四十九歲回國，獲常州天寧寺冶開禪師，授以菩提之記，成為臨濟宗傳人。與之同壇接法者，另有明鏡、惟寬、應慈三人，時在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五十一歲，因南京端午橋（端方）揚仁山，清道人（李瑞清）等之推薦，應聘出任江蘇僧教育會副會長，並兼主江蘇省僧師範學堂。翌年，五十四歲，應湖北大洪山請，講楞嚴、圓覺、楞伽諸經，僧師範由諦閑法師繼任。適值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都督黎元洪，擬請師出帶僧兵，遂借出國為名婉拒之，乃走上海。受時報館狄楚青居士之推荐，入哈同花園，為園主羅迦陵夫人講經，時康有為亦在上海，建議哈同夫人，弘揚佛法，創辦華嚴大學，並請月師主其事。大學於民國二年開辦，招生六十名，訂為預科三年，正科三年，方克畢業。師於園中新造禪堂、講堂，每日坐香，講授大小乘經論。常惺、持松、慈舟、智光、靄亭等，皆該校第一屆預科生。方將畢業，因有異教徒於中破壞，迫使學校停辦。霞師接受康有為等建議，決遷校至杭州海潮寺續辦。霞師就該寺原有之法堂，禪堂，仍每日坐香、授課，開講華嚴，起信論等經論。正科三年，六十名學僧，順利畢業。其間，霞師曾應孫毓筠等邀，講楞嚴於北平，以反對洪憲，幾遭不測。又應九華山東崖寺，及湖北歸元寺之請講楞嚴。以不能分身，東崖經，即由智光法師代座。霞師歸元經圓後，復應漢口居士界請講起信論。

民國六年，師六十大壽，於漢口講楞嚴經方畢，繼至磬山講法華經及一乘教義章，以自壽。是年夏，師奉天寧寺冶和尚命，分燈常熟興福寺，為住持，並續辦華嚴大學。師七月一日，於興福寺陞座，繼往杭州辦理遷校事。孰意師於抵杭后，忽感不適，終於十月三日，寂於西湖玉泉寺。錢山主奉其骨灰，塔於興福寺內之師子口。師生平宗教並進，有所謂「無一日不坐香，無一年不打七」之自我規定。師住世六十載，僧臘四十二秋。師著有維摩詰經講義，楞嚴、楞伽講義，未及完成而逝。師為我國興辦僧伽現代教育之第一人。其入室弟子有：常惺，持松，智光，慈舟，靄亭等諸哲。皆繼承師志，弘化一方，大闡宗風！本宗亦因之而宗風繼振，法雨遍施！

功在華嚴的應慈老法師

有華嚴座主之稱的應慈老法師，圓寂已屆三十年矣。上海玉佛寺真禪和尚，發起為應老做三十週年紀念，並準備出一特刊，來函徵文。我與應老也有應感之法恩，爰據天寧寺志，略述其弘化功德，以誌崇仰。

(一)應老家世

應慈老法師，安徽歙縣人，俗姓余，清同治壬辰年二月五日，其母夢僧鳴引磬而生。家世業鹽，雄於資。師生而蔬食，其母崇佛，日誦金剛、彌陀諸經，師聞之則喜，蓋慧根宿植也。光緒戊戌，師痛折翼，感生死無常，發心朝普陀，遇明性禪師，求剃度。明師念其富室子，恐難耐梵行。師自誓禱於大士前，得首籤，遂披緇。隨明師之南京三聖庵，淡泊生活，不以為苦。習經之餘，嘗思發明己躬大事。庚子冬，明公命其至天童，從寄禪和尚，乞受具足戒。圓滿后，返三聖常住禮祖。明公囑其往金山、高旻、天寧等警策門庭學禪，並期其大事未明以前，不得來歸。

(二)參學過程

辛丑年，師參高旻月朗有省。癸卯至天寧參治開，祖問：念佛是誰？師吭聲曰：無是誰，無非誰！祖深器之。光緒丙午八月朔，與月霞尊者，同得法於冶祖。月長於師，志弘華嚴大教，遂請於冶祖，令師從其學教，祖許之。師侍尊者敬如師。光緒戊申初夏，師辭尊者朝五台，夜賭五燈，燈復為五，朗耀天空。一日，有人生皮為衣，高聲問曰：和尚於此則甚？師曰：禮誦法華。彼人曰：師飢耶？渴耶？備飯食清水，請師食飲。師見水中有荷葉數片，問故？其人瞬間失其蹤影，師疑為文殊示現。

師南歸後，為其母遙禮五台祈福。其母夜夢金人謂曰：善自精進，決定往生。其母七五高齡，預知時至。召師歸，至則持雲片糕二片，一與師、一自食，曰：我生高品，汝為高僧。言罷，含笑而逝。

民國丁巳春，師從月尊者習教卒業，遂於虞山興福寺，設華嚴講堂。月尊者於是年冬月杪，示寂於西湖玉泉寺，世壽六十，臨終執師手曰：「善弘華嚴，莫作方丈！」師應諾。次年，興福寺講堂告成，命門人持松為住持。自茲三十餘年，一鉢飄然，雲遊四海，敷揚晉唐三譯華嚴。越四載，掩關西湖菩提寺，日禮華嚴為恆課。是年冬月二十，冶祖示寂，世壽七十一，寂前，引師手附心，師曰：祖庭之事，擔荷不辭。祖乃含笑而逝。

師經教之餘，惻然示眾曰：余宗傳於冶祖，教受於月兄，法乳長滋，後繼其誰？今老矣，豈終負先師、先兄付囑，竟作斷種人哉？言時，聲淚俱下！師荷擔如來家業，情真志切，一至於此。師素行皎潔，以古自律，不稍寬假，從不隨便授徒、傳戒。嘗曰：寧願終生受憂苦，不將佛法做人情。師嘗悲教門流風萎靡，浮誇敷衍。經論不講求，因行不勤策，而求身後歸安養者，憫然有言曰：

三毒、四倒不除，妄期解脫，是直以佛國為捕逃藪也，可乎？又曰：彌陀者，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者也。眾生與佛，本性何殊？能發菩提心者，徹究於躬，見即直見，抑何隔於生死哉？復引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初見文殊，發菩提心已，乃遍參諸善知識，究竟普賢行海，覲見彌陀，同歸極樂為訓。師以圓頓教義，直指人心，雖苦口婆心，而世謬知者，且以門戶為疑謗也。以是，師行道數十年，輒多不為世諒。而師依於經教，驗於自心，理本如此，亦無以易也。

(三)培育僧材

乙丑春，常州清涼寺靜波和尚，蒞杭叩關，請師臨寺，主辦清涼學院。丙寅成立，擬招收正預兩科生，各三十餘人，均以三年為期。學生傑出者：有隆泉、龍輝、星光、唯周等，皆成龍象。戊辰，預科畢業。時有盛宣懷夫人莊氏，學佛發心，布施上海辛家花園，清涼寺址十三畝，興建七處九會大殿，請將清涼學院移滬，續辦正科，師允之。己巳秋，正科開學，師授八十華嚴懸談。不久，因故遷學院至常州永慶寺。唐經授方半，寺駐軍，再遷無錫龍華庵。辛未春，唐經授完，正科畢業。三年學院，三次遷校，障礙重重，勉強卒業，其辛苦可知矣。

(四)專業禪講

學院結束後之次月，師應蕪湖禹王宮請，講經、傳戒。四月，朝禮五台。七月，演楞嚴於蘇州西園戒幢寺。是冬，回虞山主禪七。壬申，師世壽六十，滬上弟子有籌祝壽者，師避居虞山，講誦法華、梵王二經，為冶祖做圓寂十週年也。師山居研經，一日，恍見一金人語師曰：汝可弘演四十華嚴矣。是冬，講楞嚴於天童，主禪七，已而復主禪七於天寧。癸酉春，應福建鼓山湧泉寺虛雲和尚請，演梵網經並傳戒，師為羯磨。甲戌春，師朝五台，演梵網經於

廣濟寺，方升座，庭中忽千鵲雲集，啁哳飛舞，師鳴佛尺開示曰：既來聞法，便應肅靜聽講。語已，鵲皆寂然不復作聲。乙亥春，師演法華於杭州清蓮庵已，旋至天童演華嚴懸談功在華嚴的應慈老法師。十月，主天寧禪七，冬應天童戒期請為羯磨。丙子，先演法華於滬上報德庵，次至常熟寶岩演四十華嚴，丁丑春圓滿。師再朝五台，應廣濟寺請，演八十卷唐經，至十五卷竟，抗戰軍興，經會中止，南返上海。戊寅，應唐慧鏡、慧淳諸居士請，於上海玉佛寺演貞元經。次年，佛誕日圓滿。己卯，師演貞元經於滬上崇德會。庚辰春，師倡復無錫古南禪寺，並傳大戒。旋於滬上開演晉經，越二載，壬午暮春圓滿。時師七旬矣。虞山興福寺法裔，葦乘和尚，刊行「妄盡還源觀疏鈔補義會本」以為師壽。癸未初秋，師演杜祖華嚴法界觀門於城南慈雲寺。甲申，師演唐經懸談於清涼寺。乙酉，重演大經懸談三十卷於慈雲寺。丁亥，復演晉經探玄記玄談於南京，普賢行願品於南通、四十華嚴於杭州龍興庵。戊子，完成晉唐三經疏釋。是年應妙文、妙賢等弟子請演彌陀、心經、三聖圓融觀於杭州國慶禪林，已而講楞伽於天寧、金剛經於蘇州、行願品於鎮江。十月應傅近秋等居士請演晉經於南京，己丑九月十九日圓滿。是冬，姜大心居士請至滬主禪七。庚寅，傅近秋居士復請至南京，演唐經八十華嚴，未久，以血壓過高而罷。辛卯二月十九日，在甯作冶祖百年紀念。遂來滬小住，旋去杭憩養。是秋，劉大照居士「集華嚴觀要」獻師，以為師八十壽。壬辰秋，應姚鶴亭，張純華等居士請，演心地觀經於崇德會，十月中旬，師演行願品於圓明講堂。冬月，師演大經賢首品於玉佛寺，倡十波羅密義。既而，有請演六波羅密經者，有請演大品般若經者，有請演涅槃經者，有請主一禪七者，師皆許諾。將來一一滿願。眾有慮師高年，恐慈悲有餘而力不足者，因勸師憩息。師曰：八十老翁，日薄崦嵫，餘光垂微，不以說法利生，供養塵刹，復何圖邪？言者為之語塞，古有為道而忘身者，師之行誼，不其數歟！

(五)校刊法寶

應老人畢生弘法，功德略如上述。其於流通及整修重刊法寶，乃至經義創釋等悲願大心，亦非常人所能及，略舉數端如下：

1.領導上海學佛居士蔣維喬、李圓淨、黃妙悟等，於民國己卯五月，約合發願，組成華嚴疏鈔編印會，校刊清涼國師之華嚴疏鈔，使文理貫通，舛錯訂正等工作，歷時六載，方始成功。此利益學人，研讀方便之功德，實難量也！按疏鈔一書，昔日離經別行，加之會昌厄後，中土流失，幸高麗、扶桑人士，來華遊學，流之異域。趙宋之世，始有求歸於海外者。自此淨源法師，錄疏以註經；明嘉靖間，妙明比丘，又釐鈔合疏，鐫版流通，存武林昭慶寺。然以諸家秉筆既殊，著眼自異，故其間標列之前後，編置之疏密，參差出入，多所未免。更經後世輾轉傳刻，舛錯愈多。且有刪去大段，以致前後文理不貫者，龍藏及當時流通本，鮮有訂正者。徐蔚如居士，因得嘉興別行本，清涼疏鈔校勘，始辨其誤。組會重刊，時徐蔚如居士已往生。癸酉，師晤江味農居士，於上海功德林佛經流通處，得行願品疏，乃募化重刊貞元經文。

2.重刊小品及大品般若經。師原藏有小品般若波羅密經，於杭州之花塢眠雲山屋舊居。原擬弘通，先藏之揚州之原版，毀於兵火，乃發起重刊，得黃妙悟、劉大照二居士任校讎，姜大任、江大機居士護持贊助，乃得成就。及聞大品般若版，在揚州同時被毀，復有重刊大品般若之作，校勘護持諸事，亦如小品。辛卯蒲月發起，仲冬成就，亦師之大悲願力之所成就。

3.己卯夏月，師復領導黃妙月、劉大照等居士，發心校勘賢首晉經探玄記，至乙酉季春成。師復命黃劉等居士，校勘地藏三經，亦於是秋出版。

4.戊子年，黃妙悟居士校勘清涼行願品疏竟，劉大照居士等復承師命，護持出書。至是，晉唐三譯三大經疏釋，率依師慈悲願力，一一觀成，亦可謂盛事矣。

5.應公生平弘法心切，於刊行大乘法寶，更具熱忱，大小部之佛典，經師發心集資流通者，難以數計。揚州眾香庵所藏經版，類皆師之手澤，今殆無存矣，惜哉！

6.增刊普賢行願品別行本。戊寅，師演貞元經於上海玉佛寺，圓滿日示眾曰：普賢行願品流通本，係取材貞元經第四十卷文，開卷即言「爾時普賢菩薩稱讚如來勝功德已」一句，誦者未見全經，必有茫然之感。故可將貞元經第三十九卷後半，如來勝功德偈文，加引於前，俾誦者先知毗盧遮那如來，二十一種功德妙義；然後受持十大願王，方見普賢行願為因，遮那功德為果，交徹融貫，庶幾稱旨。江妙機等，聞而讚善，集資刊行流通。

(六)創義解經

1.欲命對慧命：己卯，師演貞元經於滬上崇德會，至「願我臨欲命終時」一偈，釋云：儒家亦言：「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夫如是，乃能大明明德於天下。」此之「欲命」一語，係對「慧命」而言，「欲命」臨終者，謂當人心垢豁開，般若現前時也。大道目前，觸處皆真，何不直下承擔，發明己躬大事？今人輒以生死解「欲命」解終一句，遂塞生前開悟之機，不亦道在邇而求諸遠也乎？」或以禪淨二門不同，請師開示者，師慨然曰：「禪淨一源，豈有二耶？且如阿彌陀經所示，一心不亂，佛即現前？與金剛經中，敷座而坐，須菩提歎希有世尊者，無不同此一事實！學者不自究心，紛然於門戶、言句間討分曉，展轉蔓衍，抑何已焉？」聞者各自淨心，欣然禮謝！

2.祖衣二十五條之含義：壬辰秋十月，演普賢行願品於圓明法席，四眾既集，師昇座已，乃曰：「大眾看，我於唱讚聲中，披大紅祖衣陞上法座，莫非莊嚴乎？非也！此衣共二十五條，代表三界二十五有眾生。凡受菩薩戒者，既披其衣，當思其義。從此生生世世，塵塵刹刹，依菩提心，行菩薩道。上共一切諸佛，下共一切眾生，世界無盡，悲願重重，亦無有盡，為一切眾生故，願受一切極重苦果，而無疲厭！如此，方有少分荷擔如來家業的氣概！衣作紅色者，代表眾生血肉也。眾生身命，我肩負持，敢不有臨深履薄之忱，念念以自勉哉？」語切！聲悲！聞者讚歎，或有悚然慨泣者！應公悲天憫人之菩薩心，於此一段話中，流露無遺矣！

3.壬辰冬月，師於滬上玉佛寺，演大經賢首品，次第說華嚴十波羅密義，誠眾曰：「學佛當以禪那為本，十度為行，憤俳切己，庶乎不遠！若不親入寶山，徹證一番，百福莊嚴，抑奚與也？」師率性平易，從未有以譎奇神異之事示人者。來學四眾，但令以教理自悟，以戒行自持，以靜坐觀心而已。然師之自證理地，固未易見也。

(七)教禪圓融

應公修學宗旨，禪教並行，嘗語人曰：余教宗賢首，行奉南宗，每歲冬月，必集眾禪七，示眾曰：「此祖庭遺制，行者依之，發明大事，不可忘也！」自來宗匠不談教，教家不言宗，師獨以身兼。自唐圭峰而下，不圖於今復見其人，實可謂佛門幸事！

(八)後語

嘗讀先師祖南公自傳，應公應常州清涼寺，靜波和尚請，辦佛學院時，嘗親詣泰縣北山，開化禪寺，邀南祖前往執教。後應公於滬上，創華嚴學會，南祖亦始終追隨，尊為親教師。抗戰勝利後，

應公駐錫上海南市慈雲寺，以時禪講，南祖亦贊襄座右。時成一方於上海中醫學院治醫，課餘之暇，亦常預經筵。故應公於一，亦法乳恩深，嘗思圖報而末由。今玉佛寺真禪方丈，為紀念應公圓寂三十周年，徵文出特刊，以為紀念。成一謹依常州天寧寺志，敬述應公弘化功績、景德懿行，萬分之一，以表崇仰，而誌永思也。

一九九五年元月二十二日於台北華嚴蓮社

序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 補義

夫華嚴大經，乃我毘盧遮那如來，初成正覺，三七日中，一時頓演，乘性直談之根本法輪。啟六位之圓因，顯一乘之極果。昭示眾生，佛性平等，苟能依法虔修，人人皆可成佛。一旦翻妄歸真，真窮惑盡，法界圓彰，頓登大覺之妙法門也。

惟以陳意高遠，理趣深邃，人天凡外，難領斯旨。有眼不識遮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唯求自了，競趨化城。致令大法，隱匿不顯者，凡七百年。迨龍樹大士興，入龍宮，誦梵筌出，慧日始重曜於人間，大法乃再現於當世。支法領、釋慧嚴兩法將，請得玄文，聖教方東傳來茲土，釋覺賢、釋喜學二尊者，先後逐譯，華夏乃獲誦此真詮。經五祖之悉心闡揚，仗明君之大力護持，一真法界之佛光，於焉煥發乎中天；三時五教之判釋，六相十玄之聖道，普天同遵，十方皈依。如來一代時教之宗旨，遂乃大宏於天下。

迨乎時臨末季，法運秋晚，玄言妙旨，領悟乏人。毘盧性海，久不揚波。直至民國肇造，國體更張，法運乃得隨國運以同興；大匠繼出，法輪遂跟時輪而大轉。有月霞上人者，再來之大菩薩也。創華嚴大學於滬濱，灌莘莘學子以法乳。一時人才輩出，龍象濟濟，象教露重振之良機；一乘廣播，法音遐宣，華藏著中興之徵兆。智光、應慈二大師，演華嚴三經於國內；常惺、靄亭兩巨臂，

揚賢首五教於海外；光孝南公，創華嚴蓮社於台北，講誦一乘；座下法孫，樹法幢於美西，亦弘大經。創學院以培育僧才，開法筵而隨方設化。華藏玄門，到處宏開，毘盧性海，波濤壯觀。僧眾修學，固多崇重於本宗，居士弘演，尤碩五教之成就。

有曾嵩山居士者，大權示現之菩薩也。潛心內典，鑽研佛乘，於性相空有之義境，具智達識解之神會。近來，尤致力於華嚴大經，更體悟於一乘宗旨。為益利自修，並法施多眾，乃就本宗三祖，賢首國師所著：「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加以補充，命名為「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補義」，亦名「一乘成佛道理」，又稱「華嚴法界緣起論」一書。付梓流通，廣度有緣。並承不棄，囑為之序。余捧讀一過，深佩其悲心橫溢，智慧超群！良以三祖之此一著作，旨在提示學佛行人，以修學並重，不可偏廢之重要指針。嵩山居士，尊崇祖師為法為人之至意，特發大心加以註釋，方便學人閱讀依行。根據四祖，清涼國師華嚴大疏鈔，博引詳註，探幽顯微，行文暢達，述理明徹，誠不易多觀之力作也。余既飽飫法味，未可偏私；理應廣介諸方，共享法樂！是為序。

華嚴學人成一序於中華民國八十三年秋節後十日

跋郎著金剛經分段解義

有一天，郎冰俠委員，送他夫人傅銘新居士，到蓮社來參加華嚴法會，他忽然和我談起金剛經來。他說：「持誦金剛經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懂得金剛經的人，恐怕沒有幾個。請問法師，金剛經的宗趣，究竟在那一章上？」我說：「金剛經的意趣很深，三十二分，每分都在指示我們以無我和無相的真理。因為菩薩道以『莊嚴佛土，成就眾生』為重要的功行，而莊嚴佛土的果實，必自無相布施的因中得來；成就眾生的果實，必自無我度生的因行而得。所以，無相布施，無我度生，是金剛經最高宗趣，經文是在三四兩

分。」經這一番談話之後，承他不棄，竟把我看做道友。但我卻不曉得他竟在默默地研究金剛經。

今年四月間，我在桃園僑愛佛教講堂講無量壽經，從報紙上得到了郎委員逝世的噩耗，心裡感到非常難過，曾致函銘新居士弔唁，並請她多為郎故委員做功德。郎故委員七終之後，銘新居士來蓮社禮佛，她告訴我說：「法師！我曾從郎故委員書房內，檢出一封沒有寄出的信，那封信是要寄給你的，他要你替他看一看他的遺著——金剛經分段解義原稿。這封信我今天帶來了，請你看看吧。」說著，她把那封信遞給了我。接著她又說：「我恐怕你不在家，那包遺稿沒有帶來，過一天我再送來請你替他修改修改，我預備把它印出來做個紀念。」我展開信牋，看到了那些熟悉的字跡，心裡又是一陣酸楚。信中他說，要我為他看一遍他的遺作——金剛經分段解義，並說，假如能請南老人看一遍更好。這封信，大概是他病重的時候寫的，信末的簽名筆劃，已經抖得很厲害了。這是郎故委員對我的最後顧命，我祇有勉強答應了。

六月十九日，觀世音菩薩成道法會，銘新居士把郎故委員的遺稿帶來了，竟是厚厚的一大包。我打開來一看，那裡面計有五份稿子。原來郎故委員為寫這篇著作，先後抄了五遍。稿中正文是用毛筆寫的分書，剛勁有力；註解是用自來水筆寫的行書，亦清晰可讀。由此可見，郎故委員對金剛經的研究，是著實下過一番苦功的。可惜最後一份尚未抄完，他就溘然西逝了！我在觀音法會的第二天，把那份遺稿很詳細的看了一遍，我覺得郎故委員這篇著作，不但已得到了金剛經的宗趣，文字也流暢通俗。我也請南老人為他看了一遍，老人也說寫得可以。

當我接受傅代表銘新居士之託，代為接洽印刷工廠，並代為校對一遍之後，傅代表一定要我為這本書的印行，寫幾句話。我本來最怕寫文章，但是，郎故委員研治金剛經的精誠；傅代表熱心弘法

的悲願，他們兩位的偉大精神感動了我，我祇好把印行這本金剛經解義的經過寫出來，使讀到這本書的善信大德們，能夠知道這本書的功德由來，並永久紀念著郎故委員的不朽精神。

金剛經說：「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現在郎故委員一生，對金剛經受持、讀誦、書寫，都做到了，他作了這篇分段解義，又等於是為人演說了。那麼，他所得到的功德福報，一定勝過那恆沙世界的七寶布施，他也一定仗此無漏功德，上生西方極樂世界了。而傅銘新居士，發心印行這本金剛經解義，流通法寶，開人慧眼。功德福報，自然也是不可思議！我相信她一定能夠獲得金剛般若智，證取金剛不壞身！

佛紀二五一〇年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初八寫於華嚴蓮社

「金剛經蒙鈔」序

金剛經在我國可說是一部家喻戶曉的佛經。由于它的文字優美，意境高超，所以也是人人都喜歡研讀的一部寶典。它的全名應該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當東晉末葉，五胡亂華時代，後秦的國王姚萇，詔請龜茲國的一位三藏學者，鳩摩羅什法師，把它翻成華文以後，就已傳誦不絕。待大唐三藏玄奘法師，把六百卷大般若經翻譯成功，才知道金剛經，原來是全經中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的別行經，因為它本身雖然只有五千八百多字，但卻包含了全部的般若思想。所以在奘譯大經問世前後，連鳩師所譯的在內，就有六種譯本之多，這是別種經所沒有的盛況！對金剛經做研究工作的疏解註述，差不多靠近一百家，最早的有彌勒菩薩的金剛經頌，無著、天親及功德施三菩薩的金剛經論，我國學者方面，則有僧肇法師的金剛經注釋，智者大師金剛經疏，圭峰大師的金剛經論疏纂

要，宗泐及圀如兩位法師，合著的金剛經註解，乃至五十三家註等。各出心得，盡情發揮。

上面說過，金剛經在我國計有六種譯本，那六種呢？第一就是姚秦羅什法師所譯出的這部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第二部是元魏時代，菩提流支三藏所譯的同名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第三譯是陳真諦三藏所出，經名同上；第四譯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這是隋代達摩笈多尊者所出；第五譯收載於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第五百七十七卷，名能斷金剛分，為唐玄奘三藏所出；第六譯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這是唐朝義淨法師譯出來的。從以上這些譯本以及那麼多的註述看起來，國人對金剛經的重視與愛好，可見一斑了。

金剛經為什麼會擁有那麼多的讀者，而且歷久不衰的呢？這除了我上來所說「文字優美，意境高超」而外，金剛經在如來一代時教當中，所佔的重要地位，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環節。大家都知道，釋迦世尊成道以後，先說華嚴大教，怎奈在座凡小，無法接受。於是接受梵、欲諸天的請求，「脫珍著敝，隱實施權」。放下大乘不談，改說阿含、方等等小教。到凡小大眾，法眼漸開，執心猶在的時候，乃以破相顯空的般若真理，為他們掃蕩執情。經過二十二年的長時磨瑩，直到大眾心開意解，執取相亡。佛陀方始開演法華，為諸聲聞弟子說真實道，引歸寶所。由此可知破相除執的般若法門，對轉凡成聖的菩薩道來說，是何等的重要了。原來我們信佛學佛的目的，世尊成道之初，即曾三嘆奇哉，指出眾生不能成佛的原因，在於「妄想執看」。就是到了法華會上，他還要說：「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那麼要怎樣才能打破眾生的情執呢？般若空慧是為最有力的武器。金剛經既是包含了六百卷大般若經的全部思想，則讀一卷金剛經，就等於讀了六百卷的大般若經。把金剛經弄通了，也就等於把六百卷般若經的義理，全都得到了。在欣簡厭繁的眾生心理上，誰願意捨捷徑而不由呢？這是金剛經為大眾愛讀的另一個原因。

同時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金剛經所揭示的「發心、降心及生心」的三心問題，學佛首重發心，也就是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簡單的說就是發菩提心。這菩提心要怎樣發呢？金剛經第三分說：「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實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這段經文說明菩提心的內容，具有彌勒菩薩金剛經頌所說「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顛倒」的四德，經文中：「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者，乃所懷之境廣，這就是廣大心；「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者，這就是第一心；「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就是常心；「無我人眾生壽者四相」者，就是不顛倒心。總之這四種心，就是無我度生的大菩提心啊。經文又說：「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人做好事，不是貪名，就是為功。做了好事而能不居其功名，最為難得。菩薩成佛的條件，是要修行六度萬行，六度以布施為首，菩薩在行施時，心中不存一念，我是施者，眾生是受施者，我施予眾生以財、法，或無畏的想法，這是徹底的無相布施，這也就是降伏妄心的最高標準。經文又說：「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眾生的心，不住於有，即住於空，現在(一)要無我度生，(二)要無相布施，這樣不是全落空了嗎？是的，修學佛法，就是要能心空而不執著，要能心無所住，才能顯現心的自性，能見心的自性，方能圓滿大覺。現在，我們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心的緣境要如鏡子照物一樣，不滯不留。假如一有所著，就不得解脫了。這「無住生心」是徹悟菩提的不二法門。禪宗六祖慧能大師，當初就是悟此理而成道的。金剛經具備了這樣精確的真理啟示，當然成為人人喜愛研讀的無上寶卷了。

李振翊居士學佛之後，以讀誦金剛經為恒課，用心虔誠，頗著靈感。於是頓發大心，要把經文加以解釋，以利初學。因而參考各家註解，以智者大師的金剛經疏，宗湖圮如大師的金剛經註解，及椒園的解註，台輦的旁解等作為依據，集其要義，分段疏通，把這部註述定名為金剛經蒙鈔。為謹慎起見，曾三易其稿，務求的當！他這種自利利他的為法精神，實在令人欽佩！李居士以八四高齡，安詳捨報。火化後，曾得舍利十數顆，說為持經的感應未嘗不可。他的親戚王鳳德居士，和他的夫人袁勝如居士，發心把他的這部遺著出版流通，以為永久紀念！並要我寫一篇序以為介紹，我把蒙鈔稿細讀一遍，覺得李居士的治學精神，不比尋常。這部蒙鈔的編輯，真正探得了金剛經的深旨。因此不揣淺薄，寫出以上的這篇短文，作為對李居士的這部遺著，隨喜讚嘆！並願讀了這本書的人，皆能如六祖那樣頓悟成佛！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寫於華嚴蓮社懺願室

觀彌勒菩薩下生經集解、普賢十大願註釋合刊序

原夫諸佛如來之垂教也，莫不以因果為宗，修因以證果，實乃學佛成佛一定之軌道也。故我教主釋迦世尊，初成正覺，即為四十二位法身大士，演揚華嚴大法，啟示一切眾生，修萬行之因華，嚴一乘之佛果，此佛日初出，先照高山之一乘因果法門也；詎意曲高和寡，難獲知音，薄地凡夫，固屬莫由以入，愚法二乘，亦且如聾若啞，如來愍之！遂乃脫珍著敝，隱實施權，說無比之妙法，演般若之真空，方等方廣，以激以勸，此佛日高昇，普照大地之三乘因果法門也；迨至法華會上，開權顯實，會三歸一，彰如來出世之主旨，授聲聞成佛之記，舉首低頭，皆植勝因，一瞻一禮，俱成妙果，此佛日墜沒，還照高山之成佛因果法門也；雖教有初中後善之分，而理則同闡因果，略無二致也。

彌勒菩薩者，娑婆世界之補處慈尊也，華嚴經中，以之表莊嚴果德，欲眾生離數取趣之身，而升補處之果也；普賢菩薩者，毘盧如來之輔佐大士也，華嚴經中，以之表真淨妙行，欲眾生翻彼塵勞之業用，而成真淨之妙行也，必也，以普賢之真淨妙行，修彼萬行之因華，方克圓證萬德莊嚴之彌勒補處也。是以，彌勒普賢二大士之於佛法海中，直為代表菩薩道上之因行與果德也明矣。然而，普賢之妙行為何？曰：十大願王之殊勝密因是也；彌勒之果德為何？曰：等同十方諸佛之一切莊嚴功德、神通妙用是也。

謝普揚大德者，十方諸佛密遣人間化度有緣之使者也。現居士身，修菩薩行，自行化他，具足方便。嘗以文字般若，發為詩歌偈語，闡揚妙理，廣結法緣。是以旅泰僑胞，及彼國民，莫不仰其高風，欽其盛德！今者，大德為欲揭示諸佛如來，修無漏因證究竟果之微妙法門，爰乃發心註釋觀彌勒菩薩下生經，及與普賢菩薩十大願，抉彼艱微，顯彰正義，俾彼讀誦斯二經者，省力節時，快得法要。稿成寄臺，託請樂崇輝居士代為付梓，以廣流通。並囑索序於余。余固自愧不文者也，然為隨喜其弘法大願，特綴數言，用贊至善，是為序。

中華民國六十年六月十九日於臺北華嚴蓮社

禪法簡介

一、禪的定義

禪的梵語是禪那，翻成國語為靜慮，乃佛教特有的一種修行方法。

二、禪的旨趣

禪以究明心地為宗，悟道成佛為趣。經云：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迷此心為眾生，明此心則為佛。

三、禪的起源

五燈會元云：「世尊在靈山上，枯華示眾，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車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歷祖相傳，至菩提達摩，傳來我國，單傳心印，開示迷途，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遍傳海內，遂成一宗。」

四、禪的宗派

禪本一味，以傳承異趣，分為南北兩宗，南宗慧能為祖，北宗神秀指導，南宗擺脫教網，不墮名相，唱修證不二，迷悟一如，一超直入，頓悟真詮，故世稱南派為頓宗。北宗談佛性涅槃，唯心已心，論修證，落階級，漸次修行，悉當成佛，世稱北派為漸宗。

五、禪的類別

(一)凡夫禪，四禪、八定是也。謂人、天、外道所修之世間禪也。

(二)祖師禪，謂達摩祖師所傳之禪法也。祖祖正傳相承，不用學問知解，直下領悟本心之禪法此祖師禪之名稱始自仰山。

(三)如來禪，謂如來所傳之禪學也。楞伽經云：「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永嘉大師云：「頓覺了如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圭峰禪師云：「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

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三種樂住。即法身、般若、解脫。

六、禪的修法

禪原本是一種修行的方法，貴在證悟。若把它當作學問研究，則成知解禪，口頭禪，其或撥無因果的狂禪，都無意義。然則禪的修法如何呢？

修禪亦曰參禪，參者參審、參究，即靜慮中審究所提之疑情，忽稍鬆懈，直至豁悟。然而參禪方法原無一定，茲列舉初學易行必知者數則如左：

(一)雙結跏趺，端身正坐跏趺又名盤，坐有雙盤單盤之分，雙盤最好，然不易做，初學者不妨先做單盤，舌拄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下視鼻端，免致昏沉，調身也。

(二)起先做深呼吸，三至五次，然後放寬衣帶、臍腹，自然呼吸，調息也。

(三)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覺之即無，久久忘緣，自成一片，調心也。

(四)看話頭，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念佛是佛」等。

(五)防走岔路，參禪要能離相定中所見之相，美醜皆無著，魔佛同拒絕，常審我心本無一物，此最能降魔，是故若能離相，即能不入岔路。此即六祖所謂之「觀無念。」

七、禪的悟入

(一)破本參初關，由參話頭引出無漏慧，明自本心，見自本性。

(二)透重關，以無漏慧，對治煩惱，使煩惱隱伏而不起現行。

(三)踏末關，用對治功夫，使煩惱淨盡，常住不動，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身心脫落，得大自在。

一般論述

佛教徒談過年

春節原本是農曆新年，它現在雖被改稱為春節，但實際上，在過春節的時候，人們在行動和感受上，都還是百分之百的在過新年。

關於國人過農曆新年的節目，真可說是多彩多姿，充實無比。因為過去是農業社會，入冬以後，田園無事，一年辛勞，正好藉此休閒的日子，大家盡情的吃喝玩樂，享受一番。因此，每年一過了臘八，主婦們就開始為家人添製新衣新襪，男人們則趕著舂糯米、磨白麵、蒸年糕、做饅頭、醃臘肉、灌香腸、寫春聯、剪年畫兒。小孩子們則準備穿新衣，收紅包，玩花紙炮。年輕人忙著排練龍燈、馬燈，演習鑼鼓、樂器，準備在新年期間，一顯身手，把歡樂帶給人間。

大年初一，是為元旦。第一件大事，就是敬拜天地神祇，祈求一年平安。大家爭著燒頭炷香，以示虔誠。所以子時一到，大地春回，四面八方，鞭炮之聲，響徹雲霄，整個世界，被浸潤在新年的氛圍裡。及至天色方曙，大家又開始迎喜神，賀新年，到處洋溢著歡樂的氣氛。於是舞龍燈，走馬燈，踩高蹺，划蕩婦船等雜耍，陸續登場。一時鑼鼓聲，鞭炮聲，小朋友們的歡笑聲，大人們的祝賀聲，摻雜在一起，真是熱鬧極了。年初二開始，遠親戚友們互相拜年，請春卮酒，往返應酬，直到元宵過了，年景方告結束。

以上是筆者家鄉，農曆新年的情景。不過那是承平年代，由於長年戰爭，民窮財盡，到處充滿了恐怖，人際間瀰漫著仇恨，那些歡樂的年節景象，恐怕早已成為人們美麗的回憶了。

過去大陸上名藍古剎，到處都有，我生亂世，涉歷不廣，不過但就我們江蘇省境內，大小寺廟過年的情景來說一說，也就可見一斑。

江蘇寺廟很多，最出名的要算鎮江的金山寺，金山原名浮玉山，位於鎮江縣西北隅，本在江中與焦山對峙，後來山下沙漲而與南岸毘連，山之最高處曰金鰲峯，或稱妙高峯，寺乃依山而建，原名金山寺，梁朝寶誌禪師，嘗應梁武帝之詔命，於此建水陸大齋法會。宋朝蘇東坡學士與佛印方丈遊，曾留玉帶於此。清聖祖南巡抵此，始賜名江天寺，為我國禪宗古道場。抗戰前，寺中常住和尚五百人左右，參禪悟道，以為恆課，代出名僧，寺譽遠播。青年僧徒，莫不以金山寺為參學的最高學府。大寺叢林，雖以修行悟道為尚，然於世俗年節，亦不能全免，不過往往藉年節以策勵精進，所以金山寺一進入冬季，即開始加香打禪七，為期四十九天。冀能有人開悟禪機。據說有一年，曾因加香進修，一夜間，就曾有九個半和尚悟道的佳話。這加香打七，可說是金山和尚過年的序幕。解七以後，年關已近，乃羣起洗刷殿宇，灌沐如來佛金身寶相，除夕中午，各處殿堂，普皆上供，大雄寶殿上，點起湯碗口粗的一對年燭，光同火炬，全殿通明，花果齋供，樣樣豐盛。下午晚課後，寺眾向方丈及各首領職司辭歲，然後齊集禪堂吃普茶，普茶後再集大雄殿，念延生普佛，為十方施主求福，以示感恩之意，然後就寢，沒有守歲表示。這就是出家人跟世俗人不同的地方。

元旦早晨，四時上殿，做課誦，舉行隆重的大祈禱，為國家、為人民，祈求福祉，祈禱詞云：「民國萬歲萬萬歲，元首彌天壽算齊，興仁義，千秋福地基，共五族，金輪王自在威，金輪王自在

威，舜日輝，文武官僚增祿位，聖德威，風調雨順祈，民安樂，萬邦拱手歸，願將以此勝功德，八難三途眾苦息，每誦持，四恩總報知，超苦海，圓滿波羅密，無量無量無量壽，無量無量無量壽，……今晨會，僧眾誦琅函，祝讚民國萬萬歲，當今元首享遐齡，文武諸長官，承佛力，祿位轉高增，合會檀那增福慧，風調雨順干戈寧，普願天下樂太平。」功課完畢，就在大殿上，向方丈大和尚拜年，並向各首領職司拜年，然後大眾齊集法堂，方丈陞座說法，亦有祝福大眾早日得道之意。上午十時起，各殿堂再上普供，下午開始放香放假三天，在這期間，大眾師可以到各寮口單位參觀，以聯絡感情而請教益。三天假後，恢復精修，新年就算過去。

其次還有南京近郊的寶華山隆昌寺，山在句容縣境內。主峯之外，羣山環繞，儼然是一朵大寶蓮華，因以得名。寺亦南朝古刹，有無樑（量）殿，拜經台、石龍洞等名勝，抗戰前，考試院戴傳賢院長，常至山上靜住，並有意欲裝電燈、修山路，以利交通照明，惜因抗戰軍興，未果所願。隆昌寺專弘佛戒，有天下第一律寺之稱。一年有春冬兩期傳戒大會，筆者就是在那裡受的戒。寺雖屬名藍，山產卻不豐，所以寺中住眾生活比較清苦，平時祇住二百人左右。每逢傳戒大會，山中即形熱鬧起來。因每次戒會，求戒者來自全國各地，人數多時一千餘，少亦五六百，山中規矩嚴緊，教授認真，儀式隆重，一遵古制。所以天下新出家者，莫不以能到寶華山受戒為榮。戒子們雖日食薄粥三餐，略無佐菜，亦不為苦，其慕道精神，令人欽佩不已。至於山中過年的禮儀，與金山寺差不多，唯初一早晨拜年之後，即開始拜年懺，一連三天，按時禮拜，所以寶華山和尚過年，等於沒有假期。

大寺院和尚過年情形，大抵如此。現在我想再談一談，鄉鎮小寺庵和尚過年的實況。大陸上所有那些大寺院，可以說是和尚的教育機構，所謂宗參禪教研究教義律傳學戒法三種大叢林，祇務專業進修，

較少接近社會大眾。至於鄉鎮小寺小庵，固然是和尚的出產地，也可以說是佛教的佈教所。因為在大陸上談宗教信仰，佛教最為普遍，老百姓家裡都供奉著佛菩薩像，他們有事固然要請和尚念經，他們敬天祭祖，也要請和尚指導，例如過端午節，為了避邪，他們會向各寺庵索取梵字靈符，過年祭灶神用的文疏簡稱灶疏，也是寺庵供給他們的。因此小寺庵過年第一件事，就是要為他們的信徒準備灶疏，這灶疏原來是信徒向寺庵討的，後來寺庵派人挨門逐戶的送到家，藉此以資聯絡感情，傳佈佛法。小寺庵過年，因為住眾人少，上殿祈禱，當然不會像各大叢林那樣氣派，但也具體而微的樣樣做到。由於小寺庵多子孫制，徒子徒孫除了都要團聚外。除夕夜，元旦晨，一樣上殿祈禱，向師父師公辭歲拜年，師父師公照樣也要給壓歲錢。

小寺庵過年，還有兩大特色：一是山門外的照壁牆上，年前要貼上「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斗大的八個大字，山門兩旁牆垛上還要貼上一副一兩丈高的大春聯，詞語有：「暮鼓晨鐘，驚醒多少江湖名利客；經聲佛號，喚回無邊苦海夢中人。」「優鉢花開，香滿三千世界，菩提樹長，蔭遮百萬人家」等。地方寺庵所屬信徒們，年初一日，大抵要到寺庵上香拜佛，如果寺庵門前沒有貼這些聯對，他們會感到意外的。另外一件事，就是由信徒輪流供養拜年懺。鄉村居民大多務農，平時忙於田莊，無暇到寺庵禮佛求福，所以利用新年休閒日子，到寺庵認領一天年懺功德，以求一年福祉。辦法是由寺庵延聘一班七至九人熟諳唱誦的在家居士，從大年初一日開始，禮拜萬佛寶懺。拜懺所須供品香燭，茶水飲食，悉由認領功德的信徒供養。一部萬佛寶懺，約需二十天以上的時日，方能拜完。那些認領年懺功德的信徒們，預先排好次序，然後依次輪流，有認領一天，也有認領兩三天的，視各人財力而定。輪到的人家，在供養當天，由家長率領全家大小齋戒沐浴，到寺庵隨喜參拜，狀至虔誠。這是小寺庵過新年的又一美俗。

如今這種溫馨的日子，祇有在寶島臺灣能夠獲得。筆者在此，願佛陀保佑同胞們，重享農曆新年合家團聚的天倫之樂。

第三屆世界佛教學術大會開會詞

大會發起人金知見博士，籌備委員長本間昭之助先生，總贊助人太谷光真門主，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今天的大會，集合了世界各國知名學者專家於一堂，共同來研討古新羅國高僧，義湘大師的華嚴思想，這是一次非常有意義的集會，這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會議。自從龍樹菩薩，將華嚴大經介紹給人類以來，儘管有杜順和尚等無數的高僧學者們，把它加以傳譯、著述和解釋，以致於衍成龐大的學派。但是像這樣召集世界學者們來做集體研討的，祇有我們這個世界佛教學術大會，而且這個富有意義的研討大會，已經順利的召開過兩次，都曾有著完滿的結果。我相信今天的這第三屆討論會議，也一定會有其預期的收穫！

華嚴思想，是一種最高境界的學術思想。它遠超過東西洋哲學理論之上，它是佛教思想中的大乘思想，它的內容是一種精湛而又洗鍊的最高理論。我們知道，華嚴思想在東方，它擁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悠久歷史，它指導著東方人的生活方式，它那性空哲學，做了「法界緣起」的理論基礎，同時它那以布施為主的波羅蜜利他精神，也深植於人們的心目之中。

以言這樣高超的思想理論，所提示的華嚴哲學，它萌芽於我國初唐盛世，漸漸東傳於新羅、日本，它做了三國間的精神紐帶。不過這種倡導法界緣起，闡述事事無碍的最高真理，不是一般人所能通達和理解的。而它又是人們精神昇華、痛苦解脫的究竟靈藥，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弘揚起來，以利濟眾生；尤其是物質文明遠超過精神文明的今天，世界三十七億人們，大多迷茫於義理與人欲的十字

路口，為了解脫眾生的迷茫苦悶，弘揚華嚴，正是最好、最重要的時機。

就在這個人類極度需要真理食糧的時刻，第三屆世界佛教學術大會，由大韓民國，傳統佛教研究院院長，金知見博士來發起，日本中外日報社社長，本間昭之助先生全力支援、籌備，更假歷史悠久的佛教高等學府——龍谷大學來召開，最難得的是，又得到西本願寺門主，大谷光真法師負責一切贊助，使得大會能夠如期召開，而我能以中華民國代表的身分來參加，內心感到無比的欣喜和光榮！本人於五年前，在自由中國臺北市，創辦了一所華嚴專宗學院，著力培養荷擔如來家業的後輩，尤其著重於華嚴學術思想的研究，俾使華嚴教義能得永傳遍廣，這次的學術會議，正符合本人修學和弘傳的旨趣，所以我很高興的放下萬緣，飛來參加。

這次應邀參加討論的學者專家，有來自日本、美國、大韓民國及中華民國等國家的知名之士，大家所熱心研討的華嚴學術思想，實在是這次大會研究發表所最期待的，尤其是大會主要發起人金知見博士、大會籌備委員長，中外日報社社長本間昭之助先生，大會主要指導及贊助者，淨土真宗大谷光真門主，提供莊嚴場所的龍谷大學校長及各位職員先生們的大力協助，我對他們謹致以最大的敬意和謝意！最後，敬祝大會圓滿成功！各位學者大德身心自在！

中華民國六十九西曆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日於日本龍谷大學紫英館

擁護佛教會・謀佛教復興

——為祝賀馬來西亞首都佛教會大廈落成而作——

因為現在已放了暑假，在這個月份裡，我顯得比較清閒，也就因此，我可以靜下心來看點書了。

七月號的海潮音，出了一次「為行政院修正監督寺廟條例草案專號」，事關佛教前途，我特地把它從頭到尾，一字不遺的拜讀了一遍，由於它的內容，簡直是一篇民初佛教生死搏鬥史，使我生起了無限的感觸！

首先，我要感謝海刊編者，他這種關心佛教興亡的情操，不厭其煩的搜集那麼多珍貴的史料，又細心謹慎的按著歷史演變的過程，把它分為九個章段，簡明扼要的把它整理編排起來，讓讀者們很輕易地從這期海刊中，得到了民國以來，中國佛教從狂風暴雨中，強渡過來的一段寶貴史實！

其次，我要感謝的是中國佛教的救星，救亡圖存而奮鬥的太虛大師。

當民國四年，袁世凱覬覦佛教和道教的寺廟財產，幸有太虛大師於應邀晉見先總統蔣中正時，總統對大師此一提議，留下深刻印象，並隨即介紹，當王一亭居士晉見蔣總統時，承總統指示了對佛教之三原則：「即一、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二、藉教育以造就有知識之僧徒，可以保存，三、寺院須清淨莊嚴，不可使非僧非俗之人住持，且對於社會要辦有益事業，可以保存。」民初，佛教在第一次驚濤駭浪中，至此算是獲得了一線生機。

民國十八年四月，由太虛、圓瑛、諦閑、王一亭等，在上海召開全國佛教代表會議，成立中國佛教會，反對國府於十八年一月二十五日頒布的「寺廟管理條例」二十一條。該條例內容有「1.寺廟財產所有權屬於寺廟，僧道不得任意把持或浪費；2.寺廟應按財產之多少，自行辦理各級小學、補習學校、圖書館、公共體育場、救濟院、貧民醫院、貧民工廠、合作社等；3.寺廟廢止或解散時，其所有財產，應由所轄縣市政府，或地方公共團體保管，再酌量地方情況，辦理公益事業；4.寺廟的保管，其保管委員會中，僧侶不得

超過全體之半數……」其他尚有「寺廟登記條例」，「宗教團體興辦教育事業辦法」，「蒙古喇嘛寺廟監督條例」等。蓋前因蔣中正總統三原則的指示，拆廟毀像的風潮雖告平息，但一般野心份子，仍想以行政命令攘奪寺產，驅逐僧尼！以上這些條例的頒布，簡直是一種致命的打擊，經新成立的中國佛教會的猛烈反對，政府為恐引起更大的風波，影響民心擁戴，乃於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經立法院重新審議，決定廢止寺廟管理條例，而改頒「監督寺廟條例」總十三條。此一條例，無論在措詞和立意上，均較「寺廟管理條例」稍為緩和。但對佛教無積極的建設性，似有讓佛教自生自滅之意。不過這在佛教來說，又度過了一次難關了！

監督寺廟條例雖然頒布了，但廟產興學運動的暗潮仍未止息，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例如江蘇省民政廳長繆斌的騷擾宿遷極樂庵，無故下住持於南京監獄；棲霞鄉村師範校長黃質夫，強佔棲霞山寺寺產，毆打住持寂然成傷；湖南長沙縣長，非法規定抽提寺產作教育經費；四川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變賣防區內四十五縣寺產以充軍餉，其中最厲害的要算二十年，中大教授邵爽秋等，重組廟產興學促進委員會，發表宣言，提出打倒僧閥，解散僧眾，劃撥廟產，振興教育等四項主張，嚴厲推行。一時全國騷然，佛教僧尼面臨生死存亡關頭。於是一方面由大悲、明道、王一亭、鍾康候等為文，據理嚴加駁議。一方面有仁山法師為文，呼籲召開全國佛教代表大會，團結對付。結果於二十年四月八日，於上海召開第三屆全國佛教代表會議，出席有太虛、仁山、圓瑛、王一亭、鍾康候、聞蘭亭等及西康、內蒙、五臺山等地區代表二百餘人，這是全國佛教徒的空前大團結。太虛大師被選為執行委員。大師乃提出「告全國佛教徒代表書。」呼籲團結，支助教會，並「上國民會議代表諸公意見書」。強調佛教乃國家建設與統一之大本，不容淺識之徒橫加破壞，以動搖國本。書上後，不特使廟產興學之議打銷，並促使中國佛教會依法許可設立。而中國佛教又渡過了最艱難的一關。

中國佛教會的成立，是全國佛教徒大團結的象徵，也是佛教徒爭取佛教權益的唯一武器，全國佛教徒應合力擁護，盡力支持，方是正理。可惜當時因有少數失意政客及落伍軍人混入中佛會，彼等祇圖藉佛教羣眾關係，作為他個人的政治資本，不惜與名流居士勾結，以製造派系，滋生糾紛，使本可藉此配合訓政，改革僧制，建設一個新的佛教的時機坐失掉了，真是非常令人洩氣的事！由於野心份子的把持，使國內才智之僧俗大德，無法參與中佛會，致令中佛會失卻英明領導，無由實現「以聯合全國佛教徒實現大乘教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羣眾」之會旨。又加不能健全組織，而在會章中，竟列出：「一、興辦慈善公益，二、普及平民教育，三、提倡農工事業，四、設立各種研究所，五、宣揚佛教……」中佛會既非教育機構，又非農工團體，怎能去普及平民教育，提倡農工事業呢？說出這些外行話來，可見領導者的無知！其允可笑者，中佛會於二十一年忽然心血來潮，擬了一份「教育學院大綱」，竟把蒙藏文列為外國文，被教育部斥為「不識大體！」真是丟盡了佛教的臉。由於主持中佛會者的無知和無能，自然不能發生領導作用。政府雖一再訓令寺廟不准駐軍，但軍隊照駐無誤；政府雖於二十年八月，通令保護寺廟財產，但部分寺廟財產被侵奪者，亦無法追回；佛像被搗毀者，亦無法復舊。後來二十一年內政部更公布「寺廟興辦慈善事業實施辦法」，規定僧寺每年收益在五萬元以上者，須征收百分之五十，由縣市政府組成委員會征收之，又使全國佛教陷於紛亂。太虛大師遂於重慶召開中佛會理監事聯席會議，研商對策。決議責令各省佛教會，聯合恢復中國佛教會中佛會因抗戰陷於停頓，並健全各省市縣佛教會，自組「佛教興辦公益慈善委員會」，集資興辦應辦之公益，以符教產興辦教務之旨，請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仍居監督與指導地位。大師呈文列述佛教有助世道人心，不容摧殘，佛教徒愛國表現，不容忽視，幾至一字一淚，終於於民國三十七年一月，明令公布廢止寺廟財產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法案。綜上所述，民國以來，長期困擾佛教的各種法令，每條皆足以置佛教於死

地。皆賴我太虛大師奔走呼號，先總統蔣公的仁慈護佑，使佛教能以苟延殘喘，並且漸萌生機，怎能不感謝這兩位佛教救星的大恩大德呢？

民初的佛教故事，寫到這裡，不由的使我感到中國佛教會這塊招牌，得來的可真不易；同時也使我感到，佛教會的作用太大了。我全國三百萬僧尼，如果不是卵翼在中佛會這塊招牌之下，恐怕早已無噍類了；但是我又感到，單有佛教會這塊招牌還是無濟於事，要是沒有像太虛大師那樣卓越的領導人，佛教會這塊招牌，又能發揮什麼作用呢？因此，我更感到，興辦佛教教育太重要了，如果太虛大師，他不到南京祇洹精舍讀書，他又怎能寫出那樣感人的「告全國佛教徒代表書」，「上國民會議代表諸公意見書」，以及「呈國府蔣主席文」等重要文獻來，以扭轉乾坤呢？今天，我們在自由祖國憲法保障之下，享有著充分的信教自由，但是佛教會對我們來說，還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由衷的擁護它；英明而傑出的佛教領導人，是由良好的僧教育培養出來的，也是很重要的，我們要小心培養他；當他成功了之後，我們要忠誠的擁護他；我們要放棄成見，捐棄私心，一切以佛教的大前提著想。假如佛教大眾都能如此用心，通力合作，精誠團結，加之於佛教的種種橫逆，固然不會重演，而中國佛教，也將從此步入康莊大道了。

不信，且看馬來西亞雪蘭峨州的佛教會，它在鏡龕、伯圓及明智等幾位長老的領導之下，不但使雪州我華僑佛教徒團結在一起，更集合了龐大的人力物力，森森烈烈地在從事佛教教育慈善和文化事業，鏡老在他所住持的八打靈在也觀音亭，還特別設有福利基金會，經常做著冬賑及災變等各種救濟工作，各地佛教報紙雜誌，不時的讀到該會所做的慈濟業績的報導，從照片畫面上，也經常看到鏡老不避風霜，親自主持各種救濟工作，他那慈祥的面容，不知溫暖了多少苦難人們的心！現在，鏡老等更發大心，斥資數百萬馬幣，興建起一座高聳入雲，美侖美奐的佛教辦公大廈，使佛教在吉

隆坡，外觀上也不輸於其他宗教。這一偉大的成就，當然是馬華諸山長老及四眾弟子們的通力合作的成功，同時也充分說明了馬華佛教的團結無間，一致擁護雪州佛教會的領導所產生的結果。不過這一份雄偉力量的表現，是要歸功於鏡老等的道德感召和領導有方，有以致之的。因此，我們相信，佛教四眾弟子，要能竭誠的擁護各地所屬佛教會的正確領導，領導佛教會的大德長老們，也要能夠拿出菩薩心來為佛教徒服務，那麼佛教就不會再有什麼困難不能解決，佛教會的會務，以及教育慈濟等福利眾生的業務，也就不愁不能圓滿成功了。而我中國大乘佛教的復興，也就指日可待了！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八月十五日成一於臺北市華嚴蓮社

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的正確方向

記得太虛大師，曾將佛教徒應該努力的工作，列出三大項目，就是教育、文化、慈善。在這三大工作當中，文化工作最為重要，因為文化乃推進教育和慈善的原動力，古人說：「文以載道」，佛教教育之目的，即所以教此道也；而佛教的慈善事業，乃所以行此道也。

說到佛教的文化工作，它的範圍至為廣闊，例如翻譯經典，註釋經典，發行報紙雜誌，印刷流通經典，編輯佛學著述，美化佛寺佛塔之建築、雕塑、繪畫、刺繡佛像，譜演佛歌、讚詠佛典、編導佛刊變文等等，無一而非佛教之文化工作也。過去在中國大陸，由於歷代帝王大抵皆信奉佛教，人力物力，不虞匱乏。所以在兩晉隋唐之間，翻釋、註譯、編輯、著述、建築、雕刻，塑造、繪畫等工作，都做得有聲有色，竭盡智能技巧，它的成績表現，幾乎代表了中國文化。只是當時由於印刷術尚未發明，所以發行報章雜誌等工作，猶付闕如。不過當時僧俗弘傳佛法，流通佛經，全靠手抄。因此，唐人手寫經卷，既多且好，僅藏之敦煌石室者，即幾萬卷，惜

乎，滿清政府，疏於管理，而為英、法、俄、日等國，偷去不少，至今藏之彼邦國家圖書館，被國際學者們，視為無價珍品。

古聖先賢，從事各項佛教文化工作之發展，使中國佛教，因之而滲入社會各階層。使中國社會各階層，人人皆知有佛菩薩，可資禮拜崇奉，人人皆知佛所說之善惡因果報應之真理，為應當遵奉而不可違犯。可知佛教文化工作，於人天乘佛教之宣揚，最為重要。它引導我國人心正思者，先後達二千年之久，此一偉大成就，已為有識之士所稱道。這雖然近似世間法，實際上它也是菩薩行。華嚴經五地菩薩，須向世間技藝，如文字讚詠，乃至醫藥、巧等處修學，殆為眾生之所必須，益見佛陀度生法門之圓融無礙也。

古人為了弘揚佛法，而抄寫佛經，那是由於印刷術尚未發明。現在我們若要發心流通佛經，則經書眾多，各宗具備，固可任意選擇；而印刷精巧，方法眾多，打字、排版、或者影印，任由挑選。加之時間快速，往往今天發稿，三日五日，十天半月，即可出書，可謂方便極了。不過，由於今天一般人，都無暇讀古書，即連大專學生的國文程度，也每下愈況，所以儘印那些原版佛經、佛論，看得懂而能解其義者已不多觀。因此，目前但靠印行佛經來弘揚佛法，已有收效甚微之感。同時印行佛經佛論，發行數量亦屬有限，求其收效宏而發行廣，則莫若用現代語文，發行報紙和雜誌，來得適宜。

利用報紙雜誌以傳播佛法，實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第一、報紙雜誌發行普遍：由於現代印刷術的日新月異，國家郵政交通的便捷，造紙業者大量生產，所以一份報紙或雜誌，常可發行數萬乃至十數萬、數百萬份，雖偏遠地區，亦可半日一日能夠寄達，真是無遠弗屆。這樣，無論住在什麼偏僻地區的人，皆可讀到刊有佛學文章的報紙和雜誌了。

第二、報紙雜誌方便閱讀：現在是工業社會，大家生活都很忙碌，太深奧的佛經佛論，固然無人能夠解其義理，大部頭的經論，人們也會望而卻步，如果是報紙一張，或雜誌一本，攜帶閱讀，方便省時，所以利用報紙雜誌來傳播佛教，是屬最理想的方便法門。

第三、報紙雜誌攝機最廣：人們一向把報紙雜誌叫做大眾讀物，也就是因為它是大家都可以閱讀的東西，所以它的攝機最廣，效力最大，由於報紙雜誌所用文體，大抵口語化，所刊文章，必定淺顯而又簡短，人們於閱讀之時，既不須費用心力，又可以節省時間。因此，上自碩學大儒，下至販夫走卒，皆能「不可一日無此君」者，良有以也。

第四、報紙雜誌能互起影響：報紙雜誌除登載佛學文章外，又可傳播教界訊息，若登講經消息，則讀者可因此而得到聞法機會，如登傳戒啟事，則讀者可因此而前往受戒；如果報導一則□□名人拜佛消災，或者念佛往生的新聞，則讀者羣一定會有不少人因而發心學佛；假如預報一則□寺□蓮社，將要舉行一次□種法會，或佛學講座，則將有不少讀者，放下無聊的消遣，而完成一項福慧兼修的功德。由此可知報紙雜誌的影響力，是如何的深遠了。

第五、報紙雜誌便予破邪顯正：由於佛理高深，徹了殊難。因而許多一知半解之徒，往往斷章取義，作不正當的宣說，遂爾以盲引盲，為害甚大！更有一些非佛者流，故意歪曲佛理，作破壞性之宣傳，廣大讀者，不解究竟，往往誤信盲從，誣衊正法，瞎人眼目，為禍之烈，甚於洪水猛獸！佛陀弟子於此等處，可藉報紙雜誌為文駁斥，使邪說歇息，正法顯揚。

報紙雜誌，雖是現代的大眾傳播工具之一種，但是如果把它用來做為宏揚佛法的媒體，那它對佛教的利益，就真是太多太多了。上面所說，不過是其中的犖犖大者。限於篇幅，無法細說。那麼，

現在我們佛教界有沒有人在運用這報紙雜誌，去做宣揚聖教的文化工具呢？有，有很多家，不過這其中辦得較好較成功的，要推臺中聖印法師所創辦的，慈明雜誌和慈聲月刊了。

聖印法師是本省籍的弘法健將之一，他於二十年前的今天，創建了一座規模宏偉的弘法道場——慈明寺。兩年之後，他為了使佛陀正法遍傳人間，又獨力經營，創刊了慈明雜誌。由於慈刊的內容充實，編排新穎，立論高正，文字通俗，一時洛陽紙貴，海內外到處風行。四年後，又發行一份慈聲月刊，以小報型的姿態，刊載佛經故事，趣味小品，佛化小說等淺近文章，頗能迎合廣大讀者的胃口。由於慈明慈聲這一對姊妹報刊的按期發行，不知有多少徘徊在歧路上的人們，發心皈依在佛陀的座下！聖印法師除了發行這兩份報刊以外，他還經常在臺中廣播電臺，開闢空中佛學講座。每天早上六點鐘一到，臺中縣市、苗栗、南投、彰化等地的佛徒們，都會按時打開收音機，收聽聖印法師講經。這是筆者有時旅居上述各縣市時，所獲得的印象。聖印法師成功地運用，現代大眾傳播工具來弘揚佛法，他也把握住了現代佛教徒從事佛教文化工作的正確方向，他的成就不可思議，他的功德亦復不可思議！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寫於臺北市華嚴蓮社）

佛教青年的美德

青年，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生機的名詞；佛教青年，則是一個令人無限喜愛的形象。目前的佛教，正需要青年，尤其需要具有佛教正信的青年！

青年的心念是純真的，青年的感情是滾熱的，青年的志氣是豪邁的，青年的抱負是遠大的，青年的理想是崇高的，青年的毅力是驚人的！佛教青年除了具有如上的美德之外，他們還擁有著慈悲

心、覺道心、堅忍心、廣大心、平等心、增上心、不退心、利益心、莊嚴心、究竟心。佛教青年之可愛、可貴，就在這裡。那麼佛教青年的這些不平凡的心志，內容是什麼呢？現在一一分別說明如下：

一、慈悲心：慈是給予眾生的身心快樂，悲是替眾生解除身心的痛苦，這是佛教的基本精神。佛教青年在接受了佛法薰陶，建立了佛教信仰之後，在他們原有的豐富情感上，自然很容易地就激發起這「與樂」「拔苦」的慈悲心來了。這慈悲心就是一切道心的基礎，佛教青年有了這一份慈悲心之後，無論在自修方面，或者利人方面，都能自我堅強起來，克服一切困難，衝破一切險阻，勇往直前的去完成，佛教所賦予的一切神聖使命。

二、覺道心：這是一種對諸佛法深入理解、契悟真理的心，佛教青年在發起了慈悲濟世之心以後，深知欲達到與眾生樂，拔眾生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首先自己必須對諸佛法真理，有徹底的了解，而後才能對諸眾生示教利喜，所謂必己達而後方能達人，必自覺而後始能覺他。否則，一盲引眾盲，相將入火坑，那是多麼危險的事啊？因此，佛教青年在認清了這一事實之後，便油然而興起了求法、了法、悟法的覺道之心來了。

三、堅忍心：這是一種不畏艱辛、克服困難的進趣心，原來求覺佛道，並不是一件挺容易的事。當初游酢、楊時兩位學者，到程伊川門下求道，適逢伊川閉目靜坐，二人不敢打擾，乃立於門前等候，待伊川起來接引他們時，門外一尺深的積雪，已淹到游楊二生的膝頭了。這是有名的「程門立雪」的故事；他如范仲淹的斷齏劃粥、神光大師的斷臂求法，都是這種堅忍心的具體表現。佛教青年為了上求佛道，昌明心地，往往不惜身命，力排萬難，苦其心志，堅其百忍，以求達到其目的。釋迦文佛，因中曾為半偈而忘軀；善

財童子，為求正法而上刀山、跳火坑，皆是這種堅忍求法心的實例。

四、廣大心：佛弟子的求法明心，不是為了得一智、一能，而是為了得一切智與全能；不是為一己之得到解脫，而是為了使一切眾生同得解脫，因此，佛教青年求法悟道的心，如同華嚴經所說的：「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情與無情，同圓種智。」也如楞嚴經阿難尊者所說的：「如一眾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觀乎此，佛教青年發心的深廣遠大，可見一斑了。

五、平等心：佛弟子的自利功行，尊定了相當的基礎之後。那麼，他的進一步工作，就是要攝化眾生了。雖然眾生的品類有多種，眾生的心性也不一樣，但是佛弟子們基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原則，再加上如金剛經所說的：「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實無有一眾生得滅度者。」的那種無我度生的態度，於是不分種族，不別冤親，普皆攝化，令成正覺。例如提婆達多，生生世世與我釋迦世尊為難、作對，甚至于毒計陷害，而我世尊釋迦如來，從來不記他的仇恨，相反地，卻生生世世設法度他，令他懺悔向道，圓成佛果，這就是佛教青年共同具有的一顆冤親平等之心。

六、增上心：佛弟子的發心求法明道，攝化眾生，他的進修工作是無止境的，也絕對不會得少為足的。例如華嚴菩薩，十信位修滿了，還要進修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乃至等覺、妙覺，直至佛果。所謂佛道無上誓願成是也。至於攝化眾生方面，也是無止境的，像地藏菩薩那樣，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所謂眾生無邊誓願度是也。這就是說，佛教青年在他那豪邁的志氣驅策之下，永遠是努力奮進，力爭上游，使他那弘法利生工作的層面，不斷向前推展，向上增進，絕不會淺嚐即止，半途而廢，

非抵於成，決不終止。這就是佛教青年的如山一樣挺拔的增上之心。

七、不退心：修學佛道，本來是一段既長遠而又艱苦的路程，沒有恆心耐心的人，是無法跑達終點的。佛教青年秉著他那驚人的毅力，在他既發了菩提心之後，任何艱難險阻，也決動搖不了他的心志。華嚴經中善伏王子為救獄囚，寧捨身命，絕不退卻的精神，就是佛教青年不退心的一種明證。不過這祇是利生方面的不退心，至於求法悟道方面的不退心的實例，那就太多太多了。如玄奘大師為求經而策杖西征，偷渡八百里流沙，糧盡水絕，馬疲人乏，幾番瀕臨死亡邊緣，就是憑其永不後退的決心，終抵五印，取經而回；又如新羅的元曉、義湘兩大師，為了西渡大唐訪師求法，迷途遇盜，九死一生，匿藏荒塚，得全性命，後來元曉因喝骷髏水而悟道；義湘則入雲華和尚室，得法界心印，東歸開華嚴宗，被韓國佛徒奉為華嚴初祖。佛教青年為法為人所表現的不退卻心，真是史不絕書。

八、利益心：華嚴經所說的：「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這兩句偈語，可以說是每一個佛教青年所最愛讀，而且把它奉為座右銘的兩句聖訓，因為這兩句經文的涵義，剛好與佛教青年們那如火的熱情相吻合。所以當佛教青年讀到這兩句話語時，莫不油然而興起廣度眾生之心來。普賢菩薩於華嚴經中，曾昭示善財童子說：「言恆順眾生者，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刹海所有眾生，……我皆於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於諸病苦為作良醫，於失途者示其正路，於闇夜中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覆藏，菩薩如是饒益一切眾生」。從這段經文看來，可知佛教青年，利益眾生的心，是如何的廣大了。

九、莊嚴心：維摩詰經裡有這樣兩句話說：「莊嚴佛土，成就眾生。」可知佛弟子除了求法悟道、利濟眾生之外，還有莊嚴佛土

的一項要務在。佛經上所說的佛土莊嚴，當以華嚴所描寫的為第一。世主妙嚴品五卷經文，都是說的華藏世界海的依正二報的莊嚴形象，以言依報，華藏世界依大寶蓮華之所安立，香華幡蓋，動輒以佛刹微塵數計；以言正報，則四十一眾寄位菩薩，俱各成就利濟世間諸解脫門，這等於楚書上說的：「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一樣的道理。一個國家公園多、風景好，固屬是一種莊嚴，不過還不如文化水準高，科技知識超特，人民重品德，社會有秩序來得更莊嚴。佛教青年的努力於弘法利生的工作，就是莊嚴佛土的具體表現。因為一個國家的人民，大眾都信仰佛教，通達佛理，人人修五戒十善，道德風氣普遍，社會自然和平安樂，這不就是清淨莊嚴的佛國土了嗎？

十、究竟心：佛弟子的求法悟道、利濟羣生，及以莊嚴佛土，目的端在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佛說眾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又說佛是已成的佛，眾生是未成的佛。祇不過眾生要達到這成佛的境地，必須發菩提心、修菩薩道，等到二障永淨，二死永亡，功行周圓，福慧滿足，方能親證妙覺果海。佛教青年，抱負遠大，理想崇高，當然不會以二乘小果為滿足。相反地，他們一定會發起無上菩提之心，修完菩薩大道，圓成一乘極果的。這沒有什麼特別原因，因為他們本來就有一份究竟成佛的大心在啊！

馬來西亞首都佛教會，就有這麼一羣，如上所說的佛教青年。他們是這個世界上少有的一羣佛教青年，也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愛的一羣佛教青年。他們在一位齒德俱尊的佛教長老——鏡龕老法師的栽培之下，他們皈依了佛法僧三寶，他們都能很認真的追求佛法真理，修持解脫法門。他們雖然在社會、在家庭，各有各的自身工作，如一旦佛教會有所徵召，他們便很快的從每一個不同方向，趕來向會所報到，接受會所派給他們的任務。鏡龕長老所主持的觀音亭福利基金會，是他們從事社會服務，以及貧病救濟工作的宿營地。大約在十多年前，鏡龕長老把信徒供養他的金錢財物集結起

來，做為福利基金會的基金，成立董事會，展開施醫、施藥、救災、濟貧等的社會福利工作，讓那些貧病災難、痛苦無依的可憐的人們，都能沐浴在佛陀的慈光中，恢復健康，脫離苦難，重享人生應有的幸福和快樂！這些功德的成就，鏡龕長老的布施波羅蜜，固然值得稱道，而協助完成這一布施波羅蜜的佛教青年們，也是功不可沒！

高深的佛理，是這羣可愛的佛教青年，所最嚮往的精神寶所，他們不斷地追求、探索，或是個人閱讀、研究；或請法師大德演講解說，日積月累，慢慢地他們都已有了若多若少的心得、契悟，有不少位已經能作推動法輪的獅兒了。

佛、菩薩誕辰，定期的法會，觀音亭都有聚眾誦經，或者禮懺的佛事，這是集體修行，莊嚴道場的宏法工作之一。這些可愛的青年佛子們。他們遇到這種機會時，從不肯輕易放過，並且一個個勇猛精進，倍極虔誠。

勸人信佛，化導眾生，這是觀音亭鏡龕長老的常務工作，這些具有無比熱情的青年佛子們，更是鏡老有力的助手，他們從社會每一階層，接引來無數的善男信女，讓他們得到佛法的解脫滋味，成為佛門的新血，成為社會的好人！

佛教會需要一座辦公的會所，這是鏡龕長老多年的心願，在三年之前，他把觀音亭的香火積蓄，全部奉獻出來，做了建築佛教會所的基金，一面更向他的弟子們及國內外友好們進行勸募，辛苦籌畫，慘淡經營，終於在去年宣告落成了。在這建築期間，這些豪情萬丈的青年佛子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幾乎每個人都貢獻出了他所有的力量！

今年夏天，這些佛教青年們，利用暑假的空間時間，組團做了一次行腳參方，旨在觀摩各個國家地區佛教發展的情況，俾資參

考，以便刷新馬華佛教的局面；更重要的當然是藉機向各國高僧大德請求開示佛法，以增進他們的修學層次。二十多天的時間，他們週遊列國，足跡踏遍了東南亞的佛教勝地，他們的收穫是相當豐碩的。他們的參訪團，恭請鏡龕長老為名譽團長，作精神領導，他們的團長童銀麗居士，學養俱佳，服務熱誠；副團長陳佩嬋、財務莊菊英等居士襄贊團務，倍極辛勞，其他各位職司人員，也都人人盡責，個個賣力。因此，這個訪問團秩序井然，禮貌週到，每到一處，均給人以無比良好的印象。也就因此，這個團每到一處，均曾受到無比熱烈歡迎！

現在，這些可愛的青年朋友們，他們效法善財童子，南遊求法的參方工作，圓滿結束了。他們為了使此行留一永久紀念，特向各方徵文，準備出一特刊。筆者和這些青年朋友們，曾有過兩次結緣的記錄那是八年前率團訪問吉隆坡以及去年的吉埠參禮鏡龕長老，承他們看得起，一再來信，要我也寫一篇文章，湊湊熱鬧。因此，將這些青年們的特有美德，簡單的提出幾點來，作為對他們的讚佩之意吧！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於桃園僑愛佛教講堂

佛戒與佈教

——講於七十一年十月既望日海明寺千佛戒壇——

得戒和尚悟明老法師！開堂和尚淨心大法師！各位引禮師父！各位引贊師父！各位新戒菩薩：大家好！

今天能有機會來跟各位見面，與各位談談佛法，首先要謝謝得戒和尚的慈悲賜與，以及開堂和尚的安排。感到非常的榮幸！抱歉的是，耽擱了各位的休息時間，這令我深感不安！現在，我想跟各位談談戒律與佛教的關係；我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來跟各位研究，是因為放眼今日世界各國的佛教，都呈現著朝氣蓬勃的現象，這是

德學俱優的領導大德們，去加以推動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佛教的第二祖國，故要發揚佛教，是中國佛教徒責無旁貸的大事。而今天要弘揚佛教於世界，第一個因素就是要有適合於現代的弘法人才，各位都是時代的僧寶，雖然剛出家，可是能發這麼大的心來求受足具戒，將來一定能負起這個時代的使命。今天各位在這裡求受具足戒，應了知戒法與佛教有不可分的關係。就好像一個國家，假如這個國家法律很完整，人民都能守法，那麼這個國家，一定是一個有秩序，有朝氣，有作為的國家。佛教也是一樣，如果每一個佛教徒，都能很認真的去受戒、學戒、持戒，那麼，佛教也就會充滿了希望。在這裡我願意把戒的起源、類別以及持戒的功德，提供幾點給各位做參考。

一、佛戒的起源

根據律藏的記載，佛陀當初，並沒有主動的為僧團來制定戒法。而是由於他的大弟子們，以慈悲心示現犯戒，佛陀因而制定了僧團生活的戒律。在五分律卷一裡有這樣的記載：有一天，舍利弗尊者，請世尊制定戒法，世尊給他的回答是：「無犯不制。」——也就是說根本沒有人犯法，又何必要制戒呢？佛經上面也告訴我們說，僧團當初成立的時候，都是一些有大根性的人來出家修行，最低程度也是具備有須陀洹果的德位，也都是初果以上的聖者，因而僧團很清淨，不須要制定戒法。不過三世諸佛所流傳的佛法，都是以三學為核心——所謂三學就是：戒學、定學、慧學。既然三學為佛法中心，就不能沒有戒，所以佛陀成道的第五個年頭，有弟子示現犯戒，引起佛陀制戒的因緣。在僧祇律記載著：佛陀成道五年，於毗舍離城，為長者耶舍迦蘭陀子，制不邪淫戒。這是釋迦佛陀制定的第一條戒。後來，在佛陀成道第六年，於王舍城，為瓦斯子達膩迦制定戒。又世尊於毗舍離城，因比丘習不淨觀想自殺，而制定

不殺生戒；於舍衛城，為聚落眾多增上慢比丘，制大妄語戒。至詳細的內容，則戒法分有好多條，也有好多種。詳在藏經律部。

二、佛戒的分類

大體上說來，佛陀所制的戒律，可分為通戒和別戒兩種。所謂通戒有三：第一是攝律儀戒。第二是攝善法戒。第三是攝眾生戒——攝眾生戒又名饒益有情戒。攝律儀戒的作用，在制止我們一切諸惡行，這是止持的一門。攝善法戒，是積集一切眾善，是作持的一門，也是眾善奉行的意思。饒益有情戒，乃指荷負一切有情眾生，都給予他們饒益的恩德，其內容即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此三種通戒，從發心學佛開始，直到將來成就道果為止，完全以清淨心來受持，故這三種戒，又名三聚淨戒。

再說別戒：別就是分別，依照受戒之差別，分佛弟子為七眾，所以別戒是講七眾戒，即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式叉摩那」譯成華文的意思叫「學法女」，是初入佛門修學佛法的女青年，沙彌尼在未受具足戒以前，得有兩年的時間，來學六種淨戒法門：第一與染心男子身相觸，這是第一條戒不許可。第二盜人四錢以下的東西，這也不許可。第三故斷眾生命，這也是不許可。第四小妄語，說謊話不許可。第五是非時食，也就是要持午。第六種為飲酒不許可。在兩年中間把這六種戒法學好，同時還要驗胎有無，試行貞固，就是看她這個人是不是真的發心出家，這叫做式叉摩那。六眾裡面比丘、比丘尼的具足戒，又分廣、中、略三種。比丘戒詳細說來，內容很多，所以叫廣，或叫無量。中等戒有所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簡略的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二百五十條戒。比丘尼戒從廣的意義來說，也是同比丘戒一樣，無量無邊，中等戒有八萬威儀，十二萬條的細行，這一點好像對比丘尼訂得比較嚴一點，簡略的說則有三百四十八條

戒。由於受戒時發心發得很大，所以戒相也是遍滿虛空法界，圓滿具足。因此比丘，比丘尼戒，都叫具足戒，就是這個道理。

另外還有五戒、十戒、八戒。五戒是在家居士所受的戒，同時也可說是一切戒的基礎；十戒是沙彌、沙彌尼所受的戒，八戒就是八關齋戒，這是方便在家信徒，過一日一夜的出家生活，所制的戒律。這許多戒條，都是從具足戒中分別提出來的，它的目的是為了接引初學佛法的人進入佛門。

三、持戒的功德

戒是三學之基，有戒才能修道，戒能使正法永住，佛法興隆，所以戒法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佛陀在戒經裡說過：一個人若能發心皈依三寶，就有四天王派遣三十六位善神來保護他，使他出入平安，若遇災難也能逢凶化吉。三皈依也是一種戒，因為皈依時說：皈依佛，永不皈依天魔外道；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典籍；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邪眾，這誓詞就是戒。而五戒是成佛的正因，其功德可以保證我們不失人身。有關持戒的功德，戒經上有這樣說法：每持一戒，即有五位善神隨身護衛，使我們出入起居都很平安。有一個故事說：很久以前，某間寺廟裡住著一位和尚，他雖然受了戒，但卻未能完全持戒，甚至把所受的戒規，一條條都毀犯了，唯獨有一件事情，始終沒有忘記，那就是每當他吃飯時，一定要念供養偈。有一天夜裡，他夢見一個護法神來和他講話說：「師父，我有件事要懇求您。」他問：「什麼事？」護法神說：「求你從明天開始，吃飯時不要再念供養偈了。」他驚問原因。護法神說：「我老實跟你說，我是你的護法神，你種種的戒都毀犯了，是個非常骯髒的人。但由於你吃飯從未忘記念供養偈，所以我仍得護持你，然而跟著你這樣不淨的人，我非常痛苦！假如你從今以後，把念供養偈也免了，我便可離你而去，獲得自由。」他聽了大吃一驚，想不到守戒，還有這麼大的功德！於是第二天開始，他不但照

常念供養偈，而且還把以前所毀犯的戒規，一一恢復過來，並發心重受戒，終於成為一位大善知識。至於他有否證阿羅漢果，他自己沒有說，別人也沒給予證明，但總是很成功了。這就是說明持戒的人，功德是很大的。

我們學佛的目的，是為了成佛。在尚未成佛以前，我們有兩件大事要做：第一就是要莊嚴佛土，第二是成就眾生。這兩件大事是菩薩道，是菩薩行。唯有完成這兩件大事，才有成佛作祖的希望。而要從事這兩件大功德事，基礎就是建立在戒法上，大家都知道，因戒才能生定，有定才能夠發慧。因此，我們有了高度的智慧，才能完成所謂蓋世的事功，我希望各位新戒菩薩們，能夠發心來完成它，將來佛教要復興，也有賴各位對這兩件大事的成就。最後，我恭祝各位共發菩提心，同得上品戒；共行菩薩道，同圓菩提果！

（心宏記）

佛教是我們大家的

一、前言

教主釋尊當初，於菩提樹下，成等正覺，即曾三嘆奇哉，曰：大地眾生，莫不具有如來智慧德相，祇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苟能斷除妄想執著，則一切智、無師智、道種智、一切種智、即得現前。又在佛藏經上說過：「一切眾生，莫不有心，凡有心者，皆當作佛。」同時在華嚴經上佛也曾說：「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如此看來，眾生佛性平等，人人皆有成佛之分。所以我說，佛教是我們大家的，應該不成問題。

佛教既然是我們大家的，那麼，我想把這個題目，分做以下幾個層次來加以說明；第一，我們應該把佛法修好。修行功夫，應循信仰、了解、實行、求證著手，這樣方能獲得佛法的實益。同時也

方不辜負我們此生能夠幸遇佛法，也才不辜負佛陀出世說法的深恩。現在，我把對佛教修學的方法，分別向各位介紹一下：

二、清淨的信仰

通常，我們對於任何一種學說或理論，要想去接觸它、了解它，必須先對它產生某種程度的信仰之後，才能對它發生興趣，進而對它去研究、了解，而後從而獲得它的結果與實益，我們佛法的求知，信仰尤其重要。大智度論云：「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華嚴經也說：「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法根。」由此可見，信心對求知佛法，是何等重要了！不過，信仰佛法的信，不是泛泛的信，而是堅定的信，瑜伽焰口集要云：「假使熱鐵輪，於汝頂上旋，終不為此苦，退失菩提心。」必須具備這樣堅定的信心，才能夠資格談信仰佛教。假如今天聽說佛教好，就來信仰佛教；明天聽說基督教好，又去信仰基督教。這樣經不起考驗的信心，是不配做一個佛教徒，他也永遠得不到佛法的實益。其次不是迷信而是理信，一般人信仰宗教，都是希望那個宗教的神能保佑他，使他得到什麼，如升官發財之類。佛法中沒有這些。因為，佛從來就沒有說過，他是萬能的主宰，他祇告訴我們，他所證悟到的緣生真理和因果定律，乃至他親身經歷的修行成佛的方法。他祇希望他的弟子們、信徒們，能夠體悟他所說的真理去思去行，依照他所經歷的修行之道去修去證。他並不是吝嗇而不肯給予我們想得的一切，而是因為我們想得的一切，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獲致的。所謂「各人吃飯各人飽，別人吃飯我不飽」。自性自度，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別人實在是幫不上什麼忙的。更何況天地間，根本就沒有什麼萬能的主宰。所以，信仰神能給我什麼的那是迷信，迷信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唯有理信、智信，才是淨信，才是正信。我們必須具備這樣的淨信，才能堂堂正正的走入佛教之門。

三、正確的了解

佛教是一個具有超高真理的宗教，它以最科學的方法，說明了宇宙人生的真象。從根本上揚棄了神權的迷信，也徹底的否定了哲學的戲論，肯定的指出宇宙萬有的存在，唯是一心的幻現，唯是因緣關係的互相依存，而絕對沒有實在個體的存在。如中觀論所說的：「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佛教瞭解人類乃至一切眾生生命的延續，完全是建立在善惡業力的因果關係上，如佛經所說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這是三世因果關係的正確說明，也是眾生生命延續的正確關係。我們從此可以知道神造說的無稽；也可以明了宿命論的幼稚；更可明白唯物論的荒謬。我們要解決人生的苦惱，必須經由自我覺醒而得，我們要從迷失中尋回自我，必須放棄一切的邪執；我們想要獲得自性本具的無量功德，必須犧牲一切，然後才能獲得一切。我們必須使一切眾生都覺悟了，然後方能圓成萬德莊嚴的正覺佛果。這裡，我們套用梁任公的說法，他說：「佛法是兼善的，而非獨善的；佛法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佛法是入世的，而非逃世的；佛法是智信的而非迷信的。」能建立這樣的了解，才是正確的了解，具備了這樣的了解，你方有資格走上自行化他的大道，方不至於迷失方向，而誤入歧途，而自誤誤人。

四、精進的實行

佛法的修行，以十度萬行為正道，要完成這十度萬行的歷程，須從發菩提心開始。然後循著充實自利行的十住和十行，進入自他兼利的十回向，跑完這三十個賢人位子以後，許你見到一分真理，證得一分法身，登上十個聖位的初地。從此更加精進歷階而升，迨至惑障斷盡，法性周圓，經過等覺位的磨瑩，擺脫最後一品生相無明，進入萬德莊嚴的妙覺果海。這是事修行布的说法。但也有理入

圓融的標示，華嚴經許可行者，初發心時即攝五位而成正覺。如說「發心畢竟二不二」等。然而這究竟是理性的啟悟，而非事行的功圓。因佛果上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十通、十定等無邊妙用，尚未夢見故也。如今人聞說修密可以即生成佛，趨之若鶩。不知所謂即生成佛，亦唯理性之談。你見過所謂「大寶法王」的金剛上師他們，具有如上所說佛果上的功德沒有？世人不明佛法修行的次第，往往東奔西覓，自亂步驟，實在可憐！所以我說佛法修行必須依法、如法的實行。投機取巧是得不到結果的。

五、小心的求證

我們無論從事任何一項事業，總是希望能夠獲得一個預期的結果。那麼對於佛法的修持，自然也不例外。對於佛法修行的結果，普通叫做證悟，或稱明心見性。這佛法證悟功夫，應該分做兩個層次來說：第一，是自我省察，比方說我是修淨土法門的，那麼在念佛的時候，能做到「一心不亂」嗎？或者我是參禪的，那麼我已能淨心無念了嗎？我有沒有在心性體悟方面得到一些消息？我的煩惱斷了多少？我能對境心不動嗎？這些自內證的功夫，有時無法自我驗知，那麼可參訪教中善知識以為印證。例如永嘉玄覺大師於讀維摩經悟道之後，玄策禪師見其神悟，勸其去參訪六祖慧能大師以求印證，玄覺參見六祖之後，右繞三匝，振錫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覺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這就是先人於佛法自內證功夫，有所體悟之後，求請善知識印證的實例。所以我們於佛法修持，一方面常自省察，一方面也須於相當時機求請善知識的印證，以考驗自己進修的心得。第二，把佛法介紹給社會大眾：當我們於自己修行，有所心得之後，便應該展開嚴土熟生的所謂弘化工作，以萬行因華，來莊嚴一乘佛果。否則，就變成一個

自了漢了。佛是最不喜歡自了漢的。所以奉勸大家要發大心。把自己所知所證的佛法，介紹給社會大眾，使大家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

六、積極的弘化

未成佛果，先結人緣，是菩薩發心。這是教中鼓勵學者發心弘化，常常聽到的兩句話。華嚴經須彌頂上偈讚品云：「譬如暗中寶，無燈不能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可見佛陀他是怎樣的重視弘化工作了。記得佛陀在成道之初，就曾派阿士說尊者沿街吟唱佛偈曰：「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吾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這是佛陀鼓勵他的弟子弘化的實例。太虛大師也說過：「佛法弘揚本在僧。」經中說：「出家人弘法是家務。」所以做為今天的出家人，要能配合時代的要求，努力求法弘法，不要貪圖清靜，蒲團暖坐了。現在出家人少，社會需要佛法的情況非常迫切，所以負責外護的居士大德們，祇要對佛法有了相當的研究，不妨也來從事弘化工作，以擴大佛法的宣揚，以引導眾生走上覺路，以破除眾生迷執。不過，居士大德們在弘宣法化之時，必須注意兩件事：第一、不要輕視末學比丘；第二、不要妄解經意，標新立異，以顯高深。這是容易增加自傲的我慢，傷害佛教的和合的，在此順便一提。勿罪直言！

七、結論

佛教是大家的，請大家來關心佛教。除了自行化他之外，維護佛教的尊嚴，掃除污染佛教的迷信，及阻撓佛教進步的障礙，也是今天當務之急！佛教本身原是莊嚴聖潔的，不幸有些寄身佛門的獅子蟲，披著佛陀的袈裟，做著迷信的工作，如所謂的神壇及觀光宮廟之類，供的雖也有佛菩薩像，而做的卻盡是謀利生涯，他們嚴重的污染了佛教，阻礙了佛教的進展，使世人分不清什麼是佛教，什

麼是邪門？這是我們正信佛教徒，必須嚴加注意的一環！護持正法，時時以佛陀正法開示世人，建立大乘佛教模式，使人間成為淨土；使社會大眾都能獲得佛法的實益，也使佛教真正成為大家的佛教。功德無量！（悟培、宏仁記）

七十一年十二月五日講於觀音講座

佛教的法統與傳承

——講述於中日韓佛教學術會議——

二千五百年前，大覺世尊，示生人間，說法度眾，創立佛教。以後隨著弟子的日益增多，乃形成以釋尊為中心的清淨僧團。僧團在佛陀領導之下，一味和合，一直維持到佛滅後一百年之久。這是因為大覺世尊遺教正示：「我滅度後，以戒為師。」「依法不依人」所致。

可惜，佛滅一百年後，由於弟子們對戒律，對教法的看法不同，漸生歧見，致使教團分裂為二十部之多。雖然如此，教團仍能遵循世尊遺教，一切皆以戒臘為主，上下有序，彼此尊重。尤其是佛陀住世時，從不以統領者自居，一切採用民主自律制度。凡有關僧團的大小事，皆必須透過僧伽的合議而決定。因此，僧團並不需要僧王或僧統來管轄。佛陀常言：「我亦在僧數，莫令我異於世人。」「我不攝眾」。此種優良的遺風，及基本的原則，不幸隨著佛教的南北分傳而變了質。於是在泰國產生了僧王制度，於我國則產生了僧官制度，致使失去了佛教原有的面貌。流風所至，法統傳承，成為現今佛教的迫切問題。

在南傳佛教方面，目前是以泰國為中心。泰國目前把佛教定為國教，人民均有服僧役的義務。僧團的營運，均依國家的典章處理，故僧材不虞匱乏。

至於我國、韓國及日本等北傳佛教國家，僧官制度雖已不復存在。但憲法規定人民有信仰的自由，故一切必賴自力更生。出家的清苦生活，在高度物欲的衝擊之下，已被視為畏途。加之我國政府對僧尼的生活，採取放任態度，而教會亦未具約束能力，一個沒有中心領導的僧團，眾僧資質每下愈況，致使法統傳承有斷絕之虞。在大乘教系的中、日、韓三國比較起來，我國最為嚴重。因為日本的教團，還有本山可作倚靠，同時，它們有一定的檀家制度。而且住持一職，可由子孫或養子繼承。尤其日本僧侶，教育水準的偏高，與普通大學具同等地位，僧侶受完高等教育，得在學校任教，這在社會當不失為一股吸引力量。不過父子相傳的法統繼承，據說近年來也產生了問題。

至於韓國僧團，他們仍以百丈清規為生活軌範。僧侶出家後，需受較嚴格的僧伽教育，必須滿二十僧臘持有廿張結夏證書，方有被選為住持的資格；同時他們的寺產較豐富，各大寺院之住持，採選任制，以四年為一任，由本宗宗務院主其事，制度嚴格而良好，故韓國佛教，目前尚無後起乏人之憂慮。

其實我國佛教在大陸時期，本有良好的法統傳承制度，除戒法為取得僧侶資格的必備條件，而普遍受到尊崇外，師資在僧團中亦普遍受到重視，寺院則由形式大小及資產不動產的多寡，分為子孫派和傳賢派。子孫派的繼承，是師弟相傳，猶如俗人之父傳子，子傳孫。傳賢派又稱為法派，這是十方叢林寺院的傳統。他們找繼承人，乃採選賢制，即於本山後學中，挑選賢者，先予授記。經若干年之服務，視其堪負大任，則予傳法，並賦予方丈職位。如本山無適當人選，亦得於他山、他寺求之。

但無論本山、他山求得之繼承人，於傳法交替時，均得經由諸山長老之證明、認可，方為合法。此二種制度，後者優於前者，以其比較健全也。目前臺灣的寺院，不但缺少恒產，後繼無人之癥

結，似在於僧教育有欠健全，尤其是僧伽養成教育叢林生活教育尚付缺如。致每年所有大批受戒之青年僧伽，均於戒期圓滿後，即告星散。此固造成傳戒之浪費，而尤為形成後繼無人之主因。

為解救我國僧荒問題，除提高僧教育水準外，尤須建立僧伽養成教育，恢復過去大陸上的法派傳賢制度。唯茲事體大，必由主管教會研擬可行辦法，徵求諸山聯合參與其事，建立權威性的任免大權。唯有如此，始能勵勉僧尼，依法修學，從而提高社會地位。放眼今後的寺院，在政府鼓勵「組織財團法人以管理之」的情形下，子孫派的寺院，根本無法存在，祇好採用十方叢林、選賢派的制度，以傳承法統。

十方叢林制度，實不失為今後挽救僧團法統的正確方針。它既能維持吾國佛教良好的傳統，亦頗合乎民主時代的要求。不過，這有待全國諸山大德的通力合作，先依宗派、法脈，組成本山大叢林，然後興辦一至兩所，全國統一的教育機構，劃定區域，培養僧眾，使其能納入佛教教育體系比照一般社會教育制度，以提高僧尼的知識水準，以及社會地位。進一步再作法統傳承的養成教育修學並重，使青年僧眾，有歷階晉升之希望。必如此，始能誘發僧青年奮發上進之意志，也才能留得住優秀僧青年，而不致中途退心。紹隆法統，在此一舉！關心佛教前途的諸方大德，希勿河漢斯言為幸！

以十善業道淨化社會

一、社會的組成因素

社會是人類乃至一切眾生，生活活動的組合境界。它的組成因素，包括了一切生命的個體，以及生命所賴以生存的環境。生命的個體，佛法上叫它正報，生命所賴以生存的環境，佛經裡把它稱為依報。在華藏世界海中，含藏著佛刹微塵數的世界種，等於現代天

文學家說的銀河系裡，凝聚了無數的星球一樣。這些世界在形狀上有著正圓、正方、三角及半月等的不同狀態，在莊嚴具上，它有著精粗美醜的各種區別，依據這些世界所生存各類人生身形上，更有著大小妍媸的不同，在心智上它有著智愚賢不肖的區別。這依正二報等差的由來，都憑人生往昔所造的善惡共業及別業之所招感而得。

二、社會是可愛的

人、生存於天地之間，各營生理，各安所居，守時守分，原本是一幅可愛的畫面；以人為準，舉例而言，因為人類智識超越，文明進步，國家社會，組織井然。尤其我中華民國，有五千年文化歷史，三綱五常，四維八德，範圍著人們生活正道，所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婦有別，各安其位，各守其禮，相親相愛，其樂融融！以現代話說，國家政府照顧人民，人民忠誠擁護政府，軍愛民、民敬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朋友信實，敬老尊賢，救孤恤貧。人人都能恭敬三寶，尊崇師長；個個都能安分守己，修己安人。人與人之間，皆能守望相助，互通往來，風雨順時，豐裕年年，這樣的社會，充滿了祥和，無比的可愛。這是人間的幸福社會！再說出世間佛菩薩的社會，這可以西方極樂世界為代表。極樂世界的正報人物，是阿彌陀佛，是觀音勢至等諸大菩薩，乃至諸上善人。無三惡道，及諸苦難之事。人之所行，無非宣揚佛法，念佛念法念僧。衣食受用，樣樣現成，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真是太理想了。至於依報國土，更是莊嚴無比，所謂黃金為地，地平如掌，七重路樹排列道側；七寶為池，八功德水，遍開寶華，芳芬馥郁；七重羅網，以覆虛空；風動水流，恆演法音；宮殿盈空，飛行自在；種種樂音，六時恆演微妙法音；美好、絢爛，不勝列舉。此之世界，乃有多善根福德因緣的諸念佛人

之所感得。美好可愛的人間社會，地藏菩薩常為他們介紹，莊嚴妙好的極樂世界，則是釋迦如來金口親宣。

三、社會的干擾素

世間善與惡，美與醜，常相混雜。所謂有上帝即有撒旦；有佛就有魔。人間社會，自古以來，有光明的一面，同時也有黑暗的一面。因為我們人生的一顆心，從本以來，就有著真如門與生滅門，真如門中所顯現的是正覺、是光明；而生滅門中所顯現的則是迷昧、是黑暗。光明與黑暗，兩股勢力盤踞在我們心中，時相戰鬪，結果得到勝利的往往是黑暗而不是光明，這是一個頗不合理的現象，我曾為這件事沈思過，後來在我讀百法明門論時，終於找到了正確的答案。原來在我們心理上，幫助光明作戰的，只有十一員將士信、精進、慚、愧、無貪、無瞋、無痴、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而黑暗面的助手眾多，可謂兵多將廣，總共有二十六員悍兵勇士貪、瞋、痴、慢、疑、惡見、昏沉、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失正念、散亂、不正知、無慚、無愧、忿、恨、惱、覆、誑、諂、憍、害、嫉、慳，由於黑暗面有這許多精兵猛將，所以它不但能戰勝光明，而且由於它們到處騷擾，使我們的社會陷於混亂不安。因此，這二十六種不良的心理，成為社會病態干擾素，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

四、社會病態的形成

由於眾生心中，黑暗的勢力不斷增長，給原本美好祥和的人間社會，帶來了無窮的禍害，形成了今日人間種種病態。使得社會上，每天都有打鬥、殺害、強暴、搶奪、偷竊等的凶惡事件的發生，使治安問題亮起了紅燈，使政府官員增加了很大的壓力，使情治人員不眠不休、疲於奔命，使善良百姓擔驚、受怕，好像這個世界真的到了末日！其實，這祇是少數不良份子，造成的罪惡形象。俗語說「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可能是由於我們的國家領導

賢能，社會經濟快速成長，人們在好逸惡勞，而眩於物質文明的誘惑之下，往往喪失理智，做出貪贓枉法的不良行為，使得社會陷於混亂。還有就是少數的政治因素，我們的敵人唯物論者，眼看自由中國日益壯大，心嫉如焚，千方百計要打擊我們。由於我們國防強固，他正面不敢對我們怎樣，祇有暗中收買一些無聊份子，從事分化，醜化活動。如中央及聯合兩家報社的爆炸案，就是他們的惡毒行為，追根究底，無非是心理上無明煩惱，迷昧了理智，所以形成的罪惡結果。

五、社會的淨化之道

社會既然產生了病態，人們生存也因為這些病態而受到了干擾，感到不安。佛陀向被尊稱為大醫王，能治眾生身心諸病。我們身為佛陀弟子，而又生逢今世，因緣際會，我們應該將佛陀所留給我們的濟世良方，給找出來，普遍地向社會大眾介紹，讓那些迷失本心的苦惱眾生，依方服用，及早清醒。使他們知道，犯過的根源，能夠痛改前非，也讓他們重歸覺路，誕登彼岸。那麼，要用那些良方來醫治當今社會的病態呢？我以為首先要讓大家知道，因緣果報的諦理，然後開出藥方來方能收效。人之所以要犯罪，無非是為了滿足其欲望，娛樂其身心，但卻忽略了人生的行為，是要向因果真理負責的。同時人生的遭遇，都是由於因緣果報關係之所形成。佛經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假如每個人都明白了這一真理，我想他再也不敢胡作非為了。何況所要使之滿足娛樂的這個我，原本是個因緣法，所謂「四大本空，五蘊非我。」要為這個空幻不實的假我而辛苦犯罪，那不是太愚痴了嗎？何況種什麼因，就得什麼果，這是千聖不易的真理定律。那麼我們的思想言行所有的表現，都逃不過這因果定律，有智慧的人，誰又願意以身試法呢？因此，我認為今日社會病態，用佛陀的十善業道來醫治，最為恰當。

十善業道，就是佛鼓勵我們修行的十種善行。它分別是心理的不貪、不瞋、不痴；身體上的不殺、不盜、不淫；口頭上的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這十種善行，是做人的基本德行，是維持社會善良風俗的根本道德，也是成佛作祖的必備修養。個人具備了這十善行，個人就是道德長者，必能到處受人尊敬；人人都能具此十善行，則社會自然安定祥和，而成極樂之邦。佛在華嚴經十地品說：「此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得十力四無所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這十善行的反面，就是十惡，佛在華嚴經十地品說：「十不善業道，上者地獄因，中者畜生因，下者餓鬼因，於中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佛子！十不善業道，能生此等，無量無邊，眾大苦聚。」十惡因果，繫於一念，稍一不慎，果報隨之，能不慎手？

六、結論

現在我來引一段故事，作為今天講話的結束。我國劉宋時代，有一位何尚之居士，他對宋文帝說：「假如有一百家的一個村莊，有十個人持五戒，這十人之性情，一定至為淳謹，若更有一百人修十善，此一百人一定至為和睦，如此風氣，遍行天下，則編戶一千，仁人百萬，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省一刑，一刑息於鄉，百刑息於朝，則何患不坐致太平？」文帝聞之，至為感動，普令推行。人要做壞事很容易，但要是一念回轉，要他做好事也並不難。看了上面這一段故事，祇要有人來致力提倡，把醫治人間社會病態的人乘佛法宣傳出去，人心是不難淨化的，社會終會因大家奉行五戒十善的佛法，而達到安和樂利境界的，讓我們大眾，共同來推動這淨化社會人心的佛教法輪吧！

宗教信仰自由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佛教教友們！你們好！

我們是祖國在臺灣的中國佛教會的弘法人員，在這裡向各位鄉親及教友問好！自從中央廣播電臺開闢了宗教節目以後，使我們有這個空中談家常的機會，我們都感到非常興奮！上一週我曾給各位聊了一次天，各位不知道收聽到了沒有？在那一次閒談中，我曾告訴各位說：我們在祖國臺灣地區生活的人們，享有充分的自由。這中間最為我們所珍惜的，要算是宗教信仰自由了。因為我們人除了物質生活以外，還需要有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中最主要的就是宗教信仰。因為宗教信仰是人們的精神寄託處，一個人沒有了宗教信仰，他們心靈就會感到空虛，就得不到寧靜，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方向。

我們中國人所信仰的宗教，自古以來大都信奉佛教和道教。之後，回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也有人信仰；不過不甚普遍。在這些宗教中最為國人所信仰，而其教義又與民族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融合難分的，要算是佛教和道教兩家了。因此國人常常把儒、釋、道三家統稱為三教，其實儒家是不能稱之為宗教的，這個道理以後有機會再說。所以過去我國人們所信仰的宗教，就只有佛教和道教最為普遍而深入，尤其佛教所主張的善惡因果，輪迴報應的思想。它維繫著中國人心兩千年之久，使人們都知道趨善避惡，進德修身，成為中國人道德修養最高的標準原則。至於大乘佛教那種大悲救世，普度眾生的慈悲精神，更為我國士大夫階級所激賞。宋儒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仁道主義，就是從大乘佛法中孕育出來的。國父孫中山先生也說過：「佛教是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蔣中正總統也說過：「佛教是安定社會人心，最雄厚的力量。」由此可見，佛教文化對中國人思想生活之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但是請各位注意，我們是中國人，不管環境怎麼改變，我們的歷史文化是不容改變的我們中國人，一向重視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是最珍惜自己的光榮歷史的，我們決不容許自己的歷史、文化被篡改、被湮滅，我今天之所以告訴各位鄉親、各位教友，這些歷史淵源，就是要各位了解自己的立場，愛惜自己國家的傳統，維護民族文化的遺產，不要讓中國五千年的光榮而悠久的歷史斷滅！為了向我們的列祖列宗有所交代，為了向我們的子子孫孫有所交代。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佛教教友們，你們要知道，佛教主張「眾生佛性平等，人人皆可成佛」。佛教是一個最重視人權，最重視平等自由的宗教，它和我國儒家「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平等思想是一致的。佛教主張「自利利他，福慧雙修」，這和儒家「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的思想也是一致的。佛教「眾生有病，故我有病」的精神，跟儒家「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也是一樣的。佛教更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無畏精神，與儒家「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更是不謀而合的。總之，中國文化裡面，涵蘊了佛教文化，維護中國文化，也就是維護佛教文化。中國文化與佛教文化，同為人類生命的光明燈塔，要共同為維護中國文化而努力！最後，祝你們順利成功！

序跋因緣

印贈玄奘三藏聖傳跋語

玄奘三奘法師，就是西遊記小說裡面的唐僧，也就是唐三藏。他是我國佛教的四大翻譯家之一，他遊學印度的時間最長，曾到過西域以及印度的許多國家，所以他翻譯的經典也特別的多。由於他對印度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翻譯的態度非常嚴謹；而他翻譯的內容，也非常的翔實。他不但將尚未傳來我國的佛經，盡量搜羅譯出，使我國佛教的三藏法寶，成為完璧；同時他還將我國儒道

兩家的重要經典，如老子道德經等，逐譯過去，使印度人士，也能對我國的優良文化，有所認識。玄奘三藏法師，不但是中國佛教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溝通中印文化的偉大使者，他是多麼的值得我們敬仰啊！

玄奘三藏法師的種種偉大成就，決不是偶然的。而是憑他那堅強剛毅的意志，冒險犯難的精神，以及那淡泊名利的修養，為法為人的大悲願力等獨特資秉，所結成的豐碩果實。他是我國有歷史以來，表現最優異，成就最卓越的一位留學生，所以陳故副總統辭修先生，曾讚譽奘師是一位模範留學生。

因為玄奘三藏法師西天求經的經過，是一樁非常艱難而且偉大的壯舉，其中驚險而奇異的遭遇也特別的多。小說家們於是就憑他的生花妙筆，無中生有，嚮壁虛構，竟把奘師描寫成為一位神奇人物。而奘師一生當中，那些遊化中印的真實勝迹，反而被湮沒不傳了，真是一件可惜的事。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彭楚珩居士，是一位國學造詣很深的老報人。他在南亭老法師座前，發心學佛之後，就立下一個偉大志願，要把我國佛教史上，對於弘傳佛教，有過特殊貢獻的高僧大德們的嘉言懿行，豐功偉績，用故事體裁寫出來，作為我們修學佛法，弘傳佛教的模範。於是乎他就廣泛地搜集資料，虔誠地博覽大藏經史傳部等諸家作品，根據可靠的史實，先後寫出了朱士行以至慈航法師等三十餘位高僧的故事，可謂洋洋大觀。許多徘徊在宗教十字路口的男女青年，因為讀了彭居士的歷代高僧故事，而虔誠地投入了佛陀的懷抱。

交通銀行徐槐生居士，讀了歷代高僧故事中的玄奘三藏法師的故事之後，以為那是一篇最能引導青年正思，啟發青年向上向道的聖潔讀物。在我倡印王小徐教授所著的佛法省要一書出版之後，他

要我再來倡印這篇聖傳，我為了多為佛教青年朋友儲備一點精神食糧，於是馬上就響應了徐居士的這一偉大號召。

不過，歷代高僧故事這部書，彭居士是留有版權的，我們雖然不是以營利為目的而翻印的。但為尊重原作者的權益，也必需要事先徵得彭居士的同意，於是我就寫信到「世新」去向彭居士「化緣」。信發之後的第三天，彭居士竟冒著攝氏三十六度的大熱天到了蓮社，他不但布施了這一次翻印玄奘三藏故事的版權，同時還提示了有關印書的許多寶貴意見，我們對彭居士這種不計私人利益，熱心為法的喜捨精神，除致以最崇高的欽敬意之外，並在這裡代表所有的讀者，向彭居士致謝！

現在，這本玄奘三藏聖傳，印出來了。希望所有讀到這篇聖哲故事的人們，都能效法奘師為法為人的偉大精神，努力宏揚大乘佛法，宏揚我國的固有優良文化；為佛教，為國家，創立不朽的文化事業！

最後，我為贊助印行這篇玄奘三藏聖傳的大德們祝福，希望他們都能得如海智，證無生忍！

佛歷二五一〇年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初一釋成一寫於台北華嚴蓮社。

佛教聖歌選序

記得有人說過：「人如果沒有音樂，那就等於生活在沙漠上一樣，將會枯燥得毫無生趣。」於此，可見音樂對於人生，是何等的重要了？

因為，音樂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可以澄清人的雜念；可以溝通人的感情；可以激發人的意志；可以引導人趨向於真善美的聖境；

啊！音樂對人生的影響力，又是何等的重大喲？無論士、農、工、商、政客、戰友，乃至文學家、宗教家們，都是無法離開音樂而生活的，假如離開了音樂，他們會感到生趣索然，更談不到有所成就，甚或超凡入聖了。

佛教是一個極為重視音樂的宗教，華嚴經云：「唱誦利人天。」法華經云：「或以清淨心，歌唄誦佛德，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佛陀的弟子阿示說尊者，沿街唱佛偈，舍利弗等外道領袖，因聞法音而幡然皈依佛教，傳為千古佳話；馬鳴大師也曾以「賴吒和羅」的一支佛曲，感受了十萬群眾，同歸覺海；康僧會法師初至東吳傳教，講經之前，總是「梵唄三唱」，引人正思。自南北朝以及唐宋，千百年間，高僧輩出，佛教音樂亦抵於大成，市井巷陌，到處都能聽到嘹亮悅耳的梵音。佛教在我國的能夠普遍傳播，深入民間，音樂實在是一大助力！

民國以來，一切維新，我近代佛教領袖太虛、弘一諸大師，首倡譜製佛歌，以適應潮流，三寶歌就是他們的代表作。來臺以後，佛教的宣傳方式，又向前邁進了一步，音樂和歌唱，已經成了重要的弘法工具之一，道安、心悟、星雲、心然、煮雲等諸師，作了很多引人入勝的佛曲，他們的道場裡，也都有了歌詠隊、覺音隊、梵音班等組織的成立，許多徘徊在歧途上的男女青年，現在都已沐浴在美妙的梵音中了。

臺北工專教授吳居徹居士，是一位音樂造詣很深的青年教育家，也是一位極具弘法熱忱的大居士，他常用音樂作佛事，成千上萬的青年學子，沉醉在他所譜製的佛曲裡。他的作品，以莊嚴美妙見稱，無論在校的學生，或是社會青年，都喜歡唱他的曲子。他曾在心然法師的佛教信進會上教過佛歌，也曾在桃園佛教蓮社作過獅子吼。今年暑假期中，他又接受僑愛佛教講堂的敦聘，和本堂覺音隊的青年朋友們，結了很深的法緣。

僑愛新村，原是佛教版圖中的一片沙漠地帶。過去，不但青年朋友們無處尋求覺路，就連老蓮友們，也亦苦於拜佛無所。自從去年我把佛堂建起來之後，村中老少教友，都得到了他們心靈的歸宿地，老人們每星期五聚會念佛，小朋友們每星期日晚上集合，由吳居士教他們唱佛歌，梵音嘹曉，歌聲抑揚，許多軍中教友，也分享到了這一份莊嚴的氣氛。

現在，吳居士的新歌越來越多了。到僑愛佛教講堂來學歌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吳居士攜來的歌本，早已分散一空。我請吳居士把他的舊作和新章，彙集起來，付梓印行，以廣流通，承他答應了。現在，吳居士的「佛教聖歌選」，就要出版了，於此，特別把我的一點感想寫出來，作為這本聖歌選的序言吧。

「慈雲橋」序

「你們佛教很好，祇是道理太深奧，不是一般人所能弄得通的！」

這是平常我在勸人學佛時，經常聽到的幾句話。因此，我常常在想，假如我能用語體文，把佛法中難懂的問題，深入淺出的寫出來，讓大家一讀就能明白佛法的大概，那該多好？

這一個構想，在我腦子裡不知打過多少次的轉，但始終沒能定下心來執筆，說起來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農曆年前兩個星期的一個上午，慈雲雜誌社，給我寄來一個黃色的掛號包裹。打開來一看，原來是大乘精舍主人，樂崇輝居士的「慈雲橋」文稿。厚厚的一大疊，怕不下有一兩百頁。再看他所附的目錄，原來樂居士，把他在慈雲雜誌連載的「慈雲橋」專欄文稿，編輯成書，連序在內，共分成十篇。從他的編目一看，就知道這是一本接引初機的讀物。於是，我就把它逐一的翻閱下去，太好

了！我由瀏覽而變成精讀，幾乎連吃飯的時間都給弄忘記了，因為它不但是一部最好的接引初機的讀物，而且更是一部深獲我心的精心傑作，這部書裡面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正是每一位初心學佛者，所想知道的問題，例如：

樂居士在第一篇裡，把他寫慈雲橋專欄的動機和目的，作了一個概說；在第二篇裡，他把「佛、佛教、佛法、佛學與學佛」首先標示出來，讓人們對整個的佛教，建立一個正確的認識；接著他在第三篇裡，把「佛、菩薩、羅漢、神、仙、鬼」來一個明確的介紹，讓人們徹底弄清楚，我們信仰的和崇拜的對象；第四篇裡，樂居士以人類為何需要信仰宗教為主題，從信仰與善根的問題，談到「信仰佛教的好處。」做了一個宗教信仰的比較，讓人們對宗教信仰知所選擇；第五篇到第八篇的一大段，可以說是本書的中心，樂居士他把一個人從踏入佛門到佛教徒應有的修養，條分縷析的細列出來，這當中包括了：一、皈依三寶；二、選擇法門；三、研習戒法；四、發菩提心；五、行菩薩道：以及怎樣修持佛法，認清修持佛法效益，乃至於了知眾生的根性欲望，從而提高自己的品德。最後強調克服煩惱，斷除煩惱。進而在第九篇裡從形成眾生的業，談到業力和業障；最後的一篇也就是第十篇，樂居士還特別把佛門的規矩，向讀者介紹一番，讓初入佛門的大眾，在隨眾修學時知所行止，真可謂是老婆心切，令人感動！

一般說來，佛教徒們，大抵犯有一個共通的毛病。那就是當他進入佛門以後，祇知道選定一個法門，自顧自的猛修一通，佛法是什麼？他並不太措意，更不要奢望他去向人宣說任何佛法了。這也許就是佛教之所以日趨式微，佛法之所以日漸隱晦的原因所在，言之令人痛心！佛教徒儘管每天早晚都在念「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其實他們何嘗在斷煩惱、度眾生呢？儘管每天早晚都在唱「佛日增輝，法輪常轉……」又有幾個人在推轉法輪而

使佛日增輝呢？佛教徒的自私，佛教徒的疏懶，一至於此，佛教又怎能不衰敗呢？佛法又怎能不隱晦呢？

大家都知道，我們中國是大乘佛教國家，代表大乘佛教的經典有華嚴經、法華經及維摩詰經等。維摩詰經裡很明白的指出，修學大乘佛法的菩薩們，應以「莊嚴佛土，成就眾生」為所務，法華經則標出佛陀出世的宗旨，在「開示眾生以佛之知見，欲令眾生皆能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而要佛弟子們能夠「演暢實相義，開闡一乘法，廣導諸眾生，令速成菩提」；華嚴經要佛弟子們以「萬行因華，來莊嚴一乘佛果。」佛陀交付與佛教徒們的弘法任務更加明確，經中說：「譬如暗中寶，無燈不可見，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又說：「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床座遍大千，若不說法度眾生，畢竟無能報恩者」，這說明了佛弟子們的弘法責任及其重要性。其他大乘經中，類似此等勉勵佛弟子們，弘法利生的經文還很多，這裡無法一一列舉。總之，佛弟子們在讀經、聞法的時候，應多體會佛語經意，絕對不可以只知自求解脫而任由眾生沉淪。否則，那非但自己解脫不了，而且也根本不配做為一個佛弟子啊！

樂崇輝居士，真佛子也。他自發心學佛以來，於「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菩薩行，一開始就不遺餘力的在勤勇精進。近幾年來，他除了獨力發行「慈雲雜誌」以宣揚佛化外，更成立大乘精舍，一面印行各種佛書以流通法寶，一面邀請德學法師居士，定期講演佛經而大轉法輪。因此，受他的熱心感化，而發心皈投佛陀座下的善信男女，真不知凡幾？現在，樂居士更將他那「慈雲橋」專集出版流通，又不知有多少徘徊於人生十字路口的迷途眾生，在這一座光明的燈塔照耀之下，而引歸覺路，而出離苦海！

慈雲橋的出版，具有著如上所說的非常意義，所以當樂居士親自到蓮社來，要我為慈雲橋寫篇序時，我雖然自知文章寫得不好，

但是基於我內心深處的同情與感佩，還是把我對慈雲橋的一點認識和感想寫出來，作為它初版問世的讚禮！

中華民國七十年春節後三日於臺北市之華嚴蓮社

「火宅甘霖」編後贅語

人在苦難之中，最需要的莫過於得到他人的精神慰藉了。

中央廣播電臺，是為大陸同胞服務的專業電臺。主事者有鑑及此，特於六十九年起，開闢宗教節目。邀請各宗教人士提供文稿，按時播出，向那陷身大陸的億萬同胞，遍灑甘露。使那些枯竭而又絕望的心靈，獲得復蘇的精神能源。

成一忝為當時被邀請者之一，被央臺節目主持人王書豪先生的熱忱所感動，一口氣向他們提供了三篇拙稿，當了這一節目的先鋒。誰知三星期後，王先生來電話索稿，說是他處均無稿來，要我趕一篇救急。同時他還說，以後要請我負專責催稿，以免無以為繼。這種求救又加命令式的電話，幾乎使我無法說一個不字。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承擔了這個節目的催稿工作。我到那兒去找稿子呢？因為星雲法師，也是被邀請者之一；他又是東方佛教學院的院長。因此，我第一個要找的對象就是佛光山，星雲法師很慈悲，馬上叫他的學生寫了十多篇稿子寄來，救了燃眉之急。兩星期後，王先生又來電話，說是稿用完了。天哪！我到那兒去找呢？自己寫吧，又抽不出時間，佛光山那邊，再也沒有消息。我急了，我真的急了！在萬分無奈的情況下，忽然想到我華嚴專宗學院的學生，我為什麼不鼓勵他們寫呢？就這樣，我再次找到了索稿的方向，我在週會上向大家宣布了此一節目的重要性，請大家發心做法布施。並且說明如果稿經錄用，每篇稿酬五百元。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一著果然生效，一週內，一連收到了三篇稿子，立即寄去

電臺。幾天後，稿子陸續寄回來了，雖經改過，但都已被錄用，我心實感安慰！我將這些「退」稿在週會上發給原作者們，並且每篇附上五百元的一個紅包，寫稿的同學也樂了。播稿的來源，就是這樣開闢出來的，一直維持到現在。

算算日子，中央電臺的佛教節目，已經做了快兩年了。播過的稿子集了一大堆。一天早上，我從禪座上下來，腦子裡忽然湧出一個念頭——為什麼不把這些溫暖過大陸同胞心靈的稿子編輯起來，出版一本專集留作紀念，不是很有意義嗎？我就這樣做了出版這本集子的決定。

東方佛教學院有兩位同學的稿子，一篇署名彭瑞珍，另一篇，因為當時沒有「退」給我，是我這次請王先生幫我從存稿堆中複印出來的，他說有一篇稿上作者的名字看不清了，所以我祇好用東方佛教學院來稿署名，這件事要向原作者說聲對不起！

王書豪先生，除了平常為同學們改稿、「退」稿外，這次他還在百忙中為我們寫了一篇序，本人在這裡向他敬致謝意！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六日於華嚴專宗學院玉佛樓

「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學報」序

本所所長聖嚴大法師，曾在本所上一期學報的序文中，論到「教育的佛教」。那時，本所已招收了第一期研究生，今年第三期研究生行將報名。第一屆已是第三年肄業。其間，筆者對於本所乃至全國之佛教、佛學教育，深有所感。謹發抒為文，就教諸賢，俾共策勵。本文所論「教育的佛教。」是包括僧教育與非僧教育兩種。

一、歷史的回顧

中國向來的僧教育，大多是師徒相承，在叢林中完成的。隋唐以降的各宗派，大師輩出，自是應歸功此一僧教育制度之優良。民初以來的僧教育，可算是中國私塾與西式學堂的綜合體。既不必官方核准，也不必官方之文憑，可隨興隨廢，實無制度可言。但是，仍能培植出卓越的僧才。因為它十分適應當時教育不普遍之農業社會。

可是，時至現在，我們已到了極端繁忙的工商社會，社會經濟形態起了大的變化，更不容許寺廟擁有大量土地，靠租佃來維持一個大叢林之生活。也由于風氣不易更移。目前，要出家人學工、學商，來維持一個大叢林，非但出家人放不下身子，也不為社會所接受。因此，臺灣沒有叢林，也難恢復歷代舊有之叢林制度。我們的僧教育到現在為止，仍屬私塾與學堂之綜合體。由于社會起了急遽的變化，此一僧教育制度，勢必與時移易，改弦更策。

二、現時的省察

現在正是知識的爆炸時代，若不具備普通知識，已無能成就其專門知識，是以僧教育亦應以普通教育為根基。試觀我們每年從佛學院畢業的學僧，豈止千百？雖大多從事宏法利生，但竟絕少能寫出一篇學術性之論文，可見我們僧教育之水準應亟待提高；切實地說，我們亟待建立一套健全的僧教育制度。

我們教界，經常抱怨教育部不准我們成立佛教大學。似乎是，我們僧教育不夠好，教育部應受其咎。平情說來，我們佛教界本身就未能確立僧教育之制度。假如我們能嚴格地、認真地辦教育，必能產生人才，有人才為憑藉，無論教育部承認與否，已屬無關緊要了。我們的佛教教育，最重要者是要獲得社會、教育部之尊重，而不是得到其承認。如果，在實質上，能獲得尊重，形式上之承認也

只是遲早的事了。因此，今天我們只問，我們的佛教教育，是否足以使其尊重？是否有足夠之人才作憑藉？

三、我們的惕勵

因此，四年前，我們蓮社成立「華嚴專宗學院」時，就決定修學期限訂為四年。除佛學課程外，並開一般大學之課程，亦採學分制，使之與普通大學相等。嗣後，聖嚴法師，邀我輔助其發展本所，我亦欣然應命，無非是為現代佛教教育，多貢獻一分心力。以此願力，普通大學裡的碩士班學生，祇要兩年即可畢業，而我們本所，卻定為肄業三年始准畢業，而本所每屆成績優異之學生，畢業後，將由本所保送國外各大學深造。這樣，十年、廿年下來，我們不信培植不出人才。雖然，我們起步晚了一點，但有起步總是有了開始。本所目前雖然不是以辦僧教育為主，但我們相信，佛教之一般學院，雖非健全僧教育，但也是佛教教育之根本，唯有有教育的佛教，佛教才能根深蒂固地發展、繁榮。

本所研究生，都能一本初衷，仰體本所之旨趣，專心研究，別無旁騖，亦使我們欣慰不已。從事研究工作，是終生事業。研究所，旨在提供學生之研究方法，培養其研究興趣。雖然本所諸生，未必都能成為佛教學者，但他們現在的學習研究精神，卻是值得肯定的。

四、我們的感懷

我們原希望本學報能一年出版一期，但由於稿源不濟，第六期拖到現在才出版。而每期為本學報撰文者，幾乎都是同樣的學者，也是本所之研究員，大都也是本所之教授。這說明了甚麼呢？我們的佛學學者實在太少了。即使這樣有限的佛學學者，除了部份曾獲有佛教各種有限之獎學金外，但很少是由我們佛教本身所培植出來

的。因此，使我們感到，我們佛教自身，有徹底提高佛教教育之必要。幾十年來，佛教自身未有培植出佛學學者，實在說不過去。因此，本所在學術與教育上，更感任重道遠。

本期學報，除量上較前兩期增多而外；在內容上亦多專門性之研究。例如貫休、僧稠、圓測、宗密、延壽、道上等大師，個人作某一方面之探討，確屬專門性文章。對於發揚中國佛教之教與史，都是有貢獻的。其次，中論四句、阿含的經濟社會、持午之實踐、壇經源流與雲岡石佛諸篇之研究亦屬專題。僅淨土、唯識、天臺三篇算是學派綜合思想之考察。其中，「壇經思想的源流」一文，即係本所研究生之讀書報告，能有此功力，也算本所的第一次豐收。

最後，我們對於各位研究員惠賜論文，認真教學之精神，表示由衷地感激！

「入佛之門」序

人人都知佛教真理好，人人都埋怨佛法不好懂，這是一個問題，這是佛門中久懸難決的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的產生，不自今日始，恐怕從佛世就一直流傳到現在。佛是一切智人，在他的教法中，為什麼還會產生這樣的難題呢？其實，這於佛無關，問題完全出在眾生身上。因為佛陀所說之法，平等一味，原無淺深之分，只緣眾生根機有利鈍；所以對佛法的了解，就起了差別，甚至善根微弱的眾生，簡直不知佛法為何物。佛曾以三草二木、三獸渡河等譬喻，來說明這個問題產生的真相。但是對這個佛法難懂的問題，可並沒有獲得實質上的解決。

問題既然產生了，總是要設法解決的，為了解決這項問題，古來已有不少大德動過了腦筋，從註解經論，到撰寫變文、小說、演義、編作劇本等不一而足。在當時，也許收到了不少的效果，可是

時至今日，這些方法，又有許多不適用了。由於文體的變革，社會形態的更易，人類知識水準的提升，宗教信仰的複雜。所以古文經論註釋，固然很少有人看得懂，而在這工商業競爭劇烈的社會裡，時間就是金錢，長篇大論的佛學著作，又有幾個人能有耐心去研討它呢？由於國家教育的普及，而世界交通便捷，空間縮短、文化交流方便，使人類知識水準普遍提升，一般的普通讀物，難飫高級知識份子的欲望，加上復興基地，政治民主，信仰自由，新興宗教不斷產生；左道旁門，大事活動。因此，今天的弘法工作者，要想面面俱到，普攝羣機，以解決這個佛法難題，確非易事。這些年來，教友當中也曾有不少人，想對這個問題有所突破，但總未見到一個具體的行動，筆者對這個問題，雖也一直關心。但一來，我總覺得自己的智慧不夠，不敢貿然嚐試，再者由於瑣事繁複，老是抽不出時間來，對這個問題作一個通盤的思考，所以始終不得要領。

前幾天，慧炬雜誌社董事長，傅益永居士來，談起這個問題的決解之道，並出示他所擬定的計劃綱要。他計劃編一部書，名之為「入佛之門」。首先將佛經中常見之專有名相和術語，加以淺釋介紹，解除人們閱讀佛經的障礙。其次引用當代中外名學者，對佛法的解說著述，摘其精要著之篇中，協助初學者，對佛學與佛教作一輪廓的認識。第三、介紹於佛學佛教有特殊修證及心得的學者名流，以加強初學者之信心。第四、指出佛教佛學已為當今高級智識份子所重視，並普為大專青年之所接受。第五、則說明佛教主張戒殺茹素之宗旨，並闡述當今世界各國學者重視素食之現況。第六、以了凡四訓一書中「立命之學」章，闡明佛教對命運說之看法。第七、從信教自由說到信仰宗教應有所選擇，以免誤入旁門左道。第八、從修行佛法及神通證悟之認識，不要迷信鬼神。第九、從信解行證說到佛法不尚空談而重實踐。最後說明編輯及出版流通「入佛之門」一書之種種細節，計劃精詳、設想週到。

從「入佛之門」這部書的編印流通的計劃看來，它不但足可解決「佛法難懂」的這一個難題，而且指出了今日世界佛教發展的趨勢，以及修學佛法應有的認識與態度。傅居士說：這是他學佛三十年來的經驗心得。誠然，我們可以肯定這部「入佛之門」的價值，它的確不失為初入佛門者的正確指南。我們希望這部書，能夠及早問世，使那些徬徨於十字路口的求佛道者，早日步上正覺的坦途，使佛陀覺世的慈光，藉著這部書的印行流通，而照破人間黑暗，而導向世界和平。

中華民國七二年夏曆四月初八日寫於臺北華嚴蓮社

新刊「佛教歌曲集」序

音樂在人類生活環節裡，一向佔著很重要的分量；音樂在宗教教義傳播運用上，尤其具有著無比的重要性。我們佛教藉著梵音的宣唱，不知度脫了多少苦惱眾生。

記得民國四十五、六年間，我在宜蘭鄉下弘法。曾有一位新皈依者告訴我說：「師父！我當初進入佛門，是為一次寺院裡晚課拜願之梵音所感攝。我現在還記得，當我聽到那種從未聽過的梵音時，我的整個心都被那聲音給抓走了，久久不能自己，幾乎忘記了此身的存在。因此，從那時開始，我一直喜歡聽那種梵音，也一直喜歡唱那種梵音。」

還有民國三十三、四年間，江蘇武進著名音樂家吳伯超先生，自比利時國皇家音樂學院留學回來，就任南京音樂學院院長，此在當時算是最時髦的新鮮學者，以他天賦之高、造詣之深，說他是我國音樂界的奇葩，並不為過。有一天，當他路過南京古林寺時，適值寺中晚課，吳先生頓時為那鐘鼓梵音所吸住，佇聽片刻，乃嘆曰：「真正音樂在這裡啊！」

由以上兩個故事看來，佛教音樂之感人，音樂對佛教之重要，可以知其大概了。因為我領略到音樂對傳播佛法的關係重大，所以我在頭城念佛會時，曾組織歌詠隊，集合一班青少年練唱佛歌。梵音曾一度響徹了各個鄉里。我在桃園僑愛佛教講堂時，每年暑假都前往跟小朋友們結緣，一方面請老師為眷村的小朋友補習英、國、算等學科課程，一方面也組起覺音隊來，教他們唱佛歌。我記得最多時有五六十人，還曾到智光商工校慶典禮上亮過相。在蓮社我舉辦過佛化兒童暑期研修會，也曾教小朋友們唱過佛曲，大家至今還銘記不忘。在頭城，是高樹葉小姐（現出家法名心舫，擔任澎湖佛教主席）幫忙教的，我很感激她。在僑愛和蓮社，都是請工專吳居徹教授幫我組織，全心教唱，成績也頗令人滿意。

吳居徹教授，他是當代佛教的音樂家，他信佛虔誠，一家人全皈依三寶。他是臺北工專的資深教授。他自從接觸到佛教，皈依了三寶以後。他就開始試作佛曲，在僑愛幫我教唱時，我曾鼓勵他出版過佛教聖歌集初輯。由於他譜的佛曲既莊嚴美妙，又富含宗教的聖潔氣氛，令人唱起來，心佛會合、塵慮盡消！由是吳教授的初版佛教聖歌集，未旋踵而流通一空。而吳教授的佛教歌聲，也透過了獨唱、合唱、念佛會、共修會的演唱，乃至廣播電視的播唱，而響遍了海內外各地佛教界。因而海內外佛教學院或佛教學校的院歌，也多出自吳教授之手筆了。

現在，吳教授的佛曲越積越多，而需要佛教歌曲的道場團體也越來越殷切；坊間雖然也有幾種佛教歌本流通，但皆顯得缺乏統一性，尤其是缺乏宗教韻味。因此，當教中同好提議吳教授再出版一次佛教聖歌集的時候，我不禁舉起雙手來贊成。因為目前佛教界，實在太需要一本標準的佛教聖歌集了。就這樣因緣成熟，吳教授的佛教聖歌集付梓了。承吳教授的雅意，要我為他的新刊佛教歌曲集，寫一篇序，我特將我對佛教歌曲發展的過去與現在，寫出一點如上的感想，聊作歡喜讚歎云爾。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四月八日於華嚴蓮社懺願室

「勸發菩提心文講話」序

菩提心，對學佛的人來說，那是最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菩提心，完整的說，應該叫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等九字，是印度梵語，阿翻「無」，耨多羅翻為「上」，三藐翻「正等」，三菩提翻「正覺」，若將翻出來的幾個中國字聯起來，那就是「無上正等正覺心」。覺字代表佛，無上形容佛乃天中之天、聖中之聖，徹底而圓滿的，覺悟了宇宙萬有究竟真理的大覺聖者，世出世間沒有超過他的人。正等是佛與真理齊等而不偏不倚，正覺是形容佛所得到的覺悟是正智的圓覺，這無上正等正覺的佛心，是圓成佛果的正因。有了它方可成佛，少了它就永滯生死，所以我們在初入佛門、皈依三寶的時候，師父一定要帶著我們對佛發此菩提心。這個菩提心的內容，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四弘誓願。

菩提心不是隨便發得起來的，它必須具備多種因緣，方克成辦。「華嚴經」離世間品第三十之一云：「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因緣發菩提心，何等為十？所謂為教化調伏一切眾生故，發菩提心；為除滅一切眾生苦聚故，發菩提心；為與一切眾生具足安樂故，發菩提心；為斷一切眾生愚故，發菩提心；為與一切眾生佛智故，發菩提心；為恭敬供養一切諸佛故，發菩提心；為隨如來教，令佛歡喜故，發菩提心；為見一切佛色身相好故，發菩提心；為入一切佛廣大智慧故，發菩提心；為顯現諸佛力無畏故，發菩提心……」。「莊嚴菩提心經」云：「佛告善男子，菩薩發菩提心有十法，何等為十？發第一心，成就眾生，譬如須彌山以眾寶莊嚴；發第二心，行檀波羅密，譬如大地，長養眾善法；發第三心，行屍波羅密，喻若獅子王，能降伏眾獸，除滅邪見故；發第四心，行羼

提波羅密，喻若那羅延堅固不可壞，滅除煩惱故；發第五心，行毘梨耶波羅密，現行眾善法，喻若天華，如意說法故；發第六心，行禪波羅密，喻若日光明，滅除眾闇故；發第七心，行般若波羅密，諸願得滿足，喻若商賈客，得離眾難故；發第八心，行方便波羅密，滅除諸障礙，喻若月盛滿，清淨無穢故；發第九心，欲滿足本願，遊淨佛國土，聽深妙法，滅除貧窮故；發第十心，喻若虛空，其知無窮盡，譬如轉輪王，成就一切種智故；善男子！如是能發十種心，名為菩薩，亦名為摩訶薩……。」蓮宗九祖省庵大師，認為發菩提心的因緣：「略有十種，何等為十？一者念佛重恩故，二者念父母恩故，三者念師長恩故，四者念施主恩故，五者念眾生恩故，六者念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靈故，八者懺悔業障故，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為念正法久住故。」省庵大師並以為，心願差別有其八相，所謂邪正真偽大小偏圓是也。於此八中，必去邪去偽，去小去偏；取正取大，取真取圓，方得名為真正發菩提心。

菩提心既發之後，要怎樣方能安住其中而不退失呢？「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又云：「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上一段說的是無我度生，是發菩提心的基本態度；後一段這無相布施，則是掃除菩提心上的一切障礙。還有要立定堅固不拔的志願，方能安住於菩提心而不退失。瑜伽焰口集要云：「假使熱鐵輪，於汝頂上旋，終不為此苦，退失菩提心。」這樣的菩提心，才是經得起考驗的。

菩提心，真正的菩提心，確是不易發的。而一些沒有聽講過佛法的信徒，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菩提心，所以信徒在求受三皈依時，師父一定要向他們開示明白，使知發菩提心的重要及功德。那麼發菩提心有那些功德？又是怎樣的重要呢？關於這一點，「大寶積經」彌勒菩薩所問會第四十二云：「佛告彌勒言：菩薩成就一法，離諸惡道及惡知識。速能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為一？所謂發勝意樂菩提之心，是為一。」「大方便佛報恩經」發菩提心品云：「菩薩若能發菩提心，則得名為菩薩摩訶薩，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云：「是故初發菩提心，即能攝取一切善法。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修行漸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不發心，終不能得。」「華嚴經」也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皆成魔業。」省庵大師云：「入道要門，發心為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發菩提心的功德及其重要性，由上所引經論章句，可知一斑。

聖印大和尚，是一位早已發了大菩提心的高僧，為了滿足他的菩提心願，多年來，他弘揚正法，慈濟眾生，宵旰辛勤，席不暇暖，一向為人之所稱道。去年秋天，他應臺北首刹善導寺住持雲霞方丈之請，於該寺大雄寶殿，宣講淨宗九祖省庵大師的勸發菩提心文一星期，由於他的辯才無碍、舌燦蓮花。所以聽眾始終踴躍不衰，每天皆是座無虛席。後來，聖師應信眾的要求，將他所寫的講義，送海潮音雜誌發表，以廣結緣。現在全文行將刊完，讀者大家一致認為省公之文，固屬不朽的名著；而聖師的講義，尤為不可多得的佳構。紛紛函請聖師出單行本，以利久遠。聖師一向慈悲為懷，遂決定將它出版流通。並要我寫一篇序，以為介紹。我想出版經論註釋，是屬助人了解佛法的大功德事，自不能以不文辭，於是就把我平時閱讀經論，所做有關發菩提心的筆記，整理出來，用塞其責。同時也用它表達我對這本書出版的隨喜讚歎，以及祝賀之意。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秋節前三天寫於臺北市之華嚴蓮社

「南亭和尚紀念集」編後贅言

人在憂傷而又忙碌的日子裡，是不會感到時間的快速、消逝的。自從先師祖南公老人圓寂以來，我就是在這不知時日變遷的情況下生活著的，不是嗎？翻翻日曆，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師公圓寂已經快一週年了。

去年的九月三日，剛好是農曆的七月十六日，農曆每月初二和十六兩天，都是蓮社定期誦華嚴經共修的會期。先師祖南老人，選擇在這一天圓寂，證明他老人家是預知時至的，也可以說他是有計劃的，因為誦華嚴經的共修會期，信徒們是會不約而來的，他在這一天圓寂，當天固然就有百數十人來為他助念往生；以後，每屆周年紀念，又可省去信徒們的多一次往返；同時，先師祖南老人一生，學行都是以華嚴為宗的，在他的圓寂紀念日，也就是大家的華嚴誦經共修會期，在他老人家固可以暢遊華藏世界，攀登涅槃高山；在信徒們也正好以誦華嚴經來紀念恩師的圓寂，也正好以宏揚華嚴大教來報答師恩。

先師祖南老人一生行誼，有為有守。在佛教中，他數十年講經弘法，席不暇煖；在社會上他隆興教化，恤孤濟貧，慈雲普蔭，誠乃末法時期，不可多得的典型僧寶。以故僧俗兩界，早已肯定了他老人的卓越成就，超特典範；而先師祖南老人一向謙沖自持，不伐不矜，直至最後大事，飾終往生，猶不忘殷勤囑咐，淡泊治理，力戒鋪張，不發訃、不開弔，僅以蓮社董事會名義，登報以告諸山師友，及諸護法善信。其持躬之篤，臨事之誠，有如此者。論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故於師公圓寂之當晚，即行召開董事會議，決議謹遵遺囑，儉樸治喪，但崇佛制，力捐俗儀。詎意噩耗甫經傳出，海內外師友、弟子，莫不同聲哀悼，痛惜人天眼滅！

於是上自國家元首政府各級首長，下及諸山長老，僧信大眾。紛紛寵賜瑤章，以頌以讚，於老人之潛德幽光，表揚備至。人謂：好人不會寂寞，於此亦信而有徵矣。先師祖南老人於常寂光中，亦當得其安慰矣。

現在，各方師友善信，咸盼能將各界所贈輓額聯幛，以及報章雜誌所刊紀念文字詩篇，編輯出版，以為永久紀念。又得李月池居士、汪希聖居士，發心協助編輯工作。因囑觀慧同學，著手整理蒐集，以符諸位長老大德之雅望，而留僧寶史蹟於人間。茲已編輯就緒，即將付梓，李汪二位居士囑寫後記，以示編輯緣起，並以答謝縑素兩界，諸位先進大德。於是就把我一年來懷念先師祖南老人的情懷，以及諸方師友善信大德，悼念先師祖老人的感觸，秉筆直書，略記其要，以誌不忘云爾。

追念法語

華嚴蓮社董事長南亭和尚事略

和尚諱滿乾，字南亭，別號雲水散人，光孝授記，法諱曇光。江蘇泰縣吉氏子，遜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月初二日生。父貽廣公，以耕讀致小康，母氏儲，出丈夫子四，和尚行三。八歲入塾，日記數百言。十歲，隨母詣同邑營溪之觀音禪寺禮佛，住持道如長老見而善之，因乞度為徒孫，遂師事文心、智光二長老而披剃焉。道老則躬授四書、佛經、詩偈。此和尚入佛因緣之始也。

民國肇造，和尚時年十三。泰縣諸山合資創辦儒釋初高小學，聘智光長老為校長。和尚乃插班就讀；年餘，竟學歸寺。日課之餘，治文史，並操農事，蚤夜弗少怠。閱八年，赴焦山定慧寺從德峻和尚圓具；翌歲，往常州天寧寺參究向上一著，止一歲而去。會智老在泰縣北山開化禪寺，開講大乘起信論，和尚負笈往，取悟益

多。又二年，考入安慶迎江寺佛學院，親炙常惺法師，寢饋於華嚴五教儀、成唯識論、因明入正理論諸科，慧學大進。迨畢業，任常州清涼佛學院助教。旋至上海華嚴學會，從應慈老法師，攝受法華、楞嚴、華嚴懸談諸經論；課餘則為四眾講授八識頌、五教儀、中觀論。和尚自認一生中得窺典籍之英華，頗得力於此教學相長之三數年云。

自民國十六年，和尚謁來上海、常州、鎮江、無錫各寺院，講梵網經、十六觀經、老子道德經、阿彌陀經、華嚴經、禪源諸詮集都序及維摩等經論，凡四歷寒暑，聲名日著。民國二十年夏，蘇北大水，災侵繼之；會常惺老法師住持泰縣光孝寺，災民湧至，常老既庇容之，又奔走於賑災弘法，夙知和尚之能，邀往襄助，聘為副寺。洎災息事寢，常老創辦光孝佛學研究社，畀和尚主持教務；翌年，光孝寺傳三壇大戒，陞和尚為監院；又一歲，常老雲遊弘法，以寺務、社務並縣佛教會主席等職，具委和尚一人兼承。時當抗戰前夕，和尚驟膺重任，而黽勉以赴，無忝所事。二十六年夏，和尚為配合國策，創辦僧眾救護訓練班，召集縣屬青年僧侶，施以戰時救護訓練。時全面抗戰開始，中樞西遷，蘇省保安隊設蘇魯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於泰城，和尚以佛教會主席率各寺院支援軍需，以共赴國難。其為虔求佛力護祐國祚也，又倡導啟建仁王護國息災法會，宣講仁王護國般若尊經，亘三年之久，愛國熱忱，初未以方外稍後於人。而積年勞頓，竟於三十三年之正月，釀成胃潰瘍病，由其徒孫成一，護侍至鎮江省立醫院就診，住院月餘始癒。嗣仍弘法不輟，鎮江焦山之定慧寺、上海南市之沉香閣、杭州之妙香庵、無錫之大悲庵，均曾駐錫；而以普賢行願品、楞嚴經、起信論及圓覺、法華諸經，隨機闡揚，法緣殊勝。

三十七年冬，局勢逆轉，和尚與智老猶滯留上海，成一則先期來臺。翌年四月，上海已岌岌可危，乃馳函促駕，遂於是歲五月一日，聯袂安抵臺北，暫住十普寺。旋以孫張清揚居士等之倡，啟建

佛七法會，請和尚宣講般若心經。今傳之心經講義，即當時講述之筆記也。

三十九年間，和尚先後應臺中慈航院、佛教會及臺北市佛教支會之請，宣講金剛經、仁王經、普賢行願品、菩薩學處。時善導寺聘和尚為導師，協助章嘉大師所領導之中國佛教會在臺辦公，並出任秘書長，佐理會務。四十年春，和尚主持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期間，居覺生院長特蒞臨，代先總統蔣公上香；又嘗於六十一年春，應中央民意代表之請，再建大法會，為蔣公祈福，禱國運昌隆，嚴副總統暨各院部會首長曾蒞會上香。四十一年二月，本蓮社啟觀音佛七，和尚講楞嚴經廿五圓通章，聽眾有一聞而立求皈依者、有竊歎其從所未聞者，俱歡喜感服。和尚亦於是年購得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九十七巷九號民宅，創設華嚴蓮社，率諸信徒，講誦大乘經論，定為恆課；並與周宣德、鄭崇武等居士，假民本電台闢「佛教之聲」節目，是為佛教空中弘法之始。嗣後刊印之佛說阿彌陀經、妙慧童女經、十善業道經、佛說字經鈔、永嘉大師證道歌、釋教三字經等經論之講話，皆和尚當時播講之題材也。

四十三年，遷華嚴蓮社於濟南路二段今址，和尚自泰國購入大華嚴經百五十部，成立華嚴誦經月會，迄今不輟。四十七年假臺中佛教會館創辦佛學研究社，後年，復假該館掩關禮華嚴，歷一歲圓滿北返。時基隆屏東等地紛請弘法，度眾繁多。厥後嘗應美國駐華大使館之中文研究院、中國文化大學等中外文教機構之邀，隨宜說法，胥獲嘉譽。六十二年，復支持成一住持，就今址擴建為五樓，寬廳堂，增設備，以便接待而利弘化。近年遠道來請和尚說法證道者，尤為頻數，信眾益增。溯自來臺三十三年，四眾皈依和尚座下者，以數萬計，遍佈海內外，紹隆佛種，有足多者。

顧和尚之弘願悲行，未嘗以此自囿，對於佛教事業之發展，尤關懷綦切；疊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監事之選，並三度應聘為秘書

長。當佛教界在臺初次籌印大藏經時，人力物力，俱感不足，和尚任印經會常務委員，躬自率團藉弘法，順以徵求預約，足跡遍全省，凡歷四十餘日，募得二百八十餘部，出於始料，大襄勝舉。四十八年起，或辦冬賑、或勞戍軍，歷年無間。凡自強活動、愛國捐獻，皆率先響應，屢奉各府署頒狀敘獎，實績斑斑焉。五十三年，為紀念其先師智光長老，並響應政府普及職業教育之號召，與道友合創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出任董事長，蟬聯至今。五十四年間，和尚以本蓮社登記為寺廟；次年，又以智光職校登記為財團法人。公爾忘私，有如此者。其後校舍與教學設備，逐年擴增，所費不貲，和尚力為挹注，頗費張羅。每屆學期開始，輒告誡諸生，敦品勵學以為國用；並另籌款，設獎學金，以助寒門秀士，懸為定制。其諄諄期許於青年學子者，何其懇摯真切耶。民國六十一年，和尚七十有三矣，為專心道業，於元月十六日以本蓮社住持職務，付與成一，余亦秉承其志，治內務外，皆釐秩井井。六十四年起，和尚復倡議於本蓮社現址，創辦華嚴專宗學院，以成一為院長，而自任導師，免費施教，兼供膳宿，除佛學科目外，餘如三民主義、英文、日文、哲學、史學等世學諸課，俱備列焉，以見其培養弘法人才之積極。六十七年，本蓮社完成財團法人登記，和尚被選為首任董事長。次年，督同成一擴建僑愛佛教講堂、開辦華嚴僑愛兒童村，收容孤兒，澤及幼嬰，社會各界，備極讚揚。

和尚居恒，禪修以時，體力素健。今年夏初，以感冒風寒，引發肺炎，導致心肌衰竭，而日感不支。嘗五次進出醫院診治，終以年事已高，而醫藥罔效，延至九月三日上午五時三十分農曆七月十六日安詳圓寂。成一，及學生禪諦、信徒祁慧悅、束東凱等，隨侍在側，助念往生。世壽八十有三，僧臘七十二，戒臘六十三，法臘四十九。遺囑由本蓮社董事會治喪，不發訃，不開弔，儉約將事。爰經各董事召開臨時會議，研討治喪事宜，並公推成一代理董事長職務，經登報代訃。恭請福慧寺慧三長老，於九月六日在本蓮社說法

封龕。茲涓於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即夏曆壬戌九月十四日上午十時，假善導寺傳供，隨即移龕奉安於臺北縣八里鄉之觀音山。綜和尚平生，童真捨俗，獻身佛教，積功累德，沾慨於社會人羣與緇素四眾者，歷七十餘年。今茲所述，特其行誼為世所共知之瑩瑩大端耳。嗟夫！慧命云亡，猊座安仰？眾生福薄，鷲嶺雲淒，豈僅天人共惜而已哉！

敬弔師公

民國七十一年九月三日這一天，在我來說，是一個大不吉利的壞日子。因為就在這一天的清晨，我失去了一位曾追隨了四十七個年頭的師祖南公老人，使我陷入了如失恃怙的痛苦深淵裡，心靈的創痛，迄今猶未稍減。

我親記得，民國二十五年的農曆新年剛過，我就承蒙師公的函召，負笈到泰城光孝佛學院求學，師公那時是光孝律寺的住持方丈，也是光孝佛學院的院長，並且也是當時縣佛教會的主席，可以說是一個一等大忙人，因此我和果一、宗一等鄉下來的小土包子，除了開學典禮上拜見過他老人家一次之外，平時很少見到他的慈顏，逢年過節向他老人家禮座賀節時，同學們大夥兒在一起，也無法向他老人家說一句私話，那個時候的祖孫相處，雖然近在咫尺，卻似遠在天邊。

直到同年秋天，我的高高曾師祖上玉下成太老人法體違和，函召宏開寺屬下所有在外參學的子孫五十餘人，回到祖庭，結七念佛，剛好在念到四十九天的上午，玉太老人說偈坐化，接著又為玉太老人忙喪事，在那將近三個月的相聚期間，我不但親近了心中怕怕的師公南老人，同時也親近了北山開化禪寺退院上文下心曾師祖、焦山定慧寺方丈上智下光曾師祖、鎮江竹林寺方丈上靄下亭師公、儀徵寶光寺住持存遠師父、領東佛學院講師春遠師父及以後住

覺正寺的善遠師父、住棲霞寺的自一師兄、住龍池山澄光寺的守一師兄等法長，聽他們朝夕論道，獲益良多，而從南老人那兒得到的啟示，更是珍貴無比，例如讀書的方法、練字的要點、做事的原則、做人的態度等等，真是終身受用不盡。

玉太老人喪事剛告一段落，師公即先行回返泰城，蓋當時光孝寺退院常惺老法師方應居士林請講維摩經，師公為光孝寺主人，理應回城協助也。次年暑假，日本軍閥發動侵華戰爭，師公為響應政府總動員之號召，開辦僧眾救護訓練班於光孝寺，自任班主任，為期一個月，縣屬各寺廟之青年比丘三十歲以下，悉數應徵受訓，我們學院同學三十多人全體都參加了，教學皆頗認真，成績卓著。

八一三滬戰結束，政府向後方轉進，江南淪入日寇手中，不時派飛機到蘇北各縣轟炸騷擾，師公為顧慮同學之安全，乃提前於二十六年底，將佛學院暫告停課，同學星散。我與宗一、果一、妙然等六、七人留院自修，適焦山要塞時遭日軍轟炸，定慧寺危險，智太老人避難光孝寺。太老人慈悲，每日為我們上國文、佛學各一課，三年之中，學業頗有進境。師公則應游擊總指揮部之請，多次主持啟建仁王護國息災大法會，演講仁王護國般若經，對增強士氣，安定人心，頗著靈效。

二十九年秋，泰城應南京汪偽政府之請「響應和運」，局勢稍安，師公乃於三十年春正月，使光孝寺佛學院恢復上課。並命我任監學兼為諸生講華嚴原人論，方慶絃歌復響，詎知新四軍來到蘇北後，智太老人因鼓勵我去上海念醫學院，以圖應變，師公亦贊成此議。我遂於三十一年暑假，拜辭二位老人負笈滬上，考入新中國醫學院就讀。次年春，師公胃疾轉劇，藥效不著，我趕返泰城侍奉湯藥，見老人雖飲食減少，然氣色尚佳，乃建議易地治療。蒙老人採納，遂僱車渡江至鎮江省立醫院施治，幸未再月而痊癒。老人應邀赴焦山佛學院講楞嚴經，我則趕回上海繼續讀書。當我向他老人家

辭行時，他特別塞給我六錢重的一塊金片，要我省著一點兒用，如有必須時，再寄信給他，那份慈愛之情，使我終身難忘！

三十四年春天，師公把光孝寺方丈交給法子沛霖和尚後，應葦乘和尚聘，到上海市沉香閣講經，時華嚴座主應慈老法師亦駐錫閣中，師弟重聚一堂，倍感愉快。由是法筵常開，禪誦以時，我亦於課餘之暇，時往請安，間亦入座聽經，或助其法事。師公對當時的禪講生活，倍感興趣，因而健康亦日有進境。是年秋，日寇投降，國民政府勝利還都。京滬線上恢復了往日的和平秩序，師公因而亦常應邀至無錫常州等處，弘宣法化，這一段日子，可說是師公一生當中最適悅的歷程了。

三十八年四月，共軍進抵江南，上海緊張，我因先期來臺，乃急函恭請師公奉智太老人速來臺灣，免遭危險，師公接信後，奉師太智太老人及東凱於五月一日，飛抵臺北松山機場，隨被迎至十普寺暫住，劫後重逢，倍感親切！師公來臺後，除了講經度人以外，就是協助章嘉大師，使中國佛教舍遷臺辦公。當時的中國佛教會，除了一顆大印以外，什麼都沒有，師公被章嘉大師聘為秘書長，負責籌劃一切。師公發起徵求大陸各省籍的佛教徒為直屬會員，這樣中佛會才有會費可收，同時大陸各省籍的會員，具有代表性，可以產生全國各省、市地區的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改選理監事，這樣一來，中佛會不但有了錢，而且也有了人。民國四十年，開過第一屆代表大會之後，到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已開過第十屆代表大會了，今天這個大會，就是師公當年的擘劃之下所產生的。

四十一年夏初，我承師公慈命，到蓮社恢復僧裝，師公曾於齋宴席上，向大眾介紹我易裝學醫之經過，並特別說明他跟智太老人之能來臺，全由我之函請關係，否則他們可能去香港云云。自是我方得以子孫身份，朝夕執侍巾瓶於兩位老人家座右，於佛法之請益，方便多多。

四十五年夏，我因星雲法師之介，出任頭城念佛會導師，下鄉弘法，師公初頗不諒解，以為我不肯助他發展蓮社業務，後見鄉村需要佛法之殷切，及我在鄉兩年，尚見成績，於是前嫌盡釋，並囑於四十八年春初復回蓮社服務，並給我以監院名義。我見鄉村佛教基礎已立，而師公慈命亦不敢違。遂於是年正月十六日重回蓮社，侍奉兩位老人家，師公於是年三月，至臺中佛教會館閉關禮華嚴經，同時為會館創辦佛學研究社，作育人材，三年一期，成績卓著。我在蓮社整修房舍，領導信徒共修，辦理冬令救濟等弘法利生之事業，皆承師公慈命推展也。

五十年五月，師公掩關圓滿自臺中歸，我與妙然法師，正發動佛教界組團至金門勞軍，爰請師公任團長，老人欣然慈允，後因軍友社批復之日期，與蓮社之秋季華嚴法會衝突，乃徵得師公同意，改以香港明常老和尚代其前往，完成佛教界第一次金門勞軍之偉大任務。

五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先曾師祖智太老人圓寂，師公頗為傷感。除於七期中盡孝守制外，並於翌年與道友數人合資創辦智光商工職業學校，以紀念智太老人一生為法為人之不朽精神。為辦這間學校，師公著實花了一番心神，經費的籌措、人事的安排，在在都是問題，所幸師公向來以誠待人、以誠處事，所以雖然難免有些麻煩，但也總能順利過關，反正萬事總要錢解決，要不是把蓮社及他本人的積蓄全都投資下去，那裡會有今天那樣為人稱道的智光呢？所以師公的吃虧是有代價的，二百多位教職員工，依智光而生活而發展抱負，數千餘名的優秀畢業生，投入了工商界，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提供了一份力量，這是師公為社會國家的另一份貢獻。

五十三年至六十一年之間，師公除一年兩次去臺中佛教會館，主持佛七法會宣講法華等大經外，大部分時間都在蓮社，領導信徒共修，於中曾先後講了大乘起信論、楞嚴、地藏、金剛乃至未曾有

因緣等經，我除了助理社務外，自然成了他講經的常隨聽眾之一，因而對性相空有的佛法義理，亦獲得了深一層的體悟，這種法乳深恩，是我永生難忘的。這六、七年中，還有一事值得一提的，就是師公曾為將來復興光孝寺計，授我及妙然、守成二師記莝，要我們在光復大陸後，同心協力把光孝寺這一個古道場復興起來，因為我們都是從光孝寺出來的，而師公又是光孝寺的一代住持，飲水思源，人是不能忘本的。

六十一年正月十六日，師公在華嚴誦經共修會上，宣佈將蓮社的住持職務交給我接管，事前並邀請了佛聲、悟明、續祥、妙然、盛雲、蓮航、真華、廣元、妙湛等諸山長老來作證明。這件事他在一年前就曾向我提起過，我當時表示願意為他老人家多分些勞，住持名義仍由他當，想不到他竟這樣堅決。記得他在午齋席上向諸山長老表示：他老了，急思多作靜修；成一已跟我多年，以他的才幹，負責蓮社職務當不成問題，所以我決心交給他；不過，還請諸山長老，多多給予指教！師公於法於人的誠懇態度，令人感佩！

蓮社的房子，原是日式平房，師公在五十二年雖在後院蓋了一幢三十坪的二層樓房，但信徒日多，仍感不敷使用。一年前師公就有改建之意。但苦存款不多，未敢動工。我接事後的第二年，世界能源出現危機，物價開始波動；我怕跟在上海時一樣，物價越漲，存款越不值錢，改建計畫將成泡影。所以在徵得師公同意下，冒險提前興工。由於佛像、法物無處可搬，乃分段興建，共修會與佛事照常進行。當時常住存款不足五百萬，而於六十四年建成結賬，房子雖祇建了四層連地下室應是五層，但連新塑佛像，共用去一千五百餘萬，這都是蓮社眾信徒的供佛善款，及協助籌借而玉成的，克實而論，這也是師公威德支持所致。

創辦佛學院，房子蓋好以後，就想找點事做做，乃請示師公老人，他以為辦佛學院培育人材要緊。於是說做就做，隨即於各佛教

雜誌啟事招生，一方面向各方聘請老師，華嚴專宗學院，就在當年的十月八日宣告開學了。師公要我擔任院長實際負責，我在勉強接受之後，立即懇請他老人家為導師，宣講華嚴大經做為主課。也蒙他老人家慈允了，我當時內心充滿了感激之情！我們的佛堂定名華嚴蓮社，講華嚴經、聽華嚴經，則是我多年的心願，理想一旦成為事實，教我怎能不感激師公的慈悲成就呢？

成立財團法人，政府規定寺廟教堂，都要辦理財團法人，蓮社於四十六年完成了寺廟登記，把原來的私產，變為佛教公產，為了健全組織，乃於六十六年完成了法人登記手續，由信徒大會選出師公及我，還有妙然、雲霞二位法師，莫淡雲、張少齊、王培基三位居士為董事，組成董事會，並選出師公為首任董事長，蓮社至此，已經完全成了佛教公物，受到國家法律的合法保障，師公為此感到無限安慰。

創辦華嚴兒童村，國民政府，以實現三民主義為努力的方向，以促進世界大同為最終目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是：「少有所養，老有所終」。因此養老院或孤兒院，也是蓮社計畫與辦的社會慈善事業之一。六十八年，蓮社的債務還清以後，又開始存錢了。我在桃園大溪創建的僑愛佛教講堂，有不少空地。一天吃早飯時，我跟師公商量，利用佛堂空地來蓋房子，辦一間孤兒院。當蒙老人歡喜贊同，乃即擇日破土興工，經兩年完成，七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我們的孤兒院——華嚴僑愛兒童村開幕，同時佛教講堂重建落成，恭請內政部居伯均司長剪綵，請老人家前往主持說法開光，雖然是個大熱天，但是老人家非常高興，長途坐車，毫無倦容。之後，在今年春天，村中已收容了二十多個小孩，我選了一大好天，請他老人家去村中盤桓了一天，師公一直逗著小朋友們玩，心情非常愉快。又誰知那竟是他老人家最後一次去村中呢？唉世事無常，令人傷感！

訪問佛州大學，自從去年九月，我和雲霞法師，經陳光鑫、胡慕蘭二居士介紹，訪問美國佛羅里達州兩間州立大學，並各送其佛教大藏經一部，打通了這一文化管道以後，該兩大學事後，一再來函致謝，並邀文大潘維和校長及我與聖嚴法師前往訪問。潘校長因有校務繁忙無法分身，特派我和聖嚴法師前往。四月八日，我向師公告假啟程，他很高興，一直送我到大大門口，揮手而別。那一慈祥的笑容，從我心版上浮映出來，久久不能忘懷。當我訪美歸來，師公仍照常為同學們講授華嚴大經，精神奕奕，毫無異樣。誰知一星期後，師公忽感不適，開始是咳嗽、發燒、四肢無力，以為是感冒了，乃開一帖發散風寒之藥以進，第二天病情加重，氣急心跳，燒也未退，乃急送中心診所求治，經檢查後，認為是心肌衰竭，肺也有病，須住院療養，十一天後，康復而歸。

從這一次病了以後，師公身體越來越衰弱，常喊兩腿無力，胃口也漸漸地差了。到七月十五日那天，我跟東凱決定，勸他老人家再到中心診所去住院，一方面吊點滴，補充營養，一方面做一次詳細的檢查。趙彬宇院長這次替師公照掃描，結果發現他右肺有癌症，並且已經擴展到肝上。第二天上午，趙院長對我說：「老人家年事已高，抵抗力不夠，我們不擬替他動手術，同時市上有所謂的特效藥，其實那種藥吃了正作用小，副作用大，我們也不想用。目前祇有對他做對症療法，使他減輕痛苦，帶病延年。」趙院長是一位良心大夫，他所說的完全符合我心，我當即同意了他的說法。不過還是拜託他悉心施治。師公這次又住了十二天醫院，精神才好了些。他又吵著要回來，我和妙然法師都勸他多住幾天，待全好了再回來，他說什麼也不肯，祇得順從，他老人家惜福成性，不肯住醫院養病，為的是怕花錢，我們向他提保證，不要他花錢，也沒有用，真是莫奈何！

八月八日上午，師公忽然又發燒了，而且呼吸急促。那天是六月十九日觀音法會，我普佛拜完，去看他老人家，並命東凱立即僱

車送老人家再到中心診所急診，法會後我和妙果、悟培及姚麗香去看師公，他經吊點滴，罩氧氣急救之後，燒已退十分之八，呼吸也平了，晚上還吃了半碗麵，我們也就放心的回來蓮社。誰知第二天上午，老人家忽陷昏迷，急請趙院長到病房救治。他說這是缺少鹽分和糖分的關係，於是吊鹽水和葡萄糖，並用插管從鼻孔灌營養汁，如是者一天，直到當晚十時方告清醒，大家才鬆了一口氣。第三天早上，我去看師公時，祁慧悅居士說：「昨夜又曾一度昏迷，經醫師急救後，到早上方清醒過來。」我找到主治大夫楊鴻根，請問他有關師公的病情，他說：「他渾身是病，主要的心肌衰竭，肺膜炎積水，胃乏消化力，膀胱排尿功能弱，痰吐不出，有攝氏三八度的熱度，應多加注意！」這時我們用三班制的特別護士，日夜看護。居士則有祁慧悅、祁蘭芳、張如雲、畢慧錫及學生禪諦師等，換班照顧。

八月十五日，師公精神好了些，他又吵著要回蓮社，我告訴他，等不用氧氣心不悶，不吊點滴、頭不暈，就可以回去，他勉強同意了。到廿一日早晨，師公又堅決要出院，只好把趙院長請來開了一星期的藥，批了出院單，由東凱、禪諦師護送師公回蓮社，我去結賬，祁慧悅居士去拿藥。師公雖然回來了，但因他精神很差，所以把氧氣帶回來，三班護士也跟著回來，這次計住院十四天，這兩天師公的病情是痰多胸痛，不能躺臥，神智很清楚，沒有發燒，不過脈搏還在百跳左右，血壓還正常，能吃一碗稀飯，不能平臥，精神疲憊，令人擔心！想換到榮民總醫院去看看，但沒有空房間，再找鄢金錶太太介紹去中山醫院，房間有得，但醫生不靈，主治大夫說：「這種病除給了他吃安眠藥，沒有別法。」結果住了兩晚，依舊搬回中心診所，趙院長很好，經兩天的悉心調治，竟然諸病皆失。誰知到了九月三日凌晨四時，師公呼吸忽感微弱，祁慧悅居士電話要我快去，我一看情況不對，趕快請院方派救護車送師公回蓮社，到蓮社約十多分鐘，師公乃安詳圓寂矣！

九月三日，剛好是農曆七月十六日，是華嚴誦經共修會的日子。師公的遺骸停靈在彌陀殿正中，隨即由同學們開始念佛，七時不到就有許多信徒聞訊趕來，有的幫忙佈置靈堂，有的參加輪班念佛，我把一切安排妥當，立即宣布今天的共修會暫停一次，大家一起參加念佛，下午我跟童天炳居士同到新店直潭看地，不理想，晚間召開蓮社董事會，商討師公的治喪事宜，六位董事全部出席，首先檢視師公房間，看看有無遺囑，結果在他保險櫃中，發現兩封遺書，前封為五十五年所留，主要內容是將蓮社產業由我繼承。後封為七十一年八月所留，內容主要提示三點：一、師公圓寂後，由蓮社董事會出面治喪；二、關於蓮社及智光學校之董事住持及負責人之產生，悉依該兩機構之組織章程辦理；三、依師公名下出家者，如對蓮社有相當貢獻時，應可聘為信徒，依法自應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師公真慈悲，他這一個安排，處處顯示出大公無私精神，同時也為蓮社及智校負責人，減輕了很多精神負擔，不過他老人家這一安排，似乎忽略了師徒或祖孫的關係，就連我這個追隨他四十七年的徒孫，還加上光孝寺傳法的法孫，都毫不顧念，未免太那個了些！本來我很難過，但繼而一想，蓮社已是一個法人組織，不再是家天下，自應依法辦理。我除了佩服師公這分奉公守法的精神外，還能說什麼呢？

師公圓寂典禮，謹遵遺囑，由蓮社董事會依法人組織出面進行，我忝為董事之一，並於當晚臨時董事會上，承蒙大家公推我暫代蓮社董事長職務，我也只有奉董事會的決策行事，所幸大家對師公都很尊重，於師公的喪事設想都很週到：第一決議師公靈骸依家鄉風俗坐龕奉安，並請慧三長老主持封龕大典；第二、決議於六旬日假善導寺傳供入塔；第三決議，不開弔、不發訃聞，登報代訃，這不但謹遵佛制祖訓，而且也顧到現實環境的禮俗，所以我個人在事務上雖然顯得繁忙了一些，但我內心裡對大家非常感激，因為大家將師公的圓寂典禮，處理得既莊嚴又得體。

福地成就：次日下午，我仍由童天炳居士駕車，赴八里看地，以為師公建塔之所。經地理陳佩坤先生介紹，在龍形地方，看中了蔡萬賢先生的山地一處，約三百多坪，背靠觀音山左麓，面對淡江，遠眺七星山羣峯，風雨晴晦，氣象萬千，一望而知是為佳穴，當經議定地價，每坪四千六百元，建塔工程費每坪一萬四千，地則用多少照算，地主慨允奉贈小型花園及停車場一處。地利又加人和，此亦即師公之福德所感。

封龕典禮：六日上午十時，為師公靈骸舉行封龕典禮，恭請迴龍山福慧寺慧三長老主持說法，是日參加念佛行禮之諸山長老、信徒、護法居士，約五百餘人，靈龕仍安奉於彌陀殿，供人參拜。華嚴學院一、二屆同學及信徒大眾，分日夜班替換念佛，直到二七，方捨夜班。而日間佛事，則有信徒登記七天梁皇懺、七天華嚴經、七天地藏經、七天金剛經、七天華嚴懺，最後剛好接秋季華嚴法會十天，直至六旬皆已填滿，而瑜伽焰口，則除五七由我預定五大士一堂外，其餘每七皆三五堂不等。後經我建議，三七、終七各放一台三大士，二、四、六七放小焰口，頭七請戒德法師主持三時繫念一堂，四七另由信徒請懺雲法師施放大蒙山一堂，節省下來的焰口功德，則提作建塔之用，蒙諸信徒一致支持此議，非常感謝。

傳供大典：十月三十日，假善導寺為師公舉行入塔傳供大典。訃告登出，荷蒙蔣總統經國先生、謝副總統東閔先生、嚴前總統靜波先生、五院正副院長，及參謀總長郝柏村上將，及有關黨政機關首長，紛紛題頒輓額、輓幛，海內外諸山長老、師友、信徒、護法，亦題贈輓聯詩偈，掛滿善導寺大殿內外，備極哀榮，應邀參加傳供之諸山長老三十餘位，連未敢驚動的道源、樂觀及賢頓三老，也自動惠臨參加，令人倍極感激！中午開齋一百二十席，下午送殯上山者，亦近千人，是日風和日麗，寒溫適宜，參與者莫不嘆為稀有。師公的圓寂典禮，至此告一段落。

失依之痛：我把師公送上山以後，回到蓮社，睹物生情，不禁涕泗滂沱，悲不自勝！自從師公入滅之後，我從來沒有流過一滴眼淚。當時我實在不能哭，也沒有時間哭，現在諸事已畢，情感頓然鬆弛下來，於是就有了這一脆弱的表露。說起來實在不好意思。綜觀師公一生，道德文章，為人處世，在在皆足以做為僧倫的楷模。尤其師公在他四七日的凌晨三點多鐘，曾在我的夢中出現，他告訴我們說：「他是四地菩薩，從來不忘念佛拜佛，所以他也希望我們，不要忘記念佛拜佛。」這一個夢境，非常清楚，可見師公是菩薩再來，沒有問題。對於他的生之於滅，我們固無需悲傷，而我之所以傷心掉淚者，實在是自感失依之痛啊！因為我雖跟師公四十多年，但對師公的德學，我卻沒能學到多少，現在師公頓然離我而去，我遇到疑難問題，去問誰呢？同時師公對我恩重如山，我又將如何去圖報答呢？蓮社以及所屬事業，千斤重擔，一下子全落到我的肩上，我又將怎樣承擔得起呢？這許多的問題，一齊湧上心頭，我又怎能不哭呢？慈悲的師公！請加被我吧！請賜我智慧，請賜我力量，讓我能堅強的繼承您的遺志，順利的完成您未完成的事功！師公！更請您早日乘願再來吧！

敬悼于故顧問景讓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資深名教授于景讓博士，不幸以腦溢血症於年之十月十七日夏曆九月初五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學林震驚，其生前友好及諸生！莫不同聲哀悼！

余之認識于博士，蓋五年前事也。時余方接長中國藥用植物學會，亟思訪求國中治是學者，作為藥用植物研究之指導，俾於會務有所推展，幸得生生藥園主人盛承楠先生之介，始得拜識于先生，先生乃當代植物生理學及遺傳學之權威，早年留學日本，民二十六年學成歸國。值抗戰軍興，乃間關走後方。先後任教於國立廣西大學、四川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等高等學府。三十五年受臺灣

大學聘，遂渡海來臺，傳其所學於植物學系，以迄於今。于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余因慕其學養深邃，特敦聘之為本會顧問，因得時相往來，多所請教。猶記首次拜訪于故顧問於臺大生物館，承其不棄，親為介紹該館之各項研究設備，因而得知省產各種名貴之藥用植物，並承賜以「印度棗等六種果樹起源考」特稿一篇，供「新中藥」季刊發表，分四期刊完，頗獲各方好評。嗣於客歲冬月，又以懷鄉（註一）之作「說沉香」一稿見頒，分載於新刊第十一、十二、十三三期。讀其文，除於沉香一物增廣許多藥理知識外，更令人興起無限鄉土之思。

去年除夕，中國藥用植物學會於華嚴蓮社召開會員大會，余於會前再訪于故顧問於其龍泉街學邸，並請其蒞臨大會作學術演講，當承欣然應允，並展示其「臺灣之米」、「臺灣之土地」、「臺灣之水利」等專著十餘篇，皆其來臺後，整理日人留下之農林實施與研究成果，先後發表於臺灣銀行季刊、叢刊者，文中詳盡報導光復前臺灣農林之狀況，實乃改進本省農林極具價值之參考資料，其水稻遺傳研究之作，曾獲日本京都大學農學博士學位，其專文十五篇，先後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植物學研究所彙報，及臺大植物系研究彙報。先生另有關於栽培植物起源之研究，除發表專著栽培植物考一、二兩冊外，發表於大陸雜誌上之專文與譯作，總有一百〇七篇之多；發表於「科學農業」上者，則有遺傳學植物生理學之專文六十餘篇。于故顧問之學邸，可謂名符其實之書城，其研究之勤，著作之豐，殆非常人所能及矣。

于故顧問於六十五年，中國藥用植物學會年會之講題，為「天然藥物與有效物質」，內容分六大項加以說明：一、天然藥物與傳統藥學；二、天然藥物之功能；三、中藥的研究；四、傳統醫學的藥物與民間藥物；五、抗腫瘍性的高等植物的成分；六、免疫性抗腫瘍物質。歷時一句鐘始告講完，惜乎講稿未及整出，而先生遽歸極樂，是誠本會之無比損失！

今年開年以來，余以華嚴學院加蓮社法務，以及藥用植物學會、佛教會等事務叢集、日無暇晷，以是少往探視於于故顧問，而其患有高血壓症事，亦從未之前聞，及其往生消息傳出之際，余適主持連續十天之華嚴誦經法會，禁足道場，無由外出，亦唯虔誦大經，回向于故顧問，願彼早生淨土！然則于故顧問生時余未能探其病，及其化後，余又未能送其往生，余負于故顧問多矣！于故顧問生前固亦一佛教信徒，其必能見恕於余也耶？

于故顧問所患之輕度腦溢血症，原本可以療養而愈的，奈以編校其力作「植物學詞典」一書，付出心力過巨，竟致疏於注意其自身之健康，聞其於住院療治期間，固念念不忘於此書，及至病篤前一日，猶至學校從事整理，于故顧問忠於學術研究，蓋心力早交瘁矣，嗚呼！于故顧問為學術而生，為學術而死，彼固無憾於其所生矣。顧學林荒蕪，文化待興，泰山遽頽，焉能不貽人以無涯之戚耶！

于故顧問一生致力於學術研究，彼實乃一學識淵博之科學家；于故顧問一生熱愛祖國，更為一擇善固執之「科學中文化」的倡得者事實見莫丙全先生十一月三日於中央日報副刊所發表之短文。于故顧問一生篤信佛教（註二），從其往生後經三七日大殮時，猶能面目如生，是可確定其必上生善趣。于故顧問乎！于故顧問乎！請速轉世，乘願再來！

〔註一〕于故顧問出生江南，地方河道縱橫，居民多飲用河水，中產家庭，每置沉香於蓄水缸底，以吸收

泥沙，殆亦有消毒之意，先生自謂離家已卅年，未知何日歸去，書此以聊寄鄉思於萬一耳云云。

〔註二〕于故顧問嘗自稱是佛教徒，愛吃素食。其於抗戰時間，任教湖南栗源堡之中山大學。時倭軍謀我

日亟，燒殺暴行，慘無人道，先生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精神，隻身求見日軍囑其約束部

屬，不得妄為，日寇感其誠，地方始免於糜爛，此其菩薩心得具體之表現也。

敬悼東初老法師

東初老法師圓寂了，這不啻是一聲晴天霹靂！因為事前從未聽說東老生病，怎麼忽然傳出此一噩耗呢？原來東老是無疾而坐化的，這實在是令人既傷痛又景仰的事。蓋無疾坐化，嘗於高僧傳中見之，近世則未之多聞。然則，東老之道德文章，足堪風世之外，其密行修持，尤足使人倍增景仰了！

東初老法師是我的小同鄉，他俗家跟我俗家，只隔一條小河，可以遙相呼應。不過他比我年長好幾歲，所以他出家比我早，而且在出家以前，我們也沒有見過面，他還有位三哥也出了家，很有參學，後來做了先曾師祖上文下心太老人的法孫，也就是泰縣北山寺的方丈雲開和尚。東老的參學比他三哥還要好，曾在安徽九華山佛學院，學教於寄塵法師，又在鎮江竹林寺佛學院，做過先師伯祖上靄下亭老人的得意弟子，家師祖南老人也曾教過他的課，後來他還去閩南佛學院親近過大醒、芝峯等法師，學業成就之後，再到常州天寧寺禪堂，參究向上一著，頗有所得，成為一位宗說兼通的佛門法將，所以不久就被焦山定慧寺請去任監院，受先曾師祖上智下光太老人的記，而成為一代名山方丈。因此，東老與我在俗家是近鄰，在佛門又成為可親的法眷。

我與東老第一次見面，還是民國三十年間的事。當時他以焦山當家的身份，每年必去蘇北收租，我當時在光孝寺佛學院任監學，有時也要下鄉收租。東老與雲開和尚雖然是弟兄，但他每經泰州必

住光孝寺，很少去住北山寺，就是這種因緣，我們在光孝寺由見面而相熟。雖然我們在家屬鄰居，年歲差無幾，但因他是我曾師祖法子，同時他出家參學，皆在我先，所以我一直總是以長輩待他，他也以後學待我，三十一年暑假，我從上海到焦山向先曾師祖智太老人禮座，在定慧寺作客三天，承東老特別招待，迄猶難忘。

我與張少齊老居士是三十七年來臺的，因發現本省寺廟缺乏研究佛學的中文本佛書，遂在中華路後遷成都路購得店房一幢，成立覺世圖書文具社流通佛經，東老於三十八年春，雲遊寶島之後，駐錫北投法藏寺，可能由於語言的不通，生活不太習慣吧？所以他差不多每天都到覺世社去，我見他無事可做，因勸請他辦一份雜誌宣揚佛教，他答應了。並問名於我，我說：太虛大師晚年力倡人生佛教，希使佛教普及人間，大師不幸齋志以終，你是他的學生，應承其遺志，以弘揚佛法，基此，就定名為「人生」吧？東初法師欣然同意了。於是立即開始籌備，張少老及孫清揚居士，答應支援他的經費，我師祖南老人也應允按期寫稿，東老要我負責社務，當然我也不便推辭。外省佛徒在臺創辦的第一份佛刊，於焉誕生了。

一年以後，人刊在東老悉心經營下，由十二頁變成二十四頁，外觀固然莊麗，內容更形充實，成為當時自由中國最受人歡迎的一份佛教刊物。發行網也漸漸地擴展到東南、北亞及新大陸各地，這時東老為了可以專心寫作，藉人刊的文字般若以弘揚佛法。乃毅然決然假法藏寺掩般若關閱藏，人刊編務仍由他負責，從此，我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到北投看他一次，除了接洽人刊社務外，還替他處理一些「關外」他無法經辦的雜事，這是我跟東老往來最密的一段時期。東老做事一向很認真，因此，我也跟他學了不少做人處事的經驗。

四十二年臘月，東老三年掩關圓滿。因一時無法返回大陸，乃向陽明山管理局租得一塊公地，建立道場，定名為中華佛教文化

館，一心宣揚佛教文化。這時孫清揚居士乃發心出資倡印佛教大藏經，供海內愛好佛教文化的人士閱讀研究，以延續佛陀慧命。這印藏大事，遂委請東老主持，並以中華佛教文化館名義發行。東老因邀請當時教內縑素大德。組成印藏委員會，著手進行，並敦請我師祖南老人組團作環島宣傳，勸請各地寺廟僧俗大德預約附印，正藏五十五巨冊。歷時兩年印成，得八百部。此時文化館已經落成，東老更發大心，籌印續藏，以成完璧。乃邀筆者和煮雲法師。組環島弘法團勸請預約，得五百餘部，至四十八年，續藏四十五巨冊，全部出版。於是東老更利用印藏餘款，建印藏紀念堂於文化館大殿之左側，用以儲藏藏經，並供人閱藏。東老印藏弘法的大業，至此乃告完全成就。

就在四十八年新年期間，師祖南老人決定要去臺中掩華嚴關自修，並命我以監院身份代理社務，因此，除了有必要就很少有時間去文化館。不過東老只要到臺北來，一定會到蓮社來坐坐的。有時為了討論到佛教的興革問題，常常盤桓一日半日，始行離去。東老除了熱心發揚佛教文化之外，還特別關心到佛教的興衰問題，他認為要使佛教振興，守著過去的陳規是不行的，必須以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為依據，再衡度時地機宜，統一僧伽的步伐，放棄個人的成見，然後按部就班循序以進，推動佛教的教育、文化及慈善三大中心工作，方有佛日重輝的一天；否則各逞己見，一盤散沙，空自嚷嚷，終難達到成功的境地。他這一番高論，不但標出了他對佛教前途的悲願，更是一語道破了目前佛教界的流弊，使我深印心底，永遠難忘。試問我們除了他所說的方針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妙計，能使佛教復興呢？

從那一陣子以後，東老很少到臺北來了，原來他在山上埋頭寫作，躬行實踐的在從事佛教文化工作，首先他把人生雜誌改為佛教文化季刊，標示出他的工作方向，接著他先後出版了「佛教文化之重新」、「佛法真義」、「民主世紀之佛教」、「禪學真義」等佛

教論文集，更完成了三部教史巨構，那就是「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以及「中國佛教近代史」，都百萬餘言，東老真不愧是一位默默耕耘的佛教文化鬪士！

佛教文化館沒有恒產，也不做經懺佛事，但東老的慈濟工作，也做得相當出色。民國四十二、三年間，臺省工商業，尚在萌芽時期，民間經濟尚甚枯竭，他念及貧苦同胞的生計艱難，常自檀香山等處募集寒衣，向國內殷實信徒勸募食米，從事冬賑及災難救濟，受惠貧民，實不知凡幾？至於佛教教育工作，也是東老所最關心的事業。他遺囑中就曾特別指出，要他的繼承人，將他的遺產提一半出來興辦佛教學院。東老雖然齋志以終，但我相信他的繼承人，必將能夠實踐他的遺志的。由此可知，東老對復興佛教，不只是一位理論家，而且是一位實行者。

他如東老的儉德，是人所週知的。嘗因節省學僧自修時之照明而遭到抱怨；東老肯培育後輩，他的徒子徒孫皆完成了高等教育，徒弟聖嚴法師更是中國和尚得到日本博士學位的第一位學者；東老的愛國情操，他曾親攜蔣中正總統所書「玄奘寺」寺額遠征印度，送與僑僧悟謙法師所建之玄奘寺，沿途經過印尼星馬泰港等地，乃至遠度新大陸，到處宣慰僑胞，傳達政府國策；東老具有持甚的護教精神，他是抗戰勝利後選出的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大陸淪陷前夕，他人皆各自逃生，唯有他護著中佛會的招牌，歷經艱辛間關來臺；總統蔣公崩逝後，他撰寫「蔣總統與佛教」一書，極力推崇蔣公維護佛教之功德；東老的密行修持，從他的無疾坐化，便可以證明無遺。總之，東老可說是末世僧倫的楷模，他的德行眾多，難以盡述，謹錄此數端，以表揚他的功行，亦以告夫來者。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寫於華嚴蓮社懺願室

象教痛失忠貞

——敬悼李決和居士——

李決和居士往生了，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都是目前佛教界的一大損失！他雖不是一位什麼有赫赫之名的大人物，但他的密行，他的志節，乃至他對佛教的貢獻，在在都足以做末世佛教信徒的楷模！

我認識李居士，是在民國四十五年春天，當時星雲法師方去宜蘭成立念佛會不久，因為我很仰慕星師的宏法及開荒精神，所在一次偶然的約會中，我應邀前往宜蘭念佛會訪問，說起當時的宜蘭念佛會，真是華路藍縷，簡陋不堪，它寄託在一所古剎——雷音寺裡，據說該寺原先還住了一些軍隊，念佛會成立後，經李決和居士多方奔走說項，軍隊方始遷出，古寺恢復寧靜，念佛會乃能得以推進，宜蘭佛教也從此步上了新的里程。星師的弘法工作，能以順利展開，李決和居士給了他最大的助緣。

當我第一次到達雷音寺時，固然成了星師的上賓，而念佛會上一些年輕蓮友如張優理^{今之慈惠法師}、張友良、林月嬌^{今之普暉法師}等一個個都對我虔誠恭敬，禮遇有加。同時也得到了李決和居士他們一家^{他的掌珠慈莊法師是當時念佛會的中堅，他太太更是念佛會的大護法人}，無比熱情的招待，使我頓時忘卻了旅途勞頓之苦，直有著如回故鄉，重逢親人的感覺。星師陪我遊覽蘭陽名勝及籓仔倫圓明古寺，並要我在念佛會上開示佛法，李決和居士做了我的臺語翻譯員，他講話時畢恭畢敬，小心翼翼的惟恐翻錯，李居士這種恭敬三寶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決和居士雖然是受的日本教育，但他的國學造詣卻很深邃，也就因為他腦海裡蘊藏著豐富的祖國文化思想，所以他不但熱愛祖國，他更熱愛祖國的佛教，他當時雖服公職於某機關，但他一下班

之後，往往先到念佛會襄理會務，研修佛學，有時他很晚才回家休息。

民國四十四年春夏之交，佛教大護法孫張清揚居士出資倡印佛教大藏經，委託中華佛教文化館東初老法師主其事，東老邀集教中縑素大德，組成印藏委員會，恭請家師祖南老人組團作環島宣傳，勸導預約，南老人乃請星雲法師贊助，宜蘭念佛會一班青年佛子，成了宣傳團的主幹，李決和居士則被請為領隊，四十多天遊行弘法，四十多人的龐大團體，李居士服務全體，任勞任怨，以他那通曉日語、臺語，又兼國語的多重方便，除熟悉各地方的風俗人情外，更加上他那謙虛有禮的誠懇態度，所以凡所到處，無問鄉村、城市，團裡團外，無不政通人和，無往不利，使大家平平安安，歡歡喜喜地，完成了一次臺灣佛教史上，最偉大的環島弘法，並及宣傳勸約佛教大藏經的神聖任務！李居士的護法精神，將與佛教大藏經同垂不朽。

民國四十五年仲夏之初，我因星雲法師之介，服務頭城念佛會，頭城雖是蘭陽地方首先接受大漢文化孕育之區，但當時仍處農業社會，民風淳樸而保守，物質文明相當落後，百姓雖有佛教信仰，但大抵神佛不分，要想在那種環境裡，對佛教有所建樹，真是困難重重。所幸我在頭城不過三月，除了念佛會日漸進展外，覺音隊、村里弘法隊，也先後成立起來，這個固然是星師的大力支援，而李決和居士的多方贊助，實在功不可沒。

記得當宜蘭佛教會第二屆改選的時候，我和九股吉祥寺的源淨和尚，同樣各得三票七位理事共選，其中有一位缺席，我首先提出讓賢之議，而源師也就很不客氣的接過去了。李居士為此殊抱不平。他主張由我當選，要不然也要拈鬮決定。我向他說道：源師年高戒長，應該讓他，他才未再堅持。誰知選後三月未滿，源師忽告圓寂，宜蘭佛教會，勢必由候補理事中，遞補一位理事出來，並須重選理事

長，李居士於這次開會之初，即到處奔走，大聲疾呼的要大家選我為理事長，結果幾乎全票通過，因此，我獲得了一次為宜蘭佛教會服務的機會。

由於佛教會的會址設在雷音寺，加上我又人生地不熟，會上雖有一位祕書，但他也跟我一樣住在頭城，因此每次開起會來，從佈置會場到供應茶水，都是李居士幫我準備，使我沒有絲毫的不便。為了聯絡會員感情，以利推行會務，乃想實際了解一下全縣各團體會員的生活情況。於是在就任理事長之後不久，我就提議理監事們，組團到各地寺廟庵堂，做一次禮貌上的訪問。這一行動，無疑的又非借重李居士不可了。當他聽到我有此一擬議時，除了舉雙手表示贊成外，並立即主動的向各地寺廟負責人透露消息，要他們屆時準備接待。其實我事前曾一再說明，此行決定不接受任何招待，但是他說如果不預先通知人家，到時候遇不到人，那不等於空跑一趟，就這樣在李居士的妥善安排下，我們很順利地完成了訪問工作。我和宜蘭佛教諸山家，也建立起了友誼基礎。之後，我們佛教會在配合政府推行各種政令方面；協助中國佛教會推行地方會務及募捐興建會所方面；配合省分會改選方面；乃至一年一度的佛誕節慶祝大會活動等重要會務，都能在非常順利而又輕鬆愉快的情況下，圓滿達成任務，這當中也有不少是拜李居士之賜。

我常常在想，我們佛教僧團中，一位齒德俱尊的老和尚，固然值得人們敬重，而一位學養俱佳的老居士，也同樣的值得人敬仰，尤其像李決和，這樣一位一生以佛教為家，以佛教事業為自己事業的老居士，更是值得我們對他尊敬了；何況李居士既鼓勵他的二女公子出家於前，成為星師門下四傑之一的慈莊法師，而他自己亦於數年前披剃出塵於後，一心虔誠，專修淨業。所以當他於念佛聲中，安詳捨報的噩耗傳來之後，教中緇素道友，莫不同聲悼惜！而我對於這樣一位知我愛我，功在象教的老友的溘然長逝，更加感到無限的悲慟！不知涕泗之何自！而今，李老居士於極樂國中，菡萏

花開，親覲彌陀，證得無生法忍，成就阿鞞跋致；功圓果滿，解脫自在！但願他不違本誓，乘願再來！

道安法師的十大德行

道安法師圓寂了，這是自由中國佛教界的一個無可彌補的損失！也是教中師友們，在這幾個月中，所最感傷痛的一件事。論我和道老的友情道誼，早就該寫篇文章悼念他了。但每天都有著趕不完的公務和私事，幾乎把所有的時間全都給佔據了。因此，一直未能執筆，前幾天，讀到獅刊徵稿啟事，並限於五月底以前交卷，心想，這可無法再拖了吧！但當時又忙著籌開蓮社的第一屆信徒大會，怎麼說也無法定下心來寫東西，道老在常寂光中靈明鑑達，這次恐怕我又無法交卷了，請原諒吧！前天，在大專佛學講座結業典禮上，遇到靈根法師，聽他語氣，遲幾天交稿還可以，所以回來之後，就決定寫了。

道安法師是我最崇敬的長老之一，我們認識也差不離四分之一世紀了。第一次我和他見面，是在汐止靜修院。那次我是去看慈航菩薩，洽談假民本電臺舉行空中佈教的事。當時道安法師也在座，慈老為我們介紹了。於是我們一見如故的開始攀談起來，由於他那一席護教愛國的熱情談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他當選中佛會常務理事，我任中佛會秘書兼編會訊，我們開始有了同事之誼。不過當時中佛會事務簡單，而且借駐萬華龍山寺辦公，而道老又在靜修院負責佛學研究班的教務，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所以他就很少到會，我們因而也不常見面。直到慈航菩薩圓寂後，他被推為慈航法師永久紀念會會長，兼慈航中學籌建會主委，兩個會我都被邀參加了，因此，我們接觸的機會，才漸漸多起來。我也慢慢地對他產生了進一步的認識。我覺得他有許多值得稱道、和足資後進學習的德行。

第一、道安法師為人很隨和：我們有二十多年的交往，卻從未見其與人發生過不必要的爭執，凡事他都能接受別人的意見，他雖是道地的湖南人，但我很少見他表現過「驕子」脾氣，他不搭架子，見人總是那末的和藹可親。坐席用齋，照團體相等場合，他也不會計較席次或必坐當中，到處都能表現其「毋固、毋必」的學者風度。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五十一年在金門勞軍，超度「八二三」陣亡將士的法會上，他擔任了敲鈴子的工作，敲鈴子在法事當中，是一個最卑微的職位，那次同去的法師都是高僧，誰也不屑屈就該職，而道老竟無所謂地擔任了，可見道老心胸之豁達了。

第二、道安法師為人很實在：道老生平個性爽直，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從來不用機心，不要手段，遇到人事上有所不滿意時，每喜當面說開，而且說過就罷，決不會背後嘀咕，或老是暗圖報復！還有，祇要是他承諾過的事，一定負責到底，決不推諉，他真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本色禪和子。

第三、道安法師為人很慈悲：雖然說出家人應以慈悲為本，但道老的慈悲心腸，好像是出自天性，凡是看到苦難的人，他會毫不猶豫的加以救助，而不待請求，我們佛教會每次發動捐款救災，他總是第一個響應，而且數目必不會太少，至於教友中有急難向他求援時，不管是識與不識，他總是有求必應。因此大家都知道道老是一位大慈悲者。

第四、道安法師為人很廉潔：他雖當了多年的松山寺、玄奘寺，兩次善導寺的住持，但依然一襲破衲，兩袖清風。平時除了領取他應得的一分單銀外，決不假借任何名義，多用常住一文錢。為了弘揚佛法，為了救助人家急難、苦難，或社會福利，他很慷慨地用錢。但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卻非常節儉，他房間內，除佛經法物外，別無常物，他愛穿南傳裝，類皆棉質，禪床上的蚊帳被單，多

很陳舊，很少看到他換新的，待人厚，處己薄，該是道老的生活寫照。

第五、道安法師富有弘法熱情：無論甚麼地方，無論甚麼時間，無論甚麼人，祇要說是請他講經，那怕是再辛苦、再忙碌、再危險的所在，他總是會答應的，在大陸未淪陷前，他曾冒著遍地烽火到桂林、柳州、南寧、梧州等地區去講經弘法。來臺灣後，除了應各地寺廟教會請講經法外，並且經常到臺大、師大、政大、東吳、淡江、輔仁、逢甲、中興等各高等學府演講佛法，道老講經，聲音宏亮，辯才無礙，真俗圓融，被機最廣，真是建法幢於處處，破疑網於重重，誠乃當今，不可多得之弘法健將也。

第六、道安法師重視佛教教育：道老是受過新式教育，而又修過頭陀苦行的高僧。他的操持謹嚴，而他的思想維新；他認為要弘揚及復興佛教，非從教育著手不可。因此在大陸上，就曾為虛雲老和尚在南華創辦過戒律學院，在南嶽祝聖寺也辦過佛學院，且自任院長。為發展社會教育，還創辦過私立覺民高級小學，自任董事長。並籌備私立覺民大學，聘故資政趙恒惕老居士擔任董事長，惜因共黨政變未能成功。來臺後，為紀念慈航菩薩，而創辦慈航高級中學，創辦靜修院佛學研究班，被聘任東山、靈峯等佛學院院長，到處作育英才，為佛教、為社會培育了無數優秀的下一代，如慈觀、修觀、修慧等傑出尼眾法師，皆其入室弟子也。

第七、道安法師熱衷佛教文化事業：松山寺建成之後，道老首先出刊獅子吼雜誌，接任善導寺第一次住持之後，又復活了臺灣印經處，先後出版了淨土叢書、學佛手冊、念佛三要、觀音靈感錄等三十餘萬冊的佛學寶典。他自己更勤於寫作，已出版的「有二力至文集」五集、「中國大藏經翻譯刻印史」、「中國大藏經刻印史話」、「中國佛教通史」、「學佛手冊」、「某黨對宗教的迫害」

分中、日、英文三種版本，尚有未付印的「中觀史論及其哲學」等，總計百餘萬言；道老可謂是一位善用文字般若，化度眾生者矣。

第八、道安法師熱愛佛教：無論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一跟道老談起家常來，三句話不到，他的話鋒就轉到佛教上來了，也有講不完的復興佛教方案。而且他認為他那些「興教大綱」，每條都具有可行性，而且認為徹底實行足以挽回現前的佛教危機，例如，他主張「要有企業化的生產事業以充裕財源，從而發展佛教的弘法、慈濟和教育事業等」；「要有現代化的佛教教育，以培養弘法及住持人材，以健全僧團組織等」。其實，這倒是嶄新而又是當前佛教所必須的偉大理想，亟待有心人來把它一一付諸實現。這些理想實現的時候，也就是頹廢的中國佛教復甦的時候了。他如香港邵氏公司的「文表臣」影片要到臺灣上映，中佛會召集理監事臨時會議，商討對策，他曾大聲疾呼，並願以自焚來誓死抵制。道老熱愛佛教，護持正法的精神，於此可見一斑。

第九、道安法師熱愛國家：當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前夕，道老毫不猶豫率其得意門生靈根法師避難香港。四十二年投奔自由祖國，參加護國衛教的偉大行列。自被選為中佛會常務理事後，每年平均有兩次被邀往國外開會，宣揚政府國策，連絡各地僑胞感情，有時直接與共幫代表展開辯論，其精確的理論，激昂的情緒，贏得自由人士及僑胞無限同情。。民國五十七年，我曾跟他一同出席了自由越南佛教界，在西貢召開的世界佛教僧伽大會，及世界佛教服務社會大會，我們同時被選為憲章起草委員，他曾提出聲援世界被奴役國家之僧伽，使之早日獲得自由之主張，當獲該委員會列入紀錄。我五十一年倡導組團到金門勞軍，並為「八二三」砲戰三週年，舉行陣亡將士超度法會時，他第一個報名參加了，並捐助相當數目的勞軍經費。使佛教界第一次到金門勞軍盛舉，能得以順利成功，我到現在還感謝他的大力支持呢。之後，他擔任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兩次去日本訪問開會，他攜帶了上萬冊的「某黨對宗

教的迫害」英、日文本，分散彼邦佛教人士，要他們認識某黨的真面目，收效至宏。他創設大專佛學講座，向在學青年介紹佛教慈悲主義，抵制無神論者的唯物思想，對國家社會，做了很多安定工作。他未能看到河山光復，遽爾示寂，使復教陣營弱了一環，殊為可惜！

道安法師一生的嘉言懿行，值得稱道的還很多很多，我這不過是舉其犖犖大者而已。其實，就連這十大德行中，一定還有不少漏列的地方，由於時間的倉促，不容多所追憶，同時也恐怕寫太多了，佔去人家寶貴的篇幅，不好意思！何況為道老寫悼念文章的師友一定很多，我遺漏了的，別人定會寫出。因此，我就簡單寫到這裡，希望道老在常寂光中，能夠原諒我的疏懶！更希望他能不捨娑婆，乘願再來！

附錄

成一法師莊嚴佛土普渡眾生

——成一法師身兼十數職，他創辦學校、環島佈教、募款

濟貧、四處義診，甚至在佛教影片中軋上一角。他走

出佛寺，踏踏實實地為普渡眾生的理想而奉獻自己。——

出家五十二年，成一法師已從懵懂的少年，變成了清癯的老者。但他的心卻仍像十五歲那年，因病決定剃度時，一直的篤信一句佛家名言：莊嚴佛土、成就眾生。

他目前是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董事長、中國佛教會理事、中國藥用植物學會理事長、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副所長、華嚴專宗學院院長、臺北市華嚴蓮社住持。

他的職銜還不止這些，一共多達十餘個以上。

辦了學校、成立了佛學院，擔任了不少佛教機構的要職，但成一法師仍興致勃勃的想在桃園大溪辦一個孤兒院。

「不為什麼，只希望盡自己的力，做更多的服務，和普渡更多的眾生。」他笑著說。

這麼多年來，成一法師除了深研佛理、勤習佛經外，並曾為宣傳影印大藏經環島佈教、發動捐款救濟風災，甚至遠到金門去勞軍。由於他深諳中醫學，更時常到處義診，所以每到一處，總有一羣信徒圍著他要求治病。

現在他還忙著在中央廣播電臺，製作主持佛教節目，並常常應邀參加佛學講座和座談，偶而也應其他雜誌社邀約，寫寫「應酬文章」，題目從勸導節約拜拜到轉移社會風氣的根本辦法等兩百多篇，均已集成書冊出版。

除了專心潛修外，成一法師認為出家人，要抱著積極的入世態度，而他自己就是一個「最入世」的和尚。不但應邀為武打片「十三女尼」的十三個漂亮女明星剃頭，而且更「現身說法」的在「地藏王」一片中，扮演地藏王的大徒弟，說了幾句臺詞，吃了幾個NG，而且還被攝影棚的燈光把他熱得連單薄的袈裟都濕透了。

「不好玩！」他搖著頭說。

但如果再有片商找他拍戲呢？成一法師偏著頭認真的想了一下：「嗯！這得看是什麼樣的片子囉！」

吃了五十多年素，成一法師的身材十分清瘦，穿上寬大輕軟的袈裟，使他如仙風道骨般的飄然。

為信佛而食素的出家人，大多不吃雞蛋。但牛奶就不妨可以喝了，因為牛奶是牛排出的「身外之物」，根本沒有生命，但肉可是一口也沾不得。

但平常在寺裡吃素容易，率團坐飛機出國，參加國際佛學會議就麻煩了，必須特地先關照航空公司。曾有一羣和尚要出國，即事先請飛機上準備素食——例如番茄、馬鈴薯片、沙拉等所謂的「洋素」。

卅七年從家鄉江蘇泰縣，輾轉到臺灣直到現在，成一法師拋開兄姊身陷大陸的悲痛，為宣揚佛理到處佈教，但直到最近聽聞兄姊健在，且兒孫早已成羣時，竟高興、激動的忘卻出家人應摒去七情六慾，興奮的提筆急著給他們寫信。他是個和尚，更是個性情中人。這麼多年來，成一法師不但潛自修行，還積極的忙著許多利人的「俗事」，但他認為這並無損於出家人對佛的虔敬和修為。佛欲普渡眾生，但獨坐禪院不能實現這個目的，所以他走出寺廟做社會福利事業、也不失赤子純真的做個「入世」和尚，而這也就是他在「莊嚴佛土、成就眾生」的理想和哲學了。

〔中國時報記者陳賀美〕

中國佛教會青年代表團出席世界佛教青年會議之報告

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國際青年領導訓練會議，於八月廿六日至卅一日，在大韓民國漢城市召開。我國佛教青年代表一行六人，由中國佛教會理事成一法師率領前往參加。謹將我團在韓行程和大會議程及結論，簡略報告於后：〔八月二十五日〕

上午十時卅分，我團搭乘國泰班機飛往漢城。當日承蒙白聖、南亭、悟明、妙然等諸位長老法師，及中國佛教會馮秘書長等，親至機場送行，謹此表達至誠的謝意。一路上大家都默念著觀音菩薩

聖號，希望能藉這次機會，與各國佛教青年建立友誼，把世界佛教法輪推動起來。

下午一時四十分臺北時間十二時四十分抵達漢城。大會負責人與華僑佛教徒多人，早在機場等著迎接，大家見面都感到非常親切。大會安排我們住宿在教育研究院的招待所裡。

晚間八時，由陳學洵居士帶領我們參拜了漢城的般若禪寺。該寺住持白岡法師，曾在臺灣受戒，並修學多年，並曾受到成一多方指導與鼓勵，故於交談之中，白岡法師一再地流露他衷心的謝忱，他並希望促進中韓佛教徒之友誼，並攜手合作。推進佛教交流。

〔八月二十六日〕

上午八時半，全體代表前往東國大學貴賓室，向韓國佛教曹溪宗宗正古岩長老致敬。

大會於上午九時，假東國大學大禮堂舉行揭幕儀式。首由曹溪宗宗正古岩長老開示，再由大會主席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韓國分會指導者金知見教授主持會議。來賓有韓國文化公報部新聞局聞申州榮部長、世界佛教徒友誼會韓國分會會長孫慶山長老、東國大學徐敦覺校長等多人都曾在大會上致祝賀詞。與會國家除地主國外，有中華民國、泰國、美國、比利時、印度、印尼、寮國、香港、日本、馬來西亞、尼泊爾、東甫塞、越南、錫蘭等十七國家及地區的佛教青年代表七十餘人參加。典禮於十時半結束。全體代表即往常都飯店，接受大會主席招待午宴。

下午二時仍在大會場集會，分由各有關學位作專題演講。計有韓國李箕永教授的「領導者訓練研究」，和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夏威夷分會會長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創設人之一Mr. Sunao Miyabara的「佛教青年領導者訓練研究」，並提供具體的論題，以及聯合國人口問題協

進基金會駐韓國代表Mr.George Clarkson Worth的「世界人口問題分析與研究」，及韓國國立精神病院院長，金鐘海博士的「毒品濫用遺害之分析」等。演講結束後，即驅車前往市郊七寶寺，接受世界佛教徒友誼會韓國分會會長孫慶山長老晚宴招待，用餐之間，有七寶寺兒童合唱團十二名學生最大的讀初一，最小的讀小學三年級演唱韓國佛教歌曲三首，燭光隱約中，以天真無邪的歌喉，唱出莊嚴優雅的佛曲，甚得各國代表之讚賞。〔八月二十七日〕

今日為小組討論，全體代表分成三組，假漢城教育研究院內之研究室分別召開。本團六人被分成三組。列中心論題有三大項目：一、如何聯合世界各國青年男女加入佛教青年會之活動？二、如何在佛教青年中拔擢並培育有才幹的青年領導者？三、人口問題。討論會中，各國代表都就自己國家目前推動佛教青年活動的情形提出報告，並對其他各國代表所提出各該國推展佛教青年活動所發出之困難，加以研究討論，同時還提出各自的理想與觀點，並互相交換意見。

對於大會所列各大中心論題，我團團長成一法師事前業已擬好一系列的論點，茲列舉如次：

一、每一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

會員國的主要城市，都應成立分會，吸收青年會員

，充實組織。每個分會的活動經費，由各該地區所屬會員自行籌措。各地分

會所有活動計劃或項目，均應依據總會憲章，由各該分會之推行委員會策劃

施行。各地分會應設立下列機構以推行會務——

旅遊服務組輔導青年就業

國際貿易組輔導青年就業

領導訓練中心

講演訓練中心

外語訓練中心輔導就學

技能訓練中心輔導就學

藝術教室音樂、舞蹈、戲劇、繪畫等

集體生活中心夏令營、齋戒會等

二、關於人口問題

應加強節育衛生教育，打破重男輕女之陳舊觀念。

三、關於毒品濫用問題

應鼓勵青年參加各種自強活動，從事各種社會服務工作

，並提倡全民體育。

為了希望在各組討論中推展我們的提議，並能獲得大會的採納，以與各國佛教青年共同合作並推動法輪。因此，在各組討論中，我們都把握機會發言，如提議、研究、討論，各組討論會除午餐外，鎮日進行，並於下午五時準時結束。

六時，大會全體代表，應邀前往三角山道誦寺晚宴，該寺山門內的石碑上，刻著「放生道場，慈悲無敵」字樣，一望而知，該寺

是一所嚴謹的修持道場。該寺開山祖師青潭大師，是韓國佛教界力爭淨化佛寺的功臣。我們用餐之間，同時瞻仰青潭大師圓寂時受國葬隆典，舉國悲慟感人的紀錄影片。

晚間八時，大會招待全體代表，至國立歌劇院，欣賞韓國古典音樂與民族舞蹈。韓國服飾的特點，是鮮艷的色彩，他們的音樂及歌唱，在在都表現出強烈的民族特性。〔八月二十八日〕

會議進行到第三天，大會綜合各組討論的資料，作成結論，提出大會議決，此一結論會議，推由越南代表Tran Qrang THyan主持，大會議決之各項結論略錄如下：

一、青年領導問題

(一)如何聯合世界各國青年男女，加入佛教青年會之活動？

1.基本需要

(1)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要根據佛法制定國際性的會旗、徽章、制服、祈禱詞、會歌、課本等，以為聯繫，並顯示佛教青年友誼會會員之身份。(2)佛教青年應依年齡、職業、興趣來組合及活動。(3)利用各種方式輔導青年就學與就業。

2.方法

(1)發揮佛教青年生活的好榜樣，以便吸引其他青年加入佛教青年友誼會。(2)對人類社會提供各種熱誠的服務。(3)成立佛教圖書館，出版國際佛教讀物。(4)佛教節目之廣播。(5)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定期舉辦各種講習會，並於會後頒發國際性的正式文憑。(6)對傑出佛教青年、對會務有特殊貢獻者，給以獎金或獎狀，以資激

勵。(7)與各地的世界佛教青年友誼分會交換活動節目與旅遊服務。(8)佛教教義的研究。(9)應邀請各地青年僧伽，加入佛教青年友誼會，做各種密切的聯繫。

(二)如何在佛教青年中，拔擢並培育有才幹的領導者？

1.社會服務工作的籌劃與加入。2.國家或國際性集會的參加或代表。3.與「領導學」之專家時常磋商並採用他們的意見。4.制訂每個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地區分會的訓練課程。

二、人口問：

(一)宣言：世界佛教青年友誼會，承認世界人口膨脹的危機，但人口問

題之控制，應該依照佛教的教義，加以合理的指導。

(二)方法：

- 1.根據佛法的原則，既生育之，即應負責養育之。
- 2.遵循各地區的文化和特殊需要制定控制方法。
- 3.在佛教的中道生活的原則下，佛教青年應完全加入各自國家內的家庭計劃活動。
- 4.打破重男輕女的陳舊觀念。

當天中午，東國大學徐敦覺校長，假韓一大飯店設宴招待大會全體代表。下午訪問漢城市政府，拜會梁澤植市長，並參觀漢城近將完成之地下鐵道工程。晚間在豐田大飯店，接受大韓民國共和黨李考祥主席的西餐晚宴招待。李主席曾致詞，他認為今日世界的真

正和平，祇有依靠宗教力量，才能實現。當晚並有社會宗教司長等政府官員多人都分別致詞，期望以宗教來彌補政治之不足，並期望本會負起時代的使命。〔八月二十九日〕

今天，大會安排全體代表起程往南部各城市參觀訪問。沿著漢城至釜山之間的高速公路南下，途中只在元谷停車場，和秋風嶺停車場，下車洗手外，車子都以時速一百公里以上之速度向前馳騁。下午四時十分，抵達南韓東方海岸上的慶州佛國寺。這是一個很大很有規模也很古老的寺院，現在正由政府出資從事修復中。自佛國寺至附近山頂的石窟庵，亦正由政府出資鋪設一條十公尺寬的柏油道路，工程進行中嚴禁參訪，我們一行是特准通行的貴賓。

石窟庵內供奉的主佛，是用花岡岩雕成的釋迦牟尼佛像——高約十五尺，自蓮花座起是一整塊岩石雕成。佛像周圍是一條可容兩人平行的通道，窟壁是文殊、普賢菩薩及十大弟子的浮雕，個個神采奕奕。窟頂亦由岩石砌成穹頂。佛像是融合印度的觀念、韓國的儀表雕成的，是韓國人最引以為榮的國寶之一。

全體代表在接受佛國寺住持李梵行法師招待晚餐後，即直駛慶南梁山郡，投宿通度寺。〔八月三十日〕

早餐後，由通度寺住持南植法師，帶領全體代表，參觀寺內約十五座大小不等的殿閣和舍利塔。大雄寶殿是一座無佛像的殿宇，殿的四周分別寫著「大雄寶殿」、「寂滅寶宮」、「大方廣殿」、「金剛戒壇」——每年在這裡都有傳授比丘、比丘尼及菩薩戒，今年三月間，還曾在此傳了一壇小乘戒。舍利塔是西元六世紀新羅時代，慈藏法師到我國朝五台山，祈禱四十九天，由禮文殊菩薩祈賜所得佛的舍利，供養在此。

拜辭通度寺，即往家庭計劃單元村訪問，並參觀新村運動的工作營。約十一時訪問蔚山市政府，接受蔚山市長招待午宴。下午參

觀釜山的大韓石油工廠，石油化學工廠，東西石油公司。四時許，抵東業觀光飯店。七時在飯店內大禮堂，與釜山佛教居士林道友們，共敘並晚餐。〔八月三十一日〕

上午八時，赴聯合國韓戰陣亡將士公墓致敬。十時半參觀韓國第一大夾板工廠——東明夾板工廠。離開東明工廠後，即直駛返漢城的高速公路。晚間七時抵達東國大學學生活動中心，舉行閉幕典禮及惜別晚會。閉幕典禮中，世界佛教徒友誼會韓國分會會長，孫慶山長老曾致詞，他說：「希望全體代表，把這次會議的結論付諸實現。」大會結論報告，由本會毒品濫用管制常務委員會主席，馬來西亞籍代表Dr. Jan Eng Kong宣讀，並分配交代各國負責推行之工作。成一以我團團長身份，被推舉擔當「擬定青年進修祈禱詞及課程」的職務。惜別會上，有漢城佛教青年會兒童組的合唱與民族舞蹈表演。此一為期七天的大會，就在賓主歡敘聲中，宣告結束。

〔九月一日〕

各國代表分途賦歸。

我團在旅韓僑胞陳學洵、畢重華等挽留之下，在漢城多待了一天，上午由陳畢兩居士陪同，參觀一所尼眾道場——普門寺，並遊覽了韓國的故皇宮，中午應宋長榮居士的麵齋招待，下午買土產紀念品，整理行囊，晚間由陳學洵、薛榮福、周業芳、邱方宸、靳澤田、畢重華、孫德莊、趙恆元此次大會的韓國代表之一等居士，假座振成飯店聯合公宴，薛榮福等七人，均發心皈依了三寶，成一以本團團長身份，作為他們的三皈本師。八時許，白岡法師特趕至振成飯店，為我們話別送行，並分贈紀念品，盛情殊可感。而陳學洵居士等，這次對本團之種種協助與照顧，尤令人難忘！〔九月二日〕

上午九時至我駐韓大使館向羅大使辭行，中午應陳學洵居士的午齋招待，下午二時仍乘國泰班機離韓。大會負責人陸楨培、僑領

陳學洵居士等多人，均曾至機場送行。

二十年來自由中國佛教青年之活動狀況

自從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中共在中國大陸主政之後，我中央政府播遷臺灣，作生聚教訓中興復國之準備，由於政府在各方面勵精圖治，因此社會安定，工商發達，凡百事業，莫不欣欣向榮，而我佛教教育、文化及慈濟事業，亦隨之而順利興起，茲選擇與佛教青年有關之各項工作，分別陳述於後：

一、佛教的教育事業

(一)為培育弘法及住持人材的僧伽教育

中國佛教會隨政府遷臺，恢復會務以後，即積極推行佛教教育事業。二十餘年間，先後所扶持創設之僧伽教育機構，計有：桃園圓光寺的臺灣佛學院、臺北十普寺的三藏佛學院、臺中佛教會館的佛學研究社、新竹靈隱寺的靈隱佛學院、一同寺的女眾佛學院、福嚴佛學院、臺中寶覺寺的佛學書院、慈明佛學院、臺南開元寺的開元佛學院、竹溪寺的竹溪佛學院、高雄壽山寺的壽山佛學院、南投碧山岩的南光佛學院、苗栗法雲寺的法雲佛學院、雲林高明寺的高明佛學院、嘉義天龍寺的天龍佛學院、臺北靜修院的佛學研究班、慈航佛學院、高雄佛光山的東方佛教學院、屏東東山寺的東山佛學院、桃園元化院的中壢佛學院、陽明山法藏寺的法藏佛學院、永明寺的蓮華學佛園、北市慧日講堂的太虛佛學院、基隆靈泉寺的月眉佛學院、禪慧佛學院、竹北蓮華寺的菩提佛學院、北市臨濟寺的戒光佛學院等二十七所。

(二)為培養工商世藝人材的社會教育

二十年前，政府為普及教育，鼓勵私人興學，佛教界先進大德們，乃奮起響應、先後創辦了泰北高級中學、慈航高級中學、智光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慈明商工補習學校等四所中等學校。其餘各地所辦之小學、幼稚園及托兒所，全臺灣省及臺北市，約五十所以上。佛教人士為感到幼稚教育的重要，幼教師資更難培養，臺中市慎齋堂前堂主張月珠居士、與臺中市政府合作，創辦保育人員訓練班，專門訓練幼教師資，成績卓著，曾獲社會一致好評。

二、佛教的文化事業

我們佛教的文化事業，約有下列數種：

(一)發行佛教雜誌

佛教刊物雜誌，在臺灣發行最早的是東初法師主辦的人生月刊，這份刊物，由於它是外省人到臺灣來所創辦的第一份雜誌，它對溝通國內外及本外省教胞的感情方面的貢獻最大，繼之而起的有覺生月刊、菩提樹雜誌、覺世旬刊、海潮音月刊、今日佛教月刊、臺灣佛教季刊、中國佛教月刊、慈航季刊、獅子吼月刊、慈明月刊、善光季刊、明倫月刊、慧炬月刊、大眾佛教三日刊、醒世週刊、覺苑週刊〔以上三種是普通日報之副刊，對社會大眾介紹佛教，收效甚宏〕。其他如佛教週刊、慧光、佛印、觀世音、慈聲、人文、慈光、慈濟等數種，則為小報型的不定期刊物。這廿多種刊物，對接引男女青年學佛，最具功效。

(二)印行佛教書籍

佛教最有價值的藏書，要算是各種版本不同的大藏經，在臺灣印行的佛教大藏經，有大正大藏經、卅字續藏經，和現在正在編印中的修訂中華大藏經，這是供專門研究者的大部頭書籍，為使一般

人士都能閱讀到的佛教書籍，除有臺灣印經處印行各種佛經的單行本外，臺北華嚴蓮社、菩提佛堂，特成立聯合印經會，每月選印一種近代學者所著述的佛學名著，免費贈送給一般社會青年及在學青年閱讀，頗具成績；高雄壽山寺佛教文化服務處，也翻印各種佛書，廉價流通，方便讀者不少。

(三)設置佛教獎學金

為提高青年研讀佛經的，或從事佛學寫作的興趣，中國佛教會自民國四十八年起，成立國際文教獎學基金會，頒發在學大專青年佛學獎學金，使在學大專青年對佛學生起新的認識和評價。一時風氣開展，全國各大學及獨立學院和專科學校，紛紛成立佛學研究社團，發行壁報，出版刊物，定期邀請名人學者作專題演講及郊遊等一連串有意義的活動，掀起在學大專青年研治佛學的高潮。到目前為止，佛學獎學金會已有焦山智光大師獎學金、續明法師獎學金、證蓮和尚獎學金、詹煜齋獎學金、菩提獎學金、華嚴蓮社趙朱氏慈孝獎學金及密勒獎學金、中國佛教會仁王獎學金等十餘種之多，而各大專院校因此一獎學金之影響而成立的佛學研究社團，已有：臺灣大學的晨曦社、師範大學的中道社、政治大學的東方文化社、輔仁大學的大千社、交通大學的鐘鐸社、東海大學覺音社、中興大學的正覺社、東吳大學的淨智社、中國文化學院的慧智社、成功大學的東方哲學研究社、中央大學的覺聲社、淡江文理學院的正智社、花蓮師範專科學校的明道社、臺北女師專的東方學社、銘傳商專的覺音社等五十餘單位，這實在是開大專學生研究佛學之新紀元，也是我自由中國佛教青年運動的一大成就。

(四)佛教大專夏令營與齋戒會

佛教是注重行解相應的，在解的方面，大專青年或社會青年們，已從充沛的佛教讀物中吸取了相當豐富的知識，繼之要求的，

就是實際體驗佛教的生活方式，與夫修心養性的實踐功夫，佛教團體為了適應這一個切實的需要，乃有佛教大專夏令營及齋戒會等的設立，首先成立大專夏令營的是臺中慈光圖書館，先後辦了好幾屆，其次，也是規模較大的一處，就是高雄佛光山，一共辦了五年六屆，每屆均二百人以上，再有水裡蓮因寺的齋戒會，它是以實行嚴格的頭陀生活為主，雖然容納的人數不多，最多不過三十人，但青年們倒都春歡去，至於高雄市宏法寺及六甲鄉的龍湖岩，他們也辦了一兩屆，人數雖少，成績也還不錯。總之，這種行解並重的短期集會，對青年們的身心修養，卻是有著很大的裨益的。

(五)佛教青年的慈悲服務

為貧苦病患的人們，提供無條件的支援和照顧，這是佛教青年們所樂意從事的工作。台北華嚴蓮社青年會，他們常常利用星期假日，集合校際信佛同學們，租用一兩部遊覽車，買些糖果餅乾水果，或者募集一些衣物等，到臺北近郊的各慈濟救護機構，如真光傷殘院等，去為那些傷殘兒童，或者貧苦大眾，展開熱情慰問，或陪伴那些傷殘兒童做遊戲，或餵他們飲食，並為他們換洗髒衣服，或為他們換洗創口藥布，或幫助年老病患，給水送藥鋪床疊被，整理環境等等，他們可以終日為這些人們服務，而不忍離去，他們既不嫌骯髒，也不辭辛苦，充分表現了一個佛教徒的慈悲精神，例如臺灣大學、銘傳商專、海洋學院、文化學院等校院同學的服務臺北救濟院、真光傷殘院等、智光商工同學及台北華嚴蓮青年會之服務於義光育幼院、體惠育幼院等，都曾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六)結論

青年人本來是最富有同情心的，祇要是他們認為有意義的應該做的事，他們一定會不惜一切辛勞去努力完成的。社會青年如此，佛教青年尤甚。因為他們接受了以慈悲濟世為根本，普度眾生為目

的佛法薰陶，他們更加會把自己生命中的光和熱發揮出來，去照亮世界，溫暖眾生的！祈望這次與會的各國佛教青年領袖們，今而後，要加強吸收青年，教育青年，愛護青年，集合青年的偉大力量，為世界人類提供慈悲的服務！讓他們給苦難的人間，帶來和平與幸福！

中華民國八五年再版

《慧日集》三編

作者：成一和尚

出版者：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發行：[財團法人台北市華嚴蓮社](#)

執行：[法鼓文理學院](#) 數位典藏組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二段44號

郵政劃撥贊助捐款帳號：0012588-1（華嚴蓮社）